

246.4
H2L-7
7-11-11

旧参
I246.4
H2L-7

武俠
名
著
冷

還
珠
樓
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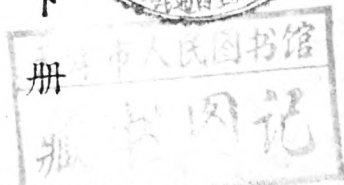
魂

正氣書局印行

峪

下

冊



270275

僕所撰武俠小說，原有整個計劃，願以多經事變，情緒靡寧，而蜀山、青城諸書，又復卷帙浩繁，遂致時作時輟，未有完篇，此十年中，重勞海內外讀者，函電交馳，環境艱危，愧無以應。今夏重來海上，始決計續成各書，勉副讀

集，儘先完成外，

者期愛之厚。除蜀

還珠附啓

此書本僕舊作天山

山劍俠至少月出一

飛俠，近頃正氣書

局主人以其篇幅較短，易於終場，特囑提前結束，全書分二厚冊，改名冷魂峪刊行，時當游著，墨汗齊揮，儉荒淺率，知所不免，至望讀者有以教之。

第七回 微降湖天山一劍冲霄逃厲史
輕雷旋地動萬花吐豔燭遙空

這時彭若忽然一驚說道，我因這廝離狂，到底年幼無知，看他家大人情面，一向未與計較，適才突來觀燈，我知他與孝弟比較說得來，祇少年人好熱鬧，借訪孝弟爲由，來此觀燈，也未在意，還恐二爺記恨北天山的前怨和他爲難，好意喝止，後見他斜着一雙東眼朝我冷笑，忽想起上次由狄老前輩那裏回來，狄三弟執意送我一程，爲了觀看穿雲頂附近景致和採覓雪蓮冰藕，前段俱是步行，無意間談起這廝近仗乃母溺愛，專一恃強尋人生事，議論了幾句，誰知他早就看見我們，掩向一旁，我們說時，正走過他藏伏之處，竟被聽去，當時就答了話，我以前已然讓過他兩次，一聽他又口出不遜，便與理論，說我年歲相差，雙方老輩又有交情，不便和你計較，但適才所說原是正理，偷聽人說話，已欠光明，爲何出口傷人，我自把你平日所行所爲和今日行徑言語，告知你父親，看我說得對不對，史老前輩家教尙嚴，祇管受了老太婆的蒙蔽，一經舉發，定是不容，他一則恐我告發，二則當地離他家甚近，動上手，定被他父發覺，狄三弟又從中解勸，當時沒敢動武，忿忿而去，等我二人在他附珠完雪蓮，走到半山，正要分手飛回，他忽在我二人前面飛落，我以爲他來意不善，正待他一點小苦吃，管放下次，他忽改笑臉和狄三弟說笑，祇沒理我，看去又不似追我尋事神，我也懶得理他，和狄三弟訂了後會，便自回轉，隔了兩日，狄家弟兄來此，才說那日我起身，史老前輩和他舅父同出訪友，便由上空飛過，見他在下面，還特飛下，給他留了應

做的日課。又誠勉了幾句才行飛走，由此不會再見，日子一久，以爲事已過去，不料這斷果然記仇心盛，睚眦必報，照那神氣，分明向我一人尋隙，他上次就有是好漢子，各事各了，不必驚動雙方老人，今晚突如其來，必有因由，聞他新近又長了些功力，再如相讓，還當真個怕他呢，但是一樣奇怪，我知他平日雖喜歡人，絕不敢使乃父知道，我拿話點他時，以爲他必同我去往莊外無人之處，見個高下曲直，他當時竟不肯接這過節，公然敢約我到他家去，與往日行徑大不相同，我知史老前輩決不護犢，容其橫行，其中必有原故，六弟可知道麼，李同笑道，這等無知頑童，詭詐却多，二哥如真前往他家赴約，弄巧中他算計，落個上門欺人，豈不有傷兩家交情，反正不理他也不算丟人，等過新春查明來意細底再說吧，彭若沒有再說，也就歸坐，柳春見衆人不以適才四方震響和當空霞光爲異，依然談笑自如，也早看出那是依次燃放的花炮，祇奇怪是由上而下突然出現，事前祇聽得亂響，不見絲毫上升影迹，這時高空繁霞會成的一面天幕，眼看離地不過十來丈，忽然停住，四邊一齊捲攏縮小，漸漸合成一個大彩球懸向空際，那霞光初現時，繁綺流輝，奇麗奪目，這一降低縮緊，成了一球，彩光反到減退許多，孫鳳笑道，這是那位姊姊的妙製，先還好看，往後怎到減色了，單是一個凌空彩球，有什意思，快收起來，換別的花樣吧，隣坐一個紅衣少婦笑答道，鳳妹這是你三表姊獨運巧思，用來頌祝大家的，你沒看完便褒貶人，留神他不高興呢，話剛說到末句，那彩球本已通體電光亂轉，倏地波的一聲由上半爆散，彩光忽轉銀色，先化爲八叢銀花，發發連聲直射雲霄，到了空中各自聚合，現出同膺天福永駐仙春，敢許大小八個銀花結

成的大字，電也似疾升空而去，始終聚而不散，一直射向高空密密雲層中，方始隱去，眾人俱都紛紛稱妙不置，柳春方自驚贊，忽聽李晃道，我就愛看每年例有的大花筒，這是以多爲勝，并且放得長久，今年各人還添了花樣，今年的花燈最多，你來得到巧，可惜不能看完，由今夜起除了年初一，連祭神代歇息，又是全莊吃素，比較差些，往後一天比一天有趣，但不似今夜熱鬧，到了十五才是極盛，你不能看完，真個可惜，且等明年再看吧，二人正說之間，忽見西南角上放起一個大花筒，火花達二三十丈以上，單是近底一段就有畝許大小，越往上越大，火花都作梅花形，五色繽紛好看已極，柳春驚問這大的花，難道也是用竹筒製成的麼，怎麼花頭如此粗大，李晃道，你在廳上所見大竹巧，都是些精巧的焰花，要到十五才放的，這類大花，每筒要放個把時辰，竹筒如何能裝，乃是純鋼打就，全莊共祇十二個，每筒長有一丈多，粗約二尺，另有炮架埋在地底，那地方是一大坑，不近前看不見，近地一段，又有樹林山石擋住，所以下半看去也有畝許大小，這花筒眼不祇一個，有多有少，大小也不相同，花色是按月令，分十二樣式，是今年才添改的，往年祇有蘭桂梅三種，有那大小和花形差不多的，便以顏色來分，放完天也亮了，上月他們拿小筒試演，內中以牡丹芍藥荷花菊花最好看，原有的桂花放起來，似一座金塔，也還不差，你看那不是相繼放起來了，柳春早就聞得四外花花發發絲絲轟轟花炮之聲，宛如潮湧，聞言定睛四下一看果然全莊園中，又相

，那花便在火山裏面，疎密相間，百十爲叢，一朵朵花瓣分明，騰湧而上，一直衝出火山頂層焰光以外，再向四方八面飛舞而下，有的直起直落，有的飄蕩迴翔正反相間，宛如辭樹繁英因風轉側，各具姿媚，妙在是由數十丈高空冉冉飛墜，已然及地，兀自不肯熄滅，那正面着地的仍是一朵開足了的大花，齊整整落到地上，那轉側飛颺的好似另是一種火藥，由花筒中整朵上升並無異狀，在降落途中，幾個快慢不等的飄揚轉側過去，便在中途離散，化爲無數殘花瓣片，半空裏圍着火山外面飄飄飛墜，剛一落地，立化爲無數星光，又激濺起三四尺高下方始消滅，比起正面落地的整花迥乎不同，這幾種大花，大都徑尺以上，整花降勢，雖比梅蘭桂等小花要慢得多，却比中途散成花片的殘花，要快好些，但是不易消滅，到地仍是整的，初放時還不怎顯，時候一久，落花漸多，複降的便積在上面，最下面的一層剛剛消滅，上面却又加上兩三層去，自然漸漸越積越厚，於是在火山外圍，又積上一圈花山，由下往上，明滅增長，永無休歇，那許多無風自颺的花片，降勢最緩，散佈却廣，一降過火山的中部，便漸漸往外飄去，愈往下散佈之處愈廣，滅得雖快，却有餘波，由大片落花化爲無量繁英，重又濺起，火花星光互相激盪，飛躍不已，於是上面是花雨飄空，喬焰成塔，下面是星濤匝地，萃錦爲城，恰似一片火海，當中再湧起一座花山，似這等火山火海的奇景，全莊園共是十二處之多，大小形色無一雷同，每處火花所及之處何止十畝，同時一齊燃放，一時繁霞如海，麗彩燭天，若大一座莊園，立變成了花花世界，千光萬色，絢爛無儔，端的富麗雄奇，從古未有之奇觀，不是尋常所能看見，柳春看得目眩神搖做聲不得，李陽見他出神，拍

肩笑問道，柳大哥你看好麼，果然女子心思靈巧，比起往年好看得多了，柳春道，這新年半個多月，每夜都如此麼，李陽笑道，你聽二弟的，這類年景，原爲博堂上老人的歡心，借題使全莊老少人等，熱鬧開心，並示終年快樂之意，所以除了十五燈景新奇，要論熱鬧繁華，祇有今天最盛，新年樂事雖多，無不限於花燈兩樣，可是這類豪華絢爛的舉動，偶然來個合家歡，各自爭勝，想些花樣，製作花燈，到時點放，上供老人臨觀，下爲全莊人等賞玩，一次兩次自覺新奇，多了便俗，就有，也是一般和我同輩的弟兄姊妹，互賂心思，以之作樂，也許比今晚還好，但却不是全莊大舉，祇元宵通夜花燈都有，全莊那些宮燈和各樹上的花燈，却差不多，要點到二月十三四，才撤完呢，這是因爲本莊人多，第一，製花炮的幾種油硝火藥和點花燈用的石蠟，現成出產，掘地即取，稍經人力配製佈置，便可應用取之無盡，不可數計，加以人多富足，百業皆備，別的材料也多現成，平日堆積如山，無須費什財力採辦，我們除輪值出門行善的叔伯弟兄外，平日在家的又多，每日耕織讀書均有定時，看似祇有半日光陰用功，彷彿功課輕鬆，實則我們什事俱重實際，要有益處和能用心，不特讀的不是死書程文，貴能領悟力行，便是耕織商賈，也各有他的理解和難到之處，至於習武修道更是艱難，第一，先由父母師長查看質地心性與與不够，一切皆合，方始量材分授，這也和讀書一樣，上來祇是啓蒙發凡，告以根基門徑，隨後便全仗自習自悟，明明老少三輩中，有二三十位近是神仙中人，祇管才一出世，便蒙看中是個好資質，緣福也厚，由三歲起便行傳授入門口訣，但祇限於紮穩根基，底下便須看你能否參悟，以定去取，不到年時和自修的功

候，休說金丹大道，連五家老人峨眉派本門劍術除偶有一二人，因資稟較厚欲其早成而外，都決不肯輕易指點，外表看我們習武修道彷彿容易，比起外人真難得多，惟其修爲全仗自己，父兄師長無什嚴厲管束，而長幼兩輩年歲又多相同，又多半是學有根底，因自己通悟以後，得到父兄傳授，功力精進，本領高強，上得否堂獎勉，下受同輩敬慕，多遠地方都能飛行絕跡隨意來去；而自己却株守在這大漠窮鄉，不得出莊一步；年青人十九好強，大家都好，惟獨自己不好，自慚形穢，還失父母師長歡心，受人輕視，豈不難堪之至，人人求好，大家對比，所以除有特別因由，或是奉命專習一功外，無須父師督率，自己先不肯放寬自己，而讀書又要佔去好些時刻，那是劍術未成人未成年以前必修的功課，請想一日能有多少時刻，也並非是全無空閒，遇到良辰令節，祖父母賜見，許令隨侍，既博重堂慈愛，又可得到極大進益，自是求之不得，但這類機會極少，並且得到一點傳授，便須精習以求領悟，更非用功不可了，外人祇見我們春秋佳日，同輩弟兄姊妹相聚宴遊之樂，好似無拘無束逍遙自在，却不知那能行樂的人，多一半到了時候，至少也是劍術學成以後，才可行止自如，像我和晃弟，比較別家弟兄還算稍好，那資質不佳的除新年這十幾天是奉命行樂外，平日欲以勤學求工，絲毫閒空都沒有，祖父又禁私相授受，都是背人勤習，時候不到，誰也不肯向人請教就問也無人敢說，那想不開的，心情真是苦極，苦學一年，都以新春樂事，來作賠補，一則奉有明文，二則全莊男女後輩都是如此，主要又是想求各家老人喜歡，題目正大，年前十幾天就放了學，儘有閒空，又無人比着用功爭勝，於是把心思多用在新年景物上云，玩法雖多，最

熱鬧也祇除夕和十五兩夜，由明夜起，祭完神後，便是三五十八爲羣，至多不過二三十人一起，各找好地方行樂遊宴，莊中地大景多，加到處宮燈花樹通明如晝，如若一處一處觀賞過去，真比今夜還有意思呢，就這樣共祇三幾夜的繁華場面，主要耗費還是取之地下，兩位太公太婆，還說是多耗物力，啓子孫奢侈之漸，如非孫四太公力說，前年還幾乎罷了呢，晃弟是想你過十五再走，故此那第說法，却不想你身有要事，行止須聽尊長之命，怎能自主呢，李晃插口道，哥哥說柳大哥行止不能自主，我到試留他一下，你看矮世伯不來了麼，柳春隨手指處往中席一看，果是五師伯陸萍，不知何時到來，另外還同着一個英俊少年，正和中桌上李承李鼎李同彭若等爲首諸主人，談笑正歡，忙趕過去，跪下叩頭，陸萍笑指同來少年道，這是你韓叔父，柳春忙又通名見禮，起立侍側，李同令就下首設位坐下，陸萍笑道，你這次的事辦得很好，不特你師父和我們大家喜歡，便你自己也因此得了許多體面，適才我聽李三太公的意思，對你頗爲期愛，本想令你住過初五再往塔平湖進謁師祖，以及兩輩尊長同門，誰知這裏打發妖僧和諸仇敵的事，意被後山隱居的沈老前輩父子，無心聽說，他和妖僧仇深恨重，本是勢不兩立，以前妖僧知他利害，必報當年殺弟之仇，爲此還將鐵衛士的總領隊要職，強行辭去，隱匿西藏深山之中好久，近方被他主人強迫二次出山，他祇以爲和五老太公不期而遇，致遭慘敗，是生平晦氣的事，還沒想到這位殺星大對頭，也在此地，這類番妖狗賊一心利祿，有什廉恥，祇管在這裏損兵折將，丟人吃虧，當時不免難堪，事情一過，轉覺同夥合心，把話說開，以後反何互相關照，表面不合，暗地勾串，合謀欺騙主人，以博獎

賞，以前黨同代異，連朝夕共事的人，都是口密腹劍，各人心裏懷着刀子，不論交情多厚，遇上公事，立刻翻臉無情：你防我，我防你，受人操縱利用許多怪狀，和一切凶險憂危，輕此一來，多可免掉。回去還可飾功冒賞，一體均沾，不會有人舉發。並且以後再遇難題，也可依樣葫蘆，豈不省心省力，還少結好些強仇大敵，所以行時劉煌老賊盛設筵宴相饗，明明我們限他除夕前離境，連年都不許在此渡過，這等奇恥大辱，除俞秦二賊而有愧色，無什話說外，因老賊實弄他足智多謀，教以此次如何蒙蔽主人，應分幾個段落，不宜直接了當逕行奏報，表面還要作出互相爭功忌能情景，各奏各的，彷彿兩不相謀，暗中却故露破綻，使稍爲細心的主人，一見便知互有助力，誰離了誰也難成功，說得天花亂墜，設想也實周詳，對是由妖僧起，都覺回京便獲重賞，這裏和他作對的，又是幾位隱跡多年的前輩仙俠，地陷遐荒，絕不會被人知道，一個個泰不知羞，興高彩烈，吃完上路，妖僧認定自己首功，更爲起勁，做夢也沒想到沈老前輩會與商老仙長相見，談出究竟，他們剛做張做智，照着老賊詭計，變了原定方策，令駐哈密的官府飛驛奏報，一面扳着狗臉，推說王命在身，連年酒都不擾一杯，連夜起身，這裏沈老前輩也跟踪追了下去，適我來時，沈老前輩父子二位，已走半日，行前到老莊主密談了一陣，又與這裏五老前輩留下一封書信，大意是說前朝氣運已終，事情如此處置，使其消息無形，拿意極盡，但他本人殺弟之仇，不容不報，以前爲了物色妖僧，費有不少心力，幾次均被先期兔脫，仇未報成，最後忽然隱跡，也曾遍尋青藏各地均未尋到線索，忿恨至今，新近兒子沈歸山四川尋來，正打算明春重往青藏各地搜尋，祇仇人未伏天誅，無論

如何，也必尋到才罷，不料天網恢恢，自行出頭，當地下手，易生枝節，妖僧更狡詐非端，時機難得，稍縱即逝，爲此卽日起身尾隨下去，等過天山下手，定當相機而行，不令債事，也不多殺一人，致負諸公委曲求全雅意，祇是新春塔平湖與大漢莊兩處盛會，均不能參與，深爲歎惜，且待事成歸來，再圖良晤等語，五老前輩原以此老性情剛烈，恐其知道連日之事，追殺妖僧和諸狗賊，將事鬧大，並引起諸狗賊對我們的疑念，李老太公令你過了初五，方往塔平湖去，也是爲此，現在事已鬧明，無須再隱，師祖因聽我和淳子師叔說你忠誠智勇，甚是嘉慰，湊巧明日，是師祖，和各位尊長，移居塔平湖第三十個元旦，你是新收門人中後起之秀，自應前往參年，適才我已代向五老前輩稟明，令你少時同行，好在雙方情如一家，這裏兩輩尊長多半對你器重，以後無事，儘可常來求教，也不在此數日之聚，住春亭上現有尊客，李老太公命你無須面辭，以後各自努力用功，以副他老人家的厚期，並以不久天明，此去塔平湖，抄近路走也有二百餘里，知你隨我不上，必要落後，元旦初謁師祖尊長，理應先到，特賜你飛行甲馬一付，可向諸位師伯叔與同坐諸人辭別，隨我走吧，柳春一聽師祖對已看重，甚爲忻慰，祇是李孫諸小俠，良友初交，又值新年盛景當前之際，匆匆分手，也自依戀，但又不能不去，祇得告退回到坐上，與同坐諸人，以及主坐上孫李諸小俠辭別，李陽李晃弟兄二人自是惜別，互訂後會，柳春辭完，又向中坐李彭郝等長一輩的諸俠，行禮辭別，衆人不免勉勵幾句，陸萍隨也向衆辭別，三李弟兄便起走送，陸萍再四推謝，說我常來此，不比別人初造仙府，賢昆玉正在指揮花事，何須客套，李同笑道，今晚愚弟兄是主人，五兄除

夕遠臨，如何不送，既然太謙，大哥四哥不消送了，由小弟一人代送吧，陸萍心疑有什麼話，祇得聽之，笑道，那麼主人就到海棠林外止步如何，李同道道，今夜花心似以往年稍勝，我們一路賞全過去，不是好麼，談什送不送呢，陸萍料有話說，送客是個由頭，便不再推謝，當下三人下了平台，往花林中穿出，這一路因屆降冬，除四照軒四圍是地火藥力烘成的真花外，一過花林，沿廊樹上花菓，俱是人工巧製，遠看像真，近看也多多是花光瀲灩，燦如錦雲，祇比真花還要明艷鮮妍，三人且談且行，遙望全莊十二處花火，宛如一座的火峯，撐空矗立，外有千千萬萬的各色繁花，上下飛舞，把天空浮雲都映成了金紅色，陸萍笑道，你們真個會玩，像這幾天花燈，物力不說，心思也不知要用去多少，似此繁盛新奇，休說尋常富貴人家辦不到，便天子王侯，一任他有多少財力，也不能有此奇妙，真可謂是人間無二了，李同道道，凡事盛極必衰，本莊五家子孫徒衆，在諸位老人德庇之下，爲樂極，受福太甚，近年更是絢爛美滿到十二分，我這次出門，回莊覆命時，漸漸警覺五家老人神情，與前大不相同，尤其是用功甚勤，往往同時相對入定，動經旬日，門人子孫輕易不許進見，隨侍祇兩小童，聽那口氣，好似留日無多光景，我知衆兄弟姊妹和姪男女輩，近年在外修積固不爲少，但都疾惡太甚，仇怨結得也多，尤其是大漠莊蹤跡，已漸被人發覺，近日又爲塔平湖之事出手，行藏越難隱秘，早晚仇敵必要尋上門來，五家老人再一化去，或是移往海外，另覓仙府清修，葉家遠來，不更麻煩麼，陸萍笑道，六弟你真多慮，憑府上昆玉羣從，還怕事不成，李同道道，固然是不怕，好好一處世外樂土，無端引些糾纏，豈不惹厭，好在事情還早，且由他去，祇

顧閒談，我要和你說的話，還沒說呢。陸萍笑問何事，李同道，常言芝草無根，柳春實是美質，他自到此，家父便對他期望，詳情不用說了，本來令過初五再走，偏值開山大典，必須前往，此人將來頗有成就，我們不久還有一事令他去辦，事情將來再說，此去塔平湖，煩告周老山主，爲他破例在白馬山後，單闢一處，炊洞居處，許其隨意出入，到時自有他的遇合，因你二人必須天明前趕回，時已夜深，底下的，等新年淳于妹來時再託他轉致吧，陸萍聞言心中一動，笑道，柳春果然資質不差，相不到老伯也如此器重，照此說來，莫非老伯對他不至時機，輕易不肯指點，他來才多少時，共祇匆匆一面，又當應敵之際，怎會當面傳授，此事另有他的緣福，你祇照我話去，向老周山主說，免他每早會參，我相你自會知道，我們再見再談吧，說時已至莊門，陸萍料有原故，因知柳春與五老匆匆相見，跟着便往後莊安置，又值疲極睡了一日夜，起來便是除夕盛宴，中間連驅逐北來諸敵黨，均未得參與，李同道說好生不解，許連柳春本人俱不知道，念頭一轉，猛想起五老住春亭席上之言，忽疑省悟，心中一土另，便向李同道辭別，令柳春如法施展飛行甲馬，同往塔平湖駛去，二人都是疾行如飛，柳春又是初用甲馬，覺着身子似被什東西托住，箭一般朝前射去，大雪廣漠，寒風凜烈，上來換氣都難，駛過一段，方始好些，想要隨便開口，原非易事，又曾受過語誡，不令傳人，初意陸萍不問，自以不說爲宜，但是長此不說，也覺不對，何況塔平湖還有恩師在彼，如何忍心隱瞞，不說實話，越想心越不安，後來一想，自己如無恩師與五師伯，怎得有此緣福，縱然

爲此受過，也須實說，才是正理，主意打好，心又害怕，老是委決不下，飛行迅速，趕近搭平湖外山口，天光離亮還早，陸萍見已不會誤事，便令少歇，遙望大漠莊燈火，已爲密雲所遮，祇隱隱現出半天紅影，柳春方想開口，忽聽幾杵鐘聲，當是嘹亮，由山口內遠遠傳來，陸萍道，時候還早，我們到得恰好，快進去吧，隨領柳春往山口內走進，這時相隔天明，還有一個多時辰，嚴冬沙漠，本就終日凍雲密佈，星月無光，又當月終，越發陰晦，到處暗沉沉的，如非遍地雪光反映，就是煉過幾年目力的人，也分辨不出路來，柳春見谷內黑暗異常，一沉片寂陰森景象，休說光亮，更聽不到絲毫聲息，祇是一味酷寒，連風都沒有，比起大漠莊火樹銀花，光明世界，簡直一個天堂，一個地獄，暗忖今晚除夕，再隔一會便是元旦，聽二李弟兄說，這裏倚山面湖，形勝天然，不特風景極佳，地勢也比伏波岬大，土地肥美，衆物產豐饒，隨着師祖父子，奉着前明正朔，避地隱居的遺民志士英雄豪傑，連各人的親族徒，有好幾千家，新邇自來地廣人稀，照此情形，差一點的大城鎮，也沒這裏人多，又過着世外桃源的安逸日子，聽說老師祖性情儉樸，不喜奢華，這集衆耕作的地方，年下風光，多少也該有些點綴，怎會靜蕩蕩的，到了門前，還見不到一點燈光，莫非這裏另有規條，全山人衆祭完神，便自安睡，連歲都沒人守麼，心正奇怪，忽聽陸萍催走，人已當先前駛，柳春飛馳了這一程，飛行甲馬，已能運用自如，一見陸萍足底加快，催令速行，因谷中黑暗靜寂，大出意外，敵人剛被五老用計逐走，同時又有一位姓沈的前輩異人，要尋番僧報仇，隨後追去，心疑山中也許有什不測之事發生，一面行法，脚底加急，尾隨在後，一面留神觀察，

那谷口外面，兩岸對列，一高一低，高的一面也祇二十來丈，相隔頗寬，看去毫不起眼，谷內地勢更廣，盡是冰雪佈滿的大小土堆，起伏錯落，越發散漫，前面昏沉沉似有一片濃霧，飛行迅速，走了一會，照大漠莊所聞入谷里程，已將到達，還看不到一點湖山影子，方疑霧氣太重，前面陸萍倏地止步高聲喚道，那位弟兄在此輪值，柳春初次進門，可將門戶稍爲移開，使他見識見識，省得由黑地裏要我拉着他走，語聲才住，便聽遠遠有人應聲答道，陸五哥回來了麼，怎去了這大時候，再不回來，十四五妹又要去催請了，適才總碧傳令，說是要等兩位遠客到來，參與我們第七次開山盛典，加以辰是最好，特地改在辰初二刻，升座開山，命全山人衆各自隨意安歇一會，神已祭過，又無什事，大家誰也不肯去睡，自各尋樂守歲，我們在此該班，閒得無聊，找了兩位弟兄，在望樓上飲酒擲將軍令呢，陣門已由魯八哥去開放了，好在還早，你兩位到我們這裏來，飲兩杯熱酒，玩一會如何，陸萍笑答道，十一弟老是童心，將軍令有什意思，我在五老莊已吃了不少酒，人家真會享福，那花燈從古未有，簡直不似人力所能製作，熱鬧極了，看五老夫妻，和同坐諸老輩的意思，後日許要來呢，正說之間，柳春猛覺眼前放光，定睛一看，原來立處乃是一條狹長峽谷，岐路甚多，那光是左邊入口危崖上所懸大紅紗燈，等隨陸萍走進，便見大片湖蕩，湖右岸是座高山，山上下以及瀆湖左右，人家田舍，棋布星羅，尤奇是湖水並未結冰，依然清波浩蕩，一望汪洋，另外又是一圈山嶺蜿蜒，遠遠將湖環住，水旱田畝，果林菜圃，到處都是，因值深夜，雖看不出有多少里方圓，就着眼前這片湖和盆地，也比五老大漠莊大得多，覺着五老莊全景聚在一起，祇管

樓台亭館，金碧輝煌，泉石花木，匠心獨運。壯麗高皇，無異仙居，看去總有一半似出人工所爲，除伏波碑中勝景，未得遊覽，又值隆冬嚴寒，冰封雪壓，好些地方俱被遮沒，不能現出以外，此時莊外祇是一片冰雪荒寒，了無佳趣，這裏雖也一樣雪積冰凝，但是四山環拱，一水中涵，曠宇天開，由原臙臙，開曠清麗，別具一種淡雅舒逸之致，全景不假一點人工雕琢，在在自然形勝，也沒有大漠莊銀花火樹，仙館明燈，紅霞麗霄，彩雲匝地，那等繁華綉麗，但是山上下人家園林，以及環湖一帶，點着千萬盞一色紅紗燈，另外每隔一二數十步，便有一個寶塔形的鐵架，裏面燃着一種粗如人臂長約丈許的蔑製火纜，好似經油浸過，火力極強，山腰上，有一搭形似廟宇的大房舍，由門前起直達湖濱，更有列鐵火架，裏面燒着整個燔柴，連同那許多燈光火光，照得到處通明，因值年底大雪之後，所有樹木俱都積滿冰木雪，玉樹瓊林之中，掩映着萬盞紅燈，煞是好看，那先答話的地方，是一八卦形的亭子，設家在來路入口右側危崖頂上，亭甚高大，而皆齧崖上山石錯落，十分險峻，左側全被山石林木擋住，祇有三五紅燈隱隱閃動，有一短衣少年，穿得甚是單薄，身法却極輕快，正由左側密林中，飛也似跑出，相隔那亭還有五六丈，祇一縱，便和投林飛鳥一般，穿窗而入，到了亭內，彷彿說了句，果然是有點冷，底下便有數人接口說笑起來，再看前而人家雖多，由山上到山下，僅看到一二十個成年人，稀落董隔上老遠一段，才發現一兩個，都是一色的反羊皮衣褲帽兜，手持鉤竿長大火鉗，有的身後攜有大柴筐，知是往各地鐵架中添續柴火的人，男女幼童却多，各穿着各色錦絨製的皮緊身，下有綁腿，腰繫皮帶，偶有幾個穿着大紅短皮

斗蓬的少女，此外不分男女，每人俱是一頂三元護耳銀鼠出風的各色緞裏皮帽，這些男女幼童，年紀不大，最長的去也不過十三四歲，連四五歲的都有，通共約有五六百之多，却不聚在一起，多的一二十，少的五七個，各自結伴玩耍，有的放着花炮，有的點着極講究工細各種鳥獸蟲魚形相的各色妙燈，滿山上下，滑雪飛駛爲戲，年雖幼小，身法和脚底，均似得着高明傳授，甚是輕快穩定，有的聚在一起，借着燈光踢建爲戲，各使出許多花樣，一身解數，直和打拳一般，妙不可言，另有兩處女孩，各就山隈水涯，吹簫擷笛，音聲清妙，響動水雲，端的是五花八門，說之不盡，各有各的妙處，迥非尋常人家兒童所能比擬，因本山人，情如一家，又彷彿把大片山水，合成了一個大花園，人家全是敞屋，隨着山水形勝，因勢利建，祇有房舍門窗戶壁，並無坦墻，又當除夕，家家紅燭高燒，人都聚在裏面，行樂守歲，天氣又冷，成年人祇沿途各處守望添火的一二十個，直形越了一個兒童獨有的樂土，由不得使人見了歎美，觸動童時嬉遊情致，柳春方覺有趣，又聽崖上八卦亭中，有人喚道，當眞陸五哥就不上來坐一會麼，陸萍回頭笑答道，我已兩三夜沒睡了，趁這點閒時候，先歇息一會，你們自擲將軍令吧，說罷，又催快走，柳春隨着飛馳，沿途遇見好幾處男女幼童，見了陸萍，各按輩分爲禮，兄長伯叔，紛紛笑語相喚，陸萍祇把頭一點，口答你們好好玩樂，天亮再見，話未說完，人已駛出老遠，晃眼趕到山脚那所形似廟堂的房舍，近看規模越發崇闋廣大，氣象莊嚴，陸萍却不上去，引了柳春，沿着山麓西行半里，吩咐收去甲馬，給級上升，剛往山坡上面瓊林之中穿入，便聽前面有人笑說道，陸老五怎沒信實，却教我們遠客久

等，同時又聽一人道，馬玄哥，你不是料李老前輩言如律令，向無更改，小徒多半初五以前不能回來麼，怎的陸五哥一去就把他帶回來了，柳春聽是師父周謙口音，不禁心花大開，也不顧再聽雙方說笑應答，忙趕過去一看，對面迎來五人，師父果在其內，另外前在廷英小集臨別時拜見過的兩位師伯，一個紅臉矮胖子，看去面容光潤，目光如電，年紀似乎未老，却生着一部極長美髯；一個面貌清秀，前朝山人裝束的瘦長子，年紀彷彿更輕，周謙隨同同行四人引見道，這位是甘肅新來的大俠王獅叟老前輩，承他老人家不棄，與我們忘年論交，你也高攀稱他師伯吧，這位胖鬍子是我們的好友，和你王師伯同一外號，老少年馬玄子，其實他比我們大不多少，交好已有多少年，也是新近才得高攀，定了稱謂，你也隨着叫他師伯，這兩位師伯，是你本門中尊長，前已見過，尚不知名，一是你二師伯鐵抓方相矩，一是你四師伯巨靈掌馬驪，你都上前拜見，柳春忙即一一跪拜，馬玄子笑道，周老二，你教徒弟做磕頭虫，有什麼意思，快些起來，我們去吃淳于二妹的春捲去，陸萍笑道，我已三夜未眠，這位女易牙又見我不得，沒的新年新歲，招他罵我矮鬼，他多醜是個女的，又沒法和他計較，這美味我無福消受，你們自請，可把柳春帶去，我往周老二書房打一個盹，不是好麼，周謙方笑說，你不去不熱鬧，好些弟美兄都在那裏，春捲之外，還有風臘鴨盹臘山鷄脯桂花糟鵝，風腌筍脯等，好酒菜，和綠雲香稻稀飯，甜的，有他自製的，百花蜜糕，玫瑰年糕，這都是你平日極愛吃的東西，大概還有專為你預備的，我們原定吃完年消夜，一直玩到山主升座，參與完了開山，盛典再想主意涼樂，率性到初一燒完夜香之後再睡，你不去如何能行，陸

萍笑道，你不用說這許多好吃的東西來騙我，一則這位女易牙我惹他不起，二則大漢莊廚司，並不在醜姑娘以下，味道各擅勝場，各有口味，不能因我吃得合口定高下，可是一應陳設器皿和顏色搭配，却比醜姑娘講究得多，我陪待五老已然吃够了數，那酒尤爲醇美，如非別時，郝五老俠給我一粒醒醉丸，將酒解去，幾乎醉倒那裏，好容易得點閒空，正好安睡，那能陪你們去引逗這位醜姑娘取笑呢，說什麼我也不去，你們自請吧，說時柳春瞥見路側一株大松樹後，輕悄悄掩來一個身量粗矮頭生肉角的紅衣醜女，似在偷聽衆人說話，陸萍背向松樹，毫未覺查，柳春年青，閱歷尙淺，先就以爲敵黨人多，頗有能者，一旦慘敗被人逐出境外，連年都不許過，料定決不甘服，心中先有成見，再見醜女突如其來，雖然長得蠢醜，身法步法，却極輕靈，自己如非恭敬師長，不敢與衆人並立，選立在師父身後，也不會發現那醜女好似一心避着前面周陸諸人，沒有留意到自己立處，恰在周陸二人的側後面，醜女掩藏之處，恰可窺見多半，因見形踪詭秘，不時咬牙切齒，戟指周陸二人嘴皮亂動，好似恨極，正在暗中咒罵，大有得而甘心之狀，暗忖這裏的人，都是志同道合，情逾骨肉，並且相遇閒談說笑，又無避人的話，何須在側窺伺偷聽，又那麼恨毒情形，此女長得如此醜怪，決非好人，弄巧還許是敵黨乘着事完，對方得勝人心安，除夕歡樂，想不到防備的空隙，突出不意，派來的奸細，都說不定，越看越疑，一面覷定醜女暗中戒備，一面湊向周陸二人身側，剛低聲說了句松下，猛想起這幾位師長，多半劍俠一流，豈有敵人，到了面前，尙無覺查之理，這裏住的，都是何等人物，便沿途所遇那多幼童，祇在十歲以上的，看那脚底和身法，

都不似個好惹，敵人多大胆子，敢於輕捋虎鬚，馬玄子正對松樹，斷無不見之理，聞說淳子師叔之妹淳于荻，生相醜怪，五師伯正在談說，多半就是此女無疑，心念一動，話到口邊，即止住，仍退到原立之處觀看，陸萍好似沒有聽見自己警告，仍往下說，醜女忽回頭朝自己瞪了一眼，馬玄子又口角帶笑，這一來，越知後料不差，覺着此舉冒失，方自內愧，猛聽得醜女怒喝，你這矮東西，聲到人到，燈光之下，祇見紅影一閃：人已飛撲到了陸萍身前，同時衆人確笑聲中，陸萍也未循聲回顧，忽然拔地而起，宛如飛鳥沖空，竟向對面一株五六丈高的大樹梢上飛去，輕盈盈落在一個橫枝上面，人和粘在上面一樣，祇枝稍往下一沉，連上面綴着的冰雪，都未搖落，淳于荻怒罵，我姊姊叫我新年忌口，不好罵你，矮東西快滾下來，陸萍拍手笑道，你有本事上來，我早知道你藏在樹底下偷聽壁跟了，今天不過話不留神，犯你忌諱，有什了不得，也值大年夜裏和你拚命，淳于荻怒道，你專一在背後挖苦我，比周老二還可惡，你欺我沒你身子矮小輕巧，擒不到你麼，你是佔了人家徒弟的光，早晚總有一天，被我冷不防擒住，叫你好受，我就不上去，我也不走，看你怎麼下來挺尸去，陸萍笑道，你這是忌口麼，我知你是機嘴姑娘，要捨不得請客，信題打賴，把好菜好點心，留給自己慢慢享受，丟得起這大人，你就守在這裏，我等上一會，到天快亮，你客請不成時，我自會走給你看，我到迎旭堂後找地方打盹去，你祇乾看着不能走進，也是無奈我何，衆人全被引得好笑，纔見淳于荻急得咬牙切齒將腳連頓，口口聲聲，不與陸萍干休，周謙方笑勸道，二妹看我面上，饒這矮子吧，淳于荻氣道，你也不是什麼好人，專和矮子通同作弊，變方設計嘔

我、周謙笑道，我知他說你醜，你還不怎恨，不合叫你寶號，更不合說人家廚司比你講究，犯了兩層忌諱，所以不肯干休、好，那你就和他鬧去，反正今夜沒我相干，主人既是虛邀，玄兄老友，玉獅兄新來，怎好年夜裏沒點款待，且同到我原處吃點粗東西去吧，淳于荻聞言，越發急不得惱不得，方喝你祇敢把客人請走，周謙笑嘻嘻正要答話，馬玄子插口說道，不要鬧了，醜姑娘看我面子，與矮子和了罷，淳于荻氣忿道，說來說去，還是馬鬍子好些，雖也有惹人生氣的時候，從不像這兩位狠狠，好刁刻薄，一吹一唱，欺人太甚，今晚偏請有遠來嘉客，我便看你情面饒他，祇是矮子背後刻薄我，此氣難消，他不是幾夜沒睡，想開，又不愛吃我做的菜嗎，我就拿這個罰他，要睡，不許，不愛吃，非要他吃，一直陪我們到初一夜裏，大家都去睡了，才許走開，不然，我豁出去人，與他拚了，休看迎旭堂住着嵩山少主，我一樣也會追進去，我橫了，誰都不怕，馬玄子道，說來說去，祇是要他吃你一頓麼，這好酒菜還怕沒人享受，這個包我身上，五弟下來，陸萍道，下來容易，話沒說好，等一落地，他那牛角撞我一下，却受不得，馬玄子道，二妹女中丈夫，一向說話，永無更改，娃子皮氣，休看氣大，誰完就完，淳于荻恨恨說道，還是馬大哥知我是直性子，誰似你兩個壞骨頭，專一要巧氣人，說了不算，你祇代我陪客，不許走開，我便饒你，話未說完，陸萍已如飛鳥下墮，笑嘻嘻立在地上說道，醜姑娘不要生氣，我實對你說，大漠莊我祇在四照軒席上略坐，喝了兩杯酒，什麼沒吃，因想和王獅兄長談，兼嘗你的美味，周老二約我同去，我知你見我有氣，怕當着人下不來，不許入座，明知你性急，久等客不見到，必要來邀，故意和老

二立談不走，拿話激你，你由紫瓊窈旁小徑上走出，看見有我在此，趕忙繞着松林，掩到樹下偷聽，我和周老二，連看帶猜，早已料到，這一帶玉樹瓊林，燈火通明，又穿一身紅，有多顯目。休說我們，尋常人也掩不住，你沒聽周老主故意背榮譖麼，都是存心，却把你逗得滿地亂進，白叫老馬他們開胃，何苦，我要是你，偏不許我去吃，那才高呢，氣些什麼，淳于荻又好氣又好笑，罵道，好壞骨頭，任你說好說歹，我都不聽，反正今夜明天，我是不能放你，想反激我，由你舒服睡去，都辦不到，方明矩馬驢同聲笑道，你們再鬧，天都快亮了，還消什夜，少時令姊久等客人不到，又趕來說你幾句，何苦來呢，淳于荻回了衆人，邊走邊說道，我底這一個姊姊，從小相依爲命，當然得服他說，這也不是我什短處，我祇愁將來他不能常說我哩，他正和周魯淳于司徒諸位，高談雄辯，不會來的，周謙接口道，祇願說笑，我還有個小徒弟，上次延英集賓館辭別，你沒在場，還未和你引見呢，隨喚柳春過來，這是你十八師叔，有名的女易牙獨角龍女，快些上前拜見，淳于荻忙道，我不慣受人禮，天亮山堂，一總見禮罷，柳春一聽師父招呼，早搶向道旁迎頭下拜，淳于荻連忙閃躲，見人已下拜，又覺不應如此，直說請起，衆人見他慌張，不覺好笑，淳于荻罵道，周老二慣會使促狹，明知我不慣受人禮拜，偏賣弄他有徒弟，非叫行禮，好引大家笑我，周謙道，你自己要慌，引人好笑，小輩拜見正理，如何怪人，淳于荻道，我知你兩個壞極了，隨對柳春道，你跟你師父學本領，自該用功，千萬莫學他和五師伯，那樣油口滑舌，刻薄討厭，柳春聞言，答也不好，不答也不好，祇得把頭一低，閃立道旁，等候衆人過去，再行隨走，淳于對陸萍道

，你這徒弟到很規矩，莫把他教壞了，陸萍笑道，你既賞識，我想叫他廉拜你爲師，學好手藝，本山好多一好廚子，你看如何，淳子荻道，誰理你這貧嘴，陸周二人方要開口，忽聽前面坡上有一女子，口呼二妹，你怎這時才把王老大哥請來，又和陸五兄說笑罷，天都快亮了，淳子荻忙向衆人，打手式，不令開口，隨答道，矮子也祇剛來，大年夜裏，誰還耐煩理他嘔，因爲等他同行，才多挨了這些時候，柳春看那徑行之處，乃是一片高大蕭疎的柳樹林，因值隆冬，樹葉早已凋零，冰雪堆積其上，變作萬千瓊枝玉幹，紛披下垂，再加數十百盞，極薄而透明的，紛紛紗燈，一路高低錯落懸將過去，照得冰花耀彩，玉明珠耀，到處通明，越顯清麗，尤妙是柳林當中有小溪，寬祇丈餘，發源之處，本在山上，次山高處隨着溪流，蜿蜒曲折，斜瀉下來，到了柳林附近，地勢忽展平衍，溪路也改斜爲直，因上流太高，祇管到了土處，其勢仍急，水和湖水一樣，也未凍結，祇水裏，夾着許多碎冰，清波滾滾，水聲湯湯，難以碎冰激撞，發出一片琤琮之聲清越娛耳，兩岸高柳瓊林，燈光照處，浪花如雪，泛彩流光，好看已極，柳花盡頭，一座紅欄小橋過去，半山腰裏有三四座石峯，參差兀列，第二座峰前，有一片四五畝大小平地，地勢比溪這面稍高，石峰下建着一箇幢舍，甚是宏敞華麗，兩旁種着百十竿碗口粗細的竹子，右側長廊委迤如帶，一路都是本蘭花樹，與前面松林小徑相接，精舍前面，平台寬廣，雪已掃淨，稍前一邊是大片鞋畦，一邊是二十來株梅花，花開正盛，背倚崇山，而隨平潮，更有清溪映帶，花樹紛罷麼這還是在冬令，如當仲春花時，價不知何等清麗美味，那說話的女子，正是淳子芳，穿着一身紅衣，走在隔溪積雪地裏，正

向衆人點手問答王樹明燈之下，紅橋雪地之中，點綴着這麼一個玉貌羞花瓊肌勝雪的人物，越覺山林生色，仙景無殊，不是癡問所有，柳春心中贊美，一面留神觀望，暗付這一帶的燈，並不算多，燈光怎如此鮮明，還有本地冬雪嚴寒，滴水成冰，呵氣成凍，連大漠莊中小湖也都凍結，怎這裏潮水溪流，全都清波瑩活，湊中雖有一點碎冰，水勢這急，也好似別處衝來，不似原凍，天又不是不冷，似此奇事，生平未見，想着想着，已由橋上走過，見橋上懸燈較低，走近前去一看，原來裏面點的並非真蠟，與大漠莊花燈所點之物，大略相似，並且上下也設有機簧火引，這才省悟，知是淳于芳向大漠莊男女諸小俠學來的奇製，苦是時日太促，或是發火燃料，所取無多，不能偏設，祇設了有限的地方，所以先前所見均是尋常燈燭，還派有人照料，這裏獨無，途中不見添燭剪火值役的人，便由於此，那潮溪之水沒有結冰，却是不解，方自尋思，已隨衆人走過橋去，衆中祇王獅叟，是位遠客，又是初次入山，主人禮遇甚優，淳于芳姊妹隔溪問答，前面台榭中人，也全數迎了出來，柳春見內中祇有兩位，在延英集賓館練武時見過兩面，並還不知姓名，周謙等衆人與王獅叟略爲叙談，正待命柳春分別上前拜見，馬玄子道，周老二我們都非外人，不必叫你徒弟作磕頭虫了，淳于荻也笑道，他這是爲顯他有好徒弟呢，老馬你知什麼，淳于芳也搖手攔阻，不令拜見，一面肅客先行接口說道，這是什麼話，門人初見師執尊長，那有不拜之理，祇不必這急，雪地裏不乾淨，進屋拜見一樣，時已不早，幸是今年開山盛典，移後些時，不然，我們今年除夕消夜，這客要

不歲呢，說時衆人已陞階而升，柳春隨後，見那台榭是一幢精舍，分着兩層，前面是個大

敞廳，內裏陳設，異常精緻華美，與沿途所見諸房舍情景不同，門外重簾低垂，四壁懸着錦幕，牆壁均是大理石砌成，看去十分堅厚，地上鋪着極細的猩紅凸花毛毯，半畝多大一間大廳，祇左偏地上，有一大圓銅盤，上面放着一個三尺方圓的火盆，盆中獸炭通紅，邊上放着一個暖酒用的水槽，和兩把銅壺陶罐，似備茶酒之用，別的更看不出有禦寒取暖的爐火等物，按理廳房太大，一盆火決不够用，可是剛一進門，便覺溫香襲人，寒氣全消，滿室如春，身上立生暖意，夜筵已早設好，圓桌甚大，在廳的左偏，才一進門，淳于芳便邀衆人依次入座，人均坐定，另指末坐笑向柳春道，柳賢姪，你果然質地心性俱是上等，不枉你師父這番心思，我昨日在大漠莊，傷愈醒轉，聽諸老誇你，我甚心喜，自今日起，方算是本門中人，從此奮勉，好自爲之，今日我原請王獅老，你來恰好，你座中尊長，有幾位均未見過，見過的也不知道名姓，可朝上一總行禮，無須挨個禮拜了，起來便可陪坐，我們平日簡率，今晚又是除夕，不可拘束，我到後面去去就來，說罷自去，周謙便指未見諸人道，你大師伯忠孝仙入方端，往雲南去，沒有在此，比你長一輩的師伯叔，按結義和入門先後爲序，除十三師叔，因是本山主人，執意謙遜是按年齒外，餘俱不然，因人數太多，偶嫌稱謂不便，也有按照各人，本來行次稱謂的，我所說乃本門行次，這位是你三師伯火雷劍淳于震，這位是你六師伯魯瑾，七師伯魯瑜，奉命望亭值夜，不會在座，人稱太行雙俠，這是你八師伯小神龍許清壽，這是你十三師叔，本山小主人周澄，這一盟共是男女二十一位，下餘諸位師叔，除你大師伯有事雲龍山未歸，有的奉命他出，或正輪值，除十師伯與十一師叔外，日月堂開山盛典

，全可見面了你，同輩的人數更多。有一半在鏢局你已見過。現在先向上坐諸位師伯叔，行一總禮歸坐，明早山堂重行拜見吧，說時淳于芳也由後室走回，柳春忙即領命，退下幾步，口稱諸位師伯師叔在上，容弟子拜見，乞恕不恭之罪，隨時訓誨，說罷，恭恭敬敬拜了八拜，衆人均起立躬手，同聲勉勵幾句，然後歸坐，周謙命柳春末座陪侍，柳春知道座上俱是英俠之上，由不得心生敬仰，忻喜非常，方要挨次敬酒，鐵爪仙方明知笑道，我們除夕歡聚消夜，不比公宴，不喜俗禮，若是有事，你師父自會吩咐，你自歸座飲食吧，周謙也說無須拘束，柳春年少天真，見師父也如此說法，便即應了，這時淳于荻已然走往廚下，席前另有兩個十三四歲的垂髫美鬟，侍立服役，一時杯觴競舉，言笑風生，柳春先在大漠莊飽飲珍味，心有成見，入席之後，見桌上共擺着八碟葷素冷盆，多是年下臘味，以爲決不能比大漠莊還要講究，舉箸一嘗，方覺味美異常，尤其酒好，樣數甚多，色香味三者均絕，忽聽遙呼聲震，內一小鬟忙即趕去，陸萍笑問道，這裏地介僻遠，自從明亡以後，許多遺老故臣忠義之士，都往本省逃避隱居，加上原來就有的英俠異人，爲數也實不少，可是天山南北兩路，除了北天山穿雲頂狄家諸俠，多年在此不算，真要講究飲食的，祇大漠莊和我們塔平湖兩處，自你淳于師叔到此，我們益發享了口福，設備和樣數，雖還不如大漠莊多而講究，有的看點菜酒，却比他們更要味美，並能別出心裁，獨擅盛場，新近你二位淳于師叔與他們一交往，彼此又添不少花樣，今晚年飯早已吃過，這是你二位淳于師叔每年必備的辭年消夜，因注重在各種點心，所以下酒冷盤祇得幾樣，沒有李家陳列得多，這還是爲了款待王師伯遠來嘉客，

恐太簡率失禮，才添了幾樣熱菜點心，雖以春捲和稀飯爲主體，連甜帶鹹，樣數却有好幾種，那號稱女易牙的一位，外表彷彿醇厚，其實內秀聰明到了極點，心思靈巧非常，尤其飲食一層，不特樣樣味美，並且能把腐朽化爲神奇，無論水陸葷素肴點，一經他手製作，便令人百食不厭，算盤更打得好，總是恰到好處，一點不糟塌東西，因天快亮，還有開山盛典，所飲均是醇美而不致令人沈醉的酒，他有幾樣最拿手的點心，不是大漢莊所及，我適才特意留着肚皮，便爲的擾他這一頓，今晚點心，大約比往年樣數多些，但是按着各人喜食之物，分別製成，每樣祇一兩盤，他講究吃完再行添製，不喜剩下，或是回鍋，你初來也不知那一樣最好，少時隨我挑選好了，語聲才住，忽聽隔室淳于荻笑道，我和陸五哥相識，祇今晚才聽你說了良心話，隨說人已到了面前，後隨前去美鬢綠霞，雙手捧着一個紅木盤，內裏放着兩盤菜肴，一葷一素，素的名爲香筠脯聽衆人和王獅叟說起製法，是用笋脯切成紙一般的薄片，與麪衣相間疊成，先用雞鴨口蘑松菌合熬的清湯浸泡，再加文火烤製，切成寸許扁方塊，乘着未冷以前上桌，色作金黃，入口鮮芳，腴美非常，乃淳于荻，新近想出的美味，與素火腿差不多，但是製法不同，素中藏葷，重在收湯選材和那火候，始能色香味無不佳絕，衆人俱都誇，王獅叟更是贊不絕口，那葷的乃是乾蒸熊掌，切成分許厚的薄片，看去亮晶晶紅白相間，吃在口裏，又腴又道，越嚼越香，馬玄子笑對淳于荻道，你自來不服氣陸老五，吃了你還有褒貶，總說屈心的話，今日居然天良發現，也和我們一樣誇贊，氣總該消了吧，天已不早，這回總可請我們吃點新鮮美味了，淳于荻笑道，新鮮花樣沒有，新在大漢莊學了兩樣

、略爲加以變通，還不到日子吃哩，陸五哥以爲和往年一般，却猜錯了，整整相反，連甜帶鹹，共祇才得五樣，俱都早已備齊，親自看他上了籠架，由絳霞代我照看，我才來的，不然我怎能這快便來入席呢，說罷便命另一小鬟紫雲，往厨中去端熱菜，跟手把現成點心送來，紫雲領命去了，不多一會，和絳霞一同回轉，先把手提的香稻稀飯，放在火盆架上，一面送上兩樣葷菜，一是桂花糟鵝，一是乾炒冬笋，加山雞絲，另外四盤兩種鹹甜點心，鹹的是冬笋和猪肉口蘑爲餡的，夾湯薄皮小包子，甜的便是陸萍喜吃的百花蜜糕，這兩樣看似無奇，入口才知妙處，一是餡中帶汁，腴而不膩，鬆而不散，鮮美已極，可是除笋和肉外，又看不出有別的東西，甜的是香糯與粳米蜜糖和製而成千層百花糕，各種香花蜜菓之外，每層中間雜着不少猪油碎丁，妙在是比芝蔴粒大不多少，粒粒晶明，吃到口裏，祇覺甘芳腴美，雖糯不粘，雖肥不膩，絲毫覺不出那是生猪油丁，看點既美，衆人本都健啖，又值夜深腹饑之際，一會風捲殘雲，全都吃光，內中小山主周靖，最爲溫文雅秀，每樣略嘗即止，陸萍笑道，十三弟真秀氣，還是因爲你也主人想讓客吃呢，周靖聽他語意雙關，言中有物，明是借話取笑，不禁臉上一紅，恐淳于芳聽了不快，忙一偷覷淳于芳，正和隣坐許壽說話，似未留意，心才稍定，惟恐陸萍素喜笑謔，說之不已，忙接口道，我是想吃荻姊製的春捲，特意少吃似五哥這等吃法，莫要好的來了吃不下呢，陸萍笑道，你祇管放心，就怕你們主人備辦得少，我沒有吃不下的，淳于荻笑罵道，你真蠟癆，我准管你够，却不許剩下，你敢與我打賭麼，陸萍笑道，誰不知你新年裏，要請大漠莊衆姊妹吃春酒，東西備辦得多，我說的是現在

，並且你人不許走開，和發令添做，淳于芳忽然轉面含笑接口道，五哥算了吧，就今晚現成看點也吃不完，打賭你非輸不可，淳于荻便埋怨道，矮子專一要巧欺人，好容易他自投羅網，脹他一個好的，姊姊提醒他作什，淳于芳道，你和陸五哥見面就鬥口，不知有什麼意思，大家清談，說點正經話多好，馬玄子笑着，方要開口，雲霞二鬢又去而復轉，先將一個二尺多大火鍋，放在桌的中間，一面將桌上看點撤下，另放上八碟四樣小菜，和四小盞醬醋之類，再向各人面前放上一碗一碟，那火鍋高僅三四寸，外圍是個垂直矮腳圓筒，當中生火之處，也是直筒，微微高起寸許，那大火鍋火筒，粗才二寸，可是內膛甚大，並有十來條火路，將外圍攔成十二隔，上來先是蓋着，微微聽見水沸，和一種清香之氣，同時擺上四大碟春捲，和兩盤鴿雞鴨肝作餡的酥盒，兩碟玫瑰油拷年糕，柳春以前所吃春捲，均是薄皮炸焦，除焦脆外了無什味，這春捲却是厚皮，外焦裏嫩，聽衆談說，才知上好肥雞清湯和麵，加上雞蛋攤製而成，用瘦豬肉絲雞絲筍絲炒成，包時，每捲外加肥茱黃三根，果是香美異常，吃到中間，鍋中漸沸，一鬢又端上四大盤生餛飩和生的小水餃子，隨手將蓋揭去，淳于芳對衆微笑說道，這是荻妹新出的主意，點心雖非精緻之物，湯味却好，各人自煮自吃，喜皮薄的下餛飩，喜皮厚的下餃子，這湯乃雞鴨火腿口味香菌筍乾等合熬提去浮油的清湯，如不合意，那旁還有綠雲香稻粥，悉隨尊便，馬玄子道，這主意果然是想得好，第一是新鮮熱和，隨下隨吃，先不走失香味，什叫聽便，王老大哥，我們給他來個都吃好了，王獅叟一面檢餃子，一面稱贊不已，那餛飩餃子，共是兩種，一是雞肉菜，一是猪肉冬笋加蝦仁合斬而成，就

着上好清湯，現吃現下，各憑心喜。所用材料均非珍奇，却是鮮美絕倫。衆人邊吃邊贊，各吃了不少，有的還加上半碗香稻粥，柳春前昨兩日在大漠莊，吃了許多講究飲食，以爲人間美味已盡於此，想不到當晚這頓消夜點心，更是清腴香美，無與倫比，比起大漠莊的珍錯盈前，彷彿另具一種家常真味，飽食之餘，令人猶有後思，心想父親一生辛勞，別無嗜好，祇是愛吃一點家鄉風味，每次做來款待親友近鄰，人人誇好，近年有點蓄積，平日頗喜，做些合口菜吃，引爲樂事，似這兩家的美味，幾曾見過，自己蒙父母恩養成成人，不曾盡過孝道，以後何不乘着閑空，向淳于師叔討教，學做上幾樣好吃的肴點，回家孝敬父母，不是好麼，心正善思，見衆人已自離席，分坐在偏椅上，忙隨起立，淳于芳令在一立才坐下，笑問柳賢姪，吃好了麼，初一的飯，照例在中午開呢，你二師叔慣喜做些肴點，現在老山主命他掌管全山食物，所有大小廚房，都歸他調度總管，因衆弟兄都愛尋他要飲食，吃的東西，隨時都備得有，以後你如因事出山回來，或是用功耽延，過了飯時，無須去尋當地廚司，可到這裏來問他要好了，淳于荻接口笑道，我也沒什好吃的，祇不會叫你餓肚子，我如不在家，你問這兩個丫頭要，也是一樣，柳春聞言正合心意，便向二女恭身道謝，說的小姪遵命，陸萍笑道，醜姑娘，你這又添了一個好主顧，這個我敢保，不論你給他多不是味的東西，他也不敢說你半個不字，淳于荻道，矮子你過河拆橋，剛吃完就挖苦人，這就天亮，新年初一，我不理你，由你嚼去，周靖笑道。二妹你這就是聰明了，一任陸五哥嘴多會說，你祇作沒聽見，也就說不起勁了，陸萍笑道，十三弟你那等偏向，叫我說你什麼，周

靖道五哥，我們這一盟二十一人，都是骨肉情分，有什偏向呢，不過五哥素喜滑稽，照你平日戲侮敵人，言行動作，端的和馬老大哥一樣，飛仙劍俠豪快無儔，使人見了，笑的肚了都痛，休說小弟，全山上下那一個不生欽佩，祇是近來喜歡和荻妹說笑，他往情忠厚，拙於語言，說不過時，又愛起急，固然不會真生什麼嫌隙，時日久了，難免彼此都有言語失當之處，何苦來呢，依小弟之見，少時便是新年，即以此時為止，請五哥和荻妹，從此都把戲言去掉如何，這時周陸二人俱在酒後，陸萍是愛拿淳于荻取笑，口裏說慣，而對方又是過於天真憨騷，語言無忌，頗有自取之道，周靖是苦戀着淳于芳，彼此情分雖是極厚，無如對方是個女中英俠，心高好勝，性情更是磊落伉爽，祇管和周靖情厚，心中並無連埋之思，平時又喜鬧點小皮氣，近數月來，費了許多心力，得以至情感動芳心，再經幾個有力之人，從中撮合，好容易才似有點默許，正在患得患失喜憂交集之際，二人招對情景，誠中形外，自不免被衆人看出了些，俱認爲是天生佳偶，全起盼其早日成就這段良緣，其實陸萍和周靖交期最久，情分最深，比起別人，還要高興，心熱，祇是生性滑稽，專喜說笑，淳于荻又最愛撩撥他，於是兩下見必鬥口，成了習慣，先在席上，陸萍語意雙關，周靖已恐淳于芳多心生氣，幸而和鄰坐閑談，不會在意，岔了過去，這時見陸萍和淳于荻，又要鬥口，知道淳于芳高伉莊靜，不苟言笑，尤其不喜妹子與人說笑打鬧騷騷情景，爲了迎合心上人的意旨，加以愛屋及鳥，此時心情，無形中也實偏向淳于荻些，本想勸阻，話未出口，祇向淳于荻說了兩句，陸萍便說自己偏向，如在平日，原是極平常話，無如此時正是愛河中緊要關頭，心中有病，淳于芳性傲而薄

，向不受入的話，惟恐陸萍這類賤帶嘲笑的話，再說個不已，不特把心上人招惱，甚或還要阻害室家之願，一時情急衝口而出，本是想藉勸說爲由，把題目引開，那知弄巧成拙，陸萍原是傲性，聞言大是不快，覺着周靖不應如此說法，身是長兄，不便計較，微笑了笑正要開口，馬玄子看出陸萍心中不悅，不等發話先接口笑道，當着淳于大妹，依我說起來，陸老五和二妹正是魯衛之政兩下全差不多，如非醜姑娘先喜和人說笑，也不會常時被人嘲弄，這叫作咎由自取，不過我們多年朋友，羣居終日，古板板一本正經，有什意思，到底還是有兩個三花臉跳加官，有趣得多，十三弟到底年青，連人都認不准，真有深交至情的朋友，豈是一兩句錯話便生分了的，陸老五是你老大哥，不必說了，便是大妹二妹，雖然比你小兩三歲，且比你明白呢，如說應敵決策，不論文武，你都家學淵源，不在一般朋友以下，要論處世接物衡情度理，你便嫩了，這類說笑，根本是情分厚的朋友才有，誰也不會認真，更牽惹不到別人身上，你說那些都是多餘，馬玄子這一席話，大有深意，把陸周淳于四人，全都顧到，尤妙在是借話把淳于芳一激，使其不能爲了兩句戲言，生出別的技巧，周靖適才話說完後，見陸萍笑得既不自然，再一偷覷淳于芳，也正微微佻笑，情知二人心俱不快，方自後悔把話說錯，及聽馬玄子一說，淳于芳首轉笑容。陸萍雖未置可否，已不似先前快鬱情景，心中好生佩服，隨向陸萍道，五哥，小弟素來口不擇言，好在五哥比我年長，新年裏則當童言無忌吧，隨陸萍到被鬧了個不好意思，祇得答道，十三弟所說原也爲好，有什錯處，馬玄子笑道，十三弟你是越描越黑，天已將亮，不要再提此事了，淳于荻道，祇你是好人，我看你還不也

是個三花臉，淳子芳除先前微笑，始終不曾發言，陸萍也未再有什話說，大家一笑，就此岔過，淳子芳又命隨侍雙鬟，用雪水泡了兩壺好茶，並取果盒，和幾大盤木水出來，請衆飲用，互相談說，這笑宴宴，不多一會便自天亮，淳子芳隨命雙鬟將室中原點的一對大歲燭移去，將外層三面簾幔拉開，正面窗戶，也打開了幾扇，衆人憑窗外望，見朝陽猶未上升，湖上烟波浩蕩，一碧混茫，上面雲白天青。殘星三五，掩映東方，茫角熒熒欲墮未墮，環諸仙山，積雪如銀，上面浮湧着一層薄霧，宛如縞衣仙人，身上籠着一層輕細縠，分外顯得靜美，昨晚衆幻童已散了半，爆竹之聲四起，晨光杳靄中，微風不揚，凍雀無聲，祇管覺得乾冷，元日天色，却甚澄霽，窗側幾樹紅白梅花，正在凌寒吐艷，自傲清標。不時送來一陣陣的幽香，屋中溫暖異常，重簾低垂，門窗不啓，衆人在裏面飲食歡聚了一夜，人數又多，俱覺有些悶熱，這一開窗戶，立覺清新之氣挾着梅花香氣，沁人心脾，加以外面玉山瓊樹，雪色湖光，曠宇天開，清景如畫，意發令人心情神王，爽快非常，俱都登妙不置，馬玄子笑道，我記得當初這地方，祇是半山坡上有幾塊兀立的石笋和些雜亂樹木而已，自從老山主看出大妹不願意住後砦，山中又無適當的女賓館，吩咐自行擇地興建，被大妹選中這片地方，此時衆人都說前山面湖一帶儘多住處，何必選這等草樹叢雜的荒蕪之地，說知大妹胸中早有邱壑，經他關十開基，芟夷草萊，增設台館，添薛花木，親自監修，不過三四月的光景，便給本山添出一處勝境，記得去年我來觀看，除把溪流引長，添了一座朱闌小橋外，所有花木竹石，細一辨認，仍都當年故物，祇經他一佈置墊減，把些亂石雜草惡樹去掉了些，便大變一付形相。

。比起昔年荒率蕪雜情景，真有天淵之別。後有兩次又來此地，因是直赴山堂，便轉後山，不曾留意，照今晨所見，這片地方，華麗清幽，兼而有之，比起去年又妙得，真可謂是靈心慧思，點鐵成金的手段了，周靖笑道，馬大哥真說得對，大妹不特聰明到了極處，人也沈靜穩練非常，休看他騎着那匹千里雪愛馬，獨個兒奔馳大漠，飛行絕跡，一身清叱，殺人如同剪草，平日無事，却又文靜溫和極了，話未說完，衆人周靖索日儒雅從容，這時說陸淳子芳的好處，立即眉飛色舞，得意忘形之狀，與往日情景大不相同，俱由不得暗中好笑，周靖毫未覺出衆人笑他情痴，仍待往下述說，淳子芳嘆道，適才酒又吃多了吧，我起初找這地方，不過看見這幾樹好梅花和玉蘭花樹，荒棄在此，無人理睬，覺着委曲了他，正趕山主命我擇地與修，隨便蓋了兩間房子，本是一處好景致，因他稍偏，無人留意，我適逢其會，有什相干，馬大哥素喜對我過譽，你怎隨聲附和起來，也不怕人齒冷呢，周靖正要還言，不是過譽，淳子芳笑道，驀子我姊姊不喜你說他好歹，你不要多嘴，少時惹生了氣，底下話未說完，淳子芳惱道，荻妹總是風風顛顛，是什道理，周聞靖言忽然省悟，當着人不應顯得如此親切，再看衆人俱都面帶笑容，祇陸萍好似全未理會，自和柳春指點煙雲，述說本地風光，心方一動，忽顧湖邊，飛也似駛來一個少年，衆人定睛一看，正是在望亭上輪值的天外飛鴻魯瑜，看他跑得這急，料知有事，淳子芳因乃姊被已觸怒，正好借此下台，首喊了聲魯七哥，這等急跑作什，隨說連正門也未啓，逕由窗中身飛而出，過了小橋，趕迎上去，淳子芳道，諸位兄長你看舍妹是不是傻子，這裏離七驛來路還有老遠，說話怎能聽見，並且魯七哥明知諸兄在我這

裏，他的脚程又疎，不去也會尋來，魯七哥又嫌他風韻，不大愛和他說話，何必多此一舉，馬玄子笑道，這位二妹才不駸呢，王獅叟接口笑道，我在西北諸省跑了這幾十年，能人也見過不少，似這裏的諸位仁弟仁妹，連同這裏的景緻，實是平生初見，端的人固難得，境更少，即以淳于二妹而言，我初見他時，還在想同父母，姊妹，怎的大妹一人，靈秀獨鐘，二妹相差如此之遠，嗣聽玄子說他內秀，我還不深信，及至細一考查，他的言行動作，才知道果然靈巧多智，並還十分仁厚，他那外表行逕，一半是天真，一半竟是故意，實則心細如髮，機智非常，真和這裏美景一樣，不是尋常皮相所能看出的了，馬玄子笑道，真個境物足以移人情性，這獅子頭平日那麼滑稽玩世，滿嘴村野，不說正經話的怪物，怎一到大妹這裏，不特改了皮氣，連談吐都變文雅了，王獅叟哈哈一笑，未及回答，魯瑜回了淳于荻，已一前一後過橋走來，到了平台前面，見衆憑窗外望，正要招呼，周淳忙道，天剛亮，今日好似格外乾冷，七哥穿得如此單薄，快請進屋吃點熱東西再說吧，說時魯瑜已當先掀簾而入，周靖淳于芳二人，一個讓坐端過熱茶，一個便命紫雲去端蓮心八寶湯來，敬客暖寒，衆人又幾乎忍不住要笑，陸萍仍糊着一張臉，淳于芳看眼裏，便留了心，魯瑜初來不知究裏，將周靖茶盃接過，飲了兩口，笑道這茶真好，你們真會享受，偏生昨晚該我值班，沒擾成淳于妹的盛設，過日復要補與我呢，淳于芳道，那個自然，好在正月裏東西多，什時皆可奉請，周謙笑道，七哥跑得那急，必是出了急事，怎到了這裏，反到從容起來，祇說閑話，魯瑜笑道，事情是有，並不急在這一會，我是急於和王老大哥見面，又想在開山堂以前，和大家多談片刻，才一交班

立即趕來，所以跑急了些，方明知道我原說呢，敵人慘敗剛走，怎才一二日功夫，便生急事，那也太不自量了，魯瑜道，二哥你猜錯了，我天亮前，遇到本山石老前輩，獨個兒由山外回來，和我說起昨日出山原由經歷，這不久就要發現的事，還是這夥被逐出境的狗賊呢，衆人聞言俱覺奇怪，王獅叟首把雙目一翻笑道，好這一羣不要臉的狗賊，難道還敢捲土重來不成，魯瑜道，誰說不是，不過這事情，是擠出來的，他們也是迫於無奈，並且不是全體，共總祇爲首幾個狗賊，加上一些還未到場的黨羽，日期也還尙早呢，馬玄插口道，驅逐他們上路時，我曾在場，內中有昔年相識的人，他因做了鐵衛士，這次又丟大人，見我甚是慚愧，先裝不認得，我知此人心性尙好，投身異類，已出無奈，特想法，把他調開，勸其早日抽身勇退，據他對我說，敵黨中分好幾派，這次，幾於傾巢而出，他們平日，自高自大，又不爲人，能手俱已慘敗，一則，知道五老，和我們的利害，不敢再來賞試，最關緊要是他們平日，互相忌該傾害，彼此防範，慮患憂危，好容易，得此良機，被人點破，言歸於好，從此永無猜嫌，把丟大人，認着因禍得福，此去決照五老所說，互相勾串報功，斷無再將虎鬚之理，怎會變得這快，魯瑜道，四哥祇知其一，你忘了後山沈老前輩昨日趕去，要報當年之仇夙，這事情便由他老人家引起，沈老前輩父子走時，照他所說，原是尾隨番僧到了適當地方，再行叫明下手，這樣作法，本可無事，那知剛尾隨番僧，過了哈密，忽然遇到一個，多年未見的老友之子，邢文玉，仍江西有名人物，互談別後情況，沈老前輩是直腹人，因和他父親是深交，雖未說出這裏住處，却把向番僧尋仇之事，說了出來，那知邢文玉和乃父左崑崙那佐

，五年前便被敵人網罷了去，也是三寶密敕中重要人物，因事太隱秘，老邢父子、城府甚深，並無別人知曉，老邢原也自命義俠之士，上來的確不肯上套，連躲避推却好幾次，對方好此勢迫利誘，均不爲動，無奈子孫不爭氣，邢文玉是他原配所生，還能受他的家傳本領，又拜在控峒派門下，劍術雖非上乘，此起老的也差不多，另有兩字，乃他中年所納愛妾所生，威小嬌慣，聽了枕邊之言，令其改習儒業，書未讀成，平日耳濡目染，又學了些武藝皮毛，祇管文武皆非，却仗着父兄威名與乃母縱容護庇，在外倚勢凌人，再加上邢文玉所生獨子，小花神邢超，叔姪三人無惡不作，結局因爲逼奸殺人，被官府用計誘擒收禁，以邢氏父子之力，本不難將人救走，一則捨不得當地大片家業，二則那奉命收服他父子的說客，正以他不受聘回京無法交差，隱各匿跡，在當地守何時機，官府得他指點，犯人擒到立覓妥地隱藏起來，剛事發時，邢氏父子那聰明強幹人物，竟會找不出他兒孫的下落，老頭子祇管疼兒孫的心切，但他平日號稱方正，安善良民，他子孫奸淫殺人犯法是真，尸親苦主並還是相識的本城紳耆，照理遇上這類事，便官府無力擒拿，自己也應整頓家規，將犯人處死，以謝闔里，才是英俠之士所爲，如何反去却牢反獄，那官府平日有清廉慈惠之名，錢打不動，又不能加以不利，這事情自是教他作難到了萬分，本心難捨，那現已扶正主持家事的愛妾，更是終日哭泣，非要救人不可，小邢自然也疼兒子，父子二人正在那無計可施，官府忽然親來拜訪，在他初意，以爲官府又是穩中之計，自己治家不嚴，本身還要受累，再受愛妾哭鬧絮聒，連急帶氣，已然有點羞惱情急，準備反臉，看事行事，說好便罷，官府如再逼

迫，或是子孫三人全數都得砍頭，無一能活，便捨出一世英名，就勢將來人擒住，拷問出犯人下落，救將出來，全家逃往別處隱藏，不再見人了，沒想到來人非常客氣，見面便屏退從人，說我不知老俠是欽命延攬的英俠，而今郎賢孫年幼性暴，委實也有差池之處，爲了居官責成，事關人命，不得不爾，昨晚某御前侍衛來說原委，並取便宣行事的金牌御劄爲證，說老俠已蒙天眷，來時奉有密旨，在受聘以前，無論本身和府上親族人等，任犯何等重大國法，均當赦免，本官對令郎令孫，原極喜他英俊多才，無如迫於國家法令，愛莫能劬，既然交代得過，何樂於殺此三個少年英雄，不過此是朝廷密旨，情節重大，未敢公然縱容，爲此想下移花接木之計，假作恐有差池，一面親身造府將賢父子穩住，一面假作將犯人解往省裏正法，好在地方上人均信服我，賢父子又未曾命人託情打點，萬想不到其中有詐，並且這麼一來，苦主方面，還覺得我爲他伸冤主持公道，事發自官，府上自不能恕他追緊，不肯罷休，免結仇怨，留下後患，自然顧意已極，啊是老俠的名聲也須顧住，我明日，便把苦主尋來，告以我先前爲了老俠父子威名太大，恐激鉅變，使當地官民交受其害，國法又不能不伸，並且認定此三人是地方上的大害，立意除去，擒到犯人以後，立即援用前二年所奉處置要犯得以便宣行事密旨，辦一緊急公文，申詳上憲，並將人犯連夜隱秘解省，按照密旨上條款，先正國法，再行奏報，原意本爲人民除害，並非附會密旨條文，希圖厚賞，因恐犯人家中有什舉動，所以等到起解以後，親往這裏，先以禮貌將人穩住，並探口氣如何，以便早有打算，那知把人料錯，老俠不但不加袒護求情，反說犯人咎有應得，就是官府不辦，家法也必處死，早

知如此，何苦費上這大的事。苦主方面，當然無話可說，事情自可消弭，祇是衙中耳目衆多，惟恐洩露，起解的人實難物色，主意打好，正爲難間，幸得某侍衛自告奮勇，說他和老俠少俠是好朋友，此事別人誰也不定可靠，祇他勝任，對外可以推說上憲密派提人的委員，再者令郎賢孫，暫時不能出頭，也須有個地方安置，想來想去，祇有變了本名，帶往北京，給他三人各謀幹下一個文武功名，使在北方任職，既免你我彼此不便，並使其經此一番風浪，生出戒心，去了少年暴性，即日回頭，豈非三全其美，以我一個區區微官，本不應使其糾纏降貴，一則是他自己發動對朋友的热腸高義，二則查照本案真情，令郎賢孫雖然不合殺傷人命，但也由於先受對方欺負，義憤而發，死者實有自取之道，那女的因是毒口咒罵，糾纏撒撥，令孫一時激怒，連帶失手，外傳奸殺謠言，完全不符，到案問供時，三人均是漢子，好言一勸，全數供出。

第八回

一旅望中興此地有崇山峻嶺沃野森林夏屋良田琪花瑤草
幾人存正朔其中多孝子忠臣遺民志士英雄豪傑奇俠飛仙

尤難得是三人均極孝友，一面互相爭罪求死，一面說他家祖父兄長，家法至嚴，得知此事，必要氣死，再三哀求，異口同聲，本人身犯國法，萬死不辭，祇求罪歸一人，千萬不可使父兄祖父知道，孝義友于，端的可敬可愛，並非此時有心賣好，便某侍衛不來傳宣御劄，本官也必曲意保全，都救自辦不到，至少賢孫郎，總可保得無事，因為律法森嚴，不能全保，怎麼設法，也須毀掉一兩個少年英雄，心正難安，誰知吉人天相，老俠英名，簡在帝心，救星竟從天降，足見賢父子平日俠義好善，德行深厚，使萬難解免之事，居然轉禍為福，可喜可賀，本官此來，因為遮掩善主耳目，一半也是專誠道喜，好使府上寬心，現在令郎賢孫已然出境，在隣縣一個大廟裏暫住，祇等父母家人一別，即日上京，不能久留了，老邢聞言又是驚喜，又是慚愧，面致感謝之外，免不了說上幾句，自己治家不嚴，子孫該死，雖然老父母，與好友的恩德成全，自己也決難加以容恕，正在裝腔作態，那屏風後面，手持兵刃準備和官拚命的母老虎，舐犢情深，惟恐說大話將官激變，早忍不住奔將出來，先朝老邢哭罵了幾句，隨向那官跪拜謝恩，並說某侍衛的盛情，感謝萬分，請即轉告，他是我二子一孫大恩人，現又託他攜帶照應，我夫妻無以為報，此後他無論什事上天入地，我邢氏全家老幼，決無推辭等語，老邢鬧了個啞口無言，那官也笑別回衙，自向苦主去說鬼話，老邢夫妻父子三人自然趕去，與那三個寶貝送行，那作說客的侍衛心已拿穩，見了老邢更不再提加入密勅

名單之事，以示此舉全由友誼。老邢自是狡猾，不肯湊上前去，兩下互鬥心眼，總算那母老虎去時，吃老邢勸住，祇管向人謝恩感激，僅露了點口風，仍是包他身上，使邢氏父子入網，沒有明說，不久這三塊廢料，在北京又生出許多故事，俱是那說客相助，得保平安，連出大力提攜維護，却不令告知老邢父子，湊巧母老虎不放心愛子在京，令小邢前往暗中查看，小邢也爲所生狗子懸念，便在暗中趕去，到京一看，三人已各有官做，祇是連番惹事，末了一次，簡直不能再在京城逗留，新營謀了外任，已將起身，並還保了軍功，這一來，又受了人家許多恩惠，小邢首先感動，自向說客投到，連老邢的名字也一齊代上了名單，回家一說，老邢覺着，就是對方故意施惠，也實可感，由此失節，這兩父子，對於私人恩怨最是分明，性又愛財，連受對方恩惠懷柔，財禮優厚，偏是終年無事相煩，想不出個報恩之策，心常耿耿，事有湊巧，小邢爲應一好友之聘，有事進化，歸途開得敵人爪牙全數出動來此辦案的消息，已然動念，到了哈密，也沒打聽出所以然來，後探出敵黨已然功成歸去，心想事情已了，這般人既然全數出動，那救兄弟和愛子的恩人，想也必在其內，本心是想和前五引他父子入網的說客、鐵衛士中有名人，物，副領班鐵羽扇何聞、相見叙闊，不料會與一別十多年的沈老前輩父子，不期而遇，一聽說起尋找番僧報仇之事，他知沈老前輩父子不好對付，表面未動聲色，談了一陣辭別，一上路便乘沈老前輩暫時不肯下手之便，追上那夥賊黨，把話一說，番僧以前好些年的蹤跡銷聲，爲的便是那老前輩，何況又加上一位劍俠兒子，得信自是胆寒，情知敵是敵不過，蹤跡已露，躲是躲不了，因爲那老前輩父子，是由哈密追下去的

，雖與大漢莊隱居的川東五老，不是同派，但都是正派中劍俠，平日不免逼着聲氣，又在一地隱居，雙方的事，斷無不知之理，也許便在大漢莊與五老同隱，都說不定，番僧乃鐵衛士的正頭，和鐵羽扇何開，原是患難深交，無話不可以說，當下三人背地密議，依了番僧，直想要無賴，去向五老質問，既然彼此言明，平息這一局事，從此兩不相擾，理應各守信約，才是道理，爲何人未出境，便有人尾隨下來，欲加暗算，就說不是一起，以五老的身份名望，說出話來，便該做到，把兩頭的事一齊攆起，也不應縱任外人，在他出頭了事之後，在這條天山路上，隨意尋仇，使其話不應點，沈氏父子此舉，跡近五老有意行詐欺人，先是軟硬兼施，等一行甘拜下風依言行事，發出奏報以後，暗中再遣能人，出來尋仇爲難，冤有頭，債有主，沈氏父子如在彼此未和息前，出來報仇，自然各憑本領見個高下存亡，照着江湖上過節，五老既已出頭，把一場天大的事硬壓下去，自己這面又是俯首聽命，毫未違抗，這天山路上，休說一行遇什暗算，便有人出來說句錯話，也算丟人，爲此要問五老作何處置，小那自比番僧機智，覺着這等做法，太已卑鄙無恥，又料定沈老尋仇多年，祇要知道仇人跡跡，刻不容緩，照着晤見時所說，且容凶禿多活些日，不到地頭，先不下手等口氣，定在五老與番僧等，定約之後，方始知悉，此舉不特不是五老意思，連這遲不下手，都爲礙着五老曾有前約之故，便勸番僧，不可如此，也無須如此示弱氣餒，多年威名得之不易，固然對這等大名鼎鼎的前輩劍俠服輸，勢所必至，無人笑話，無如雙方仇怨已深，任怎低頭，對方也消不了恨，反正要拚一個死活，事未臨頭，焉知無救，何苦先就栽上一頭，自己與何開深交，

既然遇上，決不袖手，隨出主意，說反正仇人此時不會下手，與其躲他，轉不如放光棍些，尋上去與他相見，公然叫陣，直說前些年山中隱修，偶聞人言，雙方到處尋仇未見，因此二次出山，了這昔年公案，到京以後，正欲尋他下落，便奉皇命出差，不暇兼顧，想不到會在此相遇，本應當時分個高下，一則朝命未覆，內裏並關係着有極大人情，並保全三個逃人，必須回京交差以後，才能赴約，再者自己雖不是他父子對手，但朋友中能手頗多，料你沈氏父子未必便佔上風，是好的彼此約好地點時日，各自約出人來，一同了斷此事，那地點並還約在泰山附近，免你疑我設在中原，有什假借，否則我此時法寶飛劍已失，明知敵你不過，你要報仇，殺副任便，決不還手，沈老天性好勝，又礙着五老和嵩山逃人，定必點頭答應，等把時地約好，各自上路，一面趁着三寶密勅在手，將他交我，把上面一些會劍術法力的能手，全請出場，斷無不勝之理，好在飛行甚速，不等你們到京，便可交還了，我和家父，均與此老相識多年，到時雖不一定公然出場，必在暗中相助，你有這現成點將牌，再加十個沈氏父子，也不在心上，怕他何來，對方祇川東五老和北天山狄氏全家，如若同來，稍微可慮，但是五老歸隱多年，不輕出手，又曾和你們訂約，我知沈氏父子，和他們並無交往，更非同派，至多是新近在此相識，十有八九，不會管這閒事，他父子又知你們宮廷當差的人，一向自傲勢孤，外面祇多強仇大敵，無什朋友，約不出多少高明人物，就有，也祇是西藏的同門師兄弟，不看在眼裏，決沒想到密勅妙用，北天山狄氏一家，也與他父子無什深交，此老剛愎好勝，向不肯約人相助，定是父子兵到場無疑，密勅中那些有名人物，平日均以受恩無

報，感愧非常，又有幾位列名較早的，吃這些自命清高之輩，當時背後辱罵，氣憤在心，不特一傳必到，並還絕不容他父子活命，以免後患，狄梁公一家不來是便宜，便是能來，也必難討公道呢，番僧聞言自是喜出望外，當將三寶密勅交與小邢，逕去依言行事，當邢老前輩父子下山時節，雁山六位老俠和老山主原曾商計，知道此老性剛，沈小俠又是孝順無違，攔勵無效，但是番僧與宮門三囚，連同手下黨羽，也頗有能者，到底人多勢衆况又加上三寶密勅在手，隨處可約能手相助爲了五老曾經平息我們的事，至少非到甘肅不便下手，本不必此時起身尾隨，偏是堅執，連年都不肯過，此去途中必被覺查，這夥狗賊詭計多端，不是合力暗算，便是覺着不能取勝，暗用密勅調人，能手一到立即下手，就許被人暗算，還吃他笑話，五老言不應典，至少也是天山路上不能作主，雖然沈老前輩父子，飛劍神奇，單憑真本領，不容易敗，勝算要佔多半，到底他老人家將近百年的威名，終以小心爲是，石老前輩立即跟踪追去，這位老人家自是足智多謀，飛行神速，又長隱形之法，先不追沈老前輩，上來便隨定了這夥狗黨，不料行至中途，遇見上年來過那位善吹鐵洞簫的，草衣道長，原是往大漠莊去會五老的，和石老前輩多年至好，談起此事，便約了同去，事完回來我們這裏小聚數日，等五老來赴春宴，再與雁山六老同往大漠莊去盤桓，剛追上狗黨走了一程，便見小邢匆匆趕來，與番僧何開背人秘議，依了石老前輩，本想和小邢過不去，中途截住痛罵一頓，將寶勅奪過，使他失計，無顏見人，草衣道長却說寶勅名單這些人，少一半固是迫於無奈，情有可原，一半也是本來無恥，更有好些喪心病狂之人在內，休看對頭極少用着他們，一經用上，

全恨不得把吃奶的力氣都使出，以報他狗主人恩遇，並顯他的本領。將來對頭大舉殘害忠良義士，必有這夥狗黨在內，留着他們，固是遺民志士的後患，不除去幾個，他們夜郎自大已慣，也不知道利害，羞恥，可是爭時要除他們甚難，一則沒有題目，二則人多不在一處，除一兩人無濟於事，反而打草驚蛇，容易生出別的技節，難得最好機會，把許多惡狗聚在一起，他們以爲沈氏父子尚在夢中，到時自來入網，却不料機密已洩，我們也約齊能手，乘機給他來個斬盡殺絕，這不比此時破他詭計強麼，二老議定之後，草衣道長忽又變計，想趕在僧前面，與沈老父子見上一面，仍去先訪五老，新年同來赴宴，石老前輩知沈老前輩定應不僧之約，便先趕了回來，才進山口，正與我相遇，因開山盛典已然移後兩個多時辰，後山諸老，每晚此時均在入定，便吃我迎進亭以內，談起此事經過，據說，小邢口雖說着大話，對於天山老少諸俠不無顧忌，他父和天山東半山環住的那位老怪物，原是最至交，特意把地方設在附近冷魂峪中，大約除想激動老怪物對付狄氏諸俠外，並還含有兩層用意，一是穿雲頂東的史家父子，與狄氏諸俠一向貌合神離，暗中較勁，想就勢拉來相助，一是冷魂峪爲北天山最冷之所，終古奇寒酷冷，比穿雲頂還冷得多，有名的寒冰地獄，老邢多少年前，爲和朋友往北海取儼珠碧珊瑚等珍物，煉就一種禦寒、丹藥，常人服上一粒，多冷地方，也能赤身行動，不服藥的人，那怕多好功力，走入峪中，遇到子午寒潮也禁不住，要是內功再差一點的人，休說子午寒潮無心撞上，祇一入內十丈，便有性命之憂，固然沈老父子，不致便爲酷寒所傷，畢竟要加一層留意，並且約會是在半年以後，雖料對方不會尋人相助。終恐認識的人太

多，由寶勒上所約人的口中，展轉洩出機密，如用此地做約會，一則佔了一層地利，二期老怪物的家，正是冷塊峪的陽面，兩地目通，實有不少便宜可佔，接說這斷主意，委實想得周到陰毒，現雖被石老前輩識破，可是我們和老怪物鬥人打賭的事，不能等滿所約限期，半年之內，便非去下手不可了，當初老怪物，祇當我們，和他兩個孽徒說，不論何人，一年以內前往，祇能熬得那四十九日的酷冷，和突然撞上的子午寒潮，再能自入冰窟寒潭，便任憑取走，決無阻攔，並未限定，祇許我們幾人前往，小邪那麼奸詐，一到老怪物那裏，得知這好彩頭，他有現成辟寒靈藥，焉有放過之理，所以來此，和諸位兄弟賢妹說一聲，過了新年便快作準備吧，淳于芳道，當初二哥五哥十三哥，和老怪物的孽徒打賭，我便不以為然，已然定約，便應即早設法前去，既免夜長夢多，又免對方輕視，那煉作辟寒之用的少陽真氣，恰又有人傳授，寶物不說，那五行砂和玉瓶青靈乳，異日關係何等重大，偏也當着兒戲，以為時限還早，反正別人去不了，也不知來歷底細，日常祇管說笑遊宴，放着正事不去加功，就此拖延下來，當初一得真傳，便自努力勤習，何消半年，過了新春便可起身，有多好呢，陸萍微笑未答周靖道，不是我們不肯用功，實在這兩個月內，事情真多，那少陽神功，煉時又非容易，不能得到第一種速成煉法便祇能循序漸進，預計最快一百二十八日，照現在算，也不過晚了一個多月，至多春三月便可前往，離這斷所約還快一半，如何能算晚呢，淳于芳道，你真算有心計，也不想那半年乃番僧和人交手之期，這斷既與主人相識，多年未見，又想利用人家，豈有不早去之理，如被人捷足先登，看你們三位仁兄仁弟，何以自解，陸萍笑道

，太妹不必着急，我日內便去如何，淳于芳方要答話，忽想起陸萍昨晚神情有異，忙笑答道，五哥是有心人，比二哥十三哥不同，想已煉好真氣。去固可去，但當初原約之人，今祇五哥一人前往，豈不叫那兩個擊徒譏笑，當然還是等二哥十三哥煉成回去，才沒礙，柳春在側，聞言暗忖大漠莊所得壁間圖解內有一節，正是少陽神功，煉成之後，寒暑不侵，並還有許多益處，聽李六伯和李家兩弟兄以及四明所說，過了新年，趕緊煉好圖解，到時還有天山之行，也許指的就是這事，如若雙方都爲的是這件事，要單是對人，好在雙方交情甚深，決不致生什技節，偏生諸位師伯叔說的是往天山一個奇寒之地，採取雪窖中的寶物靈藥，既是東四，當然祇得一份，五老暗傳圖解，原欲令已效勞，李六伯和陸五師伯別時，曾請轉告老山主，爲自己在後山另闢靜室，獨自用功，聽他前後口氣，分明意在慎秘，不令人知，要是兩不相謀，各行其是，一面是前輩仙俠，並曾受過人家期重傳授，早有成約，於理不應背信食言，於勢也所不敢，一面是授業恩師和諸師伯叔，斷無幫助外人爭奪之理，自己到時夾在當中，豈不爲難，師父和五師伯如若盤問，也可據實稟說，如由自己提頭報知，受人之託，無故宣揚，未免不合，師父和五師伯，偏是隻字不問，如留待將來再說，那時，事已發動，師父豈不見怪，到底是早說好晚說好呢，正在尋思打不起好主意，馬玄子忽然笑道，你這小娃祇想心事作什，柳春還未及答，淳于芳接口笑道，柳賢姪，你雖比我們晚一輩，但這裏全山老幼上下，情如家人骨肉，除在山堂辦什正事，或是奉令出外，那是言出法隨，規矩尊卑之分，均甚嚴肅，平日相處，無什拘束，你有什事，祇管說出，不必存在心中爲難的，柳春一

想，身在師門，無論如何，不應遇事隱秘，雙方情如一家，斷無爲此寶物，互相生心爭奪不通商量之理，李二伯又祇示意，並未明說不許告知師長，但盼是另一件事，免得到時爲難，如是一事，就將來對方見怪，也有話說，仍以明言爲是，念頭一轉，立即起身，方答弟子日前奉五師伯之命，往大漠莊謁見五老太公，蒙其優遇。留住二日，中間經過，本欲向恩師各位師伯叔稟明，因值除夕清宴，諸位師長言笑方歡，未敢妄自插口，故此躊躇，並非有什心事，話未說完，陸萍接口道，你大漠莊的經過我已得知，少時自會代你詳告諸師伯叔，還有這裏，祇管全山老幼情如父子兄弟，但因人多，本領不一，各自稟賦福祿門經傳授，均不一樣，尤其你們這一輩，不特各用各功，不許私相授受，此間往來高人甚多，後輩門人時有遇合，使自己偶然得到高明傳授，也儘可以秘而不宣，祇管自加勤習，當師長的固不會不知道就是不知，祇不在二十九條山規之內，決不見怪，天已不早，有二位老前輩到來，便是開山盛典，無暇長談的你不消說了，周謙淳于芳也同聲笑說聽五師伯之言，你已蒙五老垂青，此行不虛，必有所得，那是你個人緣法，過了新年各自用功勤習好了，柳春聞言心雖一定，仍覺所懷尚不止此，方要再說天山之約，陸萍忽把面色微微一沈說道，你不是相說四明日後要來找你嗎，五老仙機妙算，逆知未來，他說的話，我們無不信從，爲時尚早，你祇顧用功要緊，不要到時不能勝任就好了，我們俱不喜說空話，凡事先說作什，柳春祇得連聲應是，退立一旁，淳于荻見陸萍說時，暗向柳春使一眼色，隨笑道，陸矮子，人家老實忠厚，好心向你報知此行經過，打人頭子作什，我知你又要鬧什花樣呢，陸萍裝沒聽見。頭偏一旁，向着馬玄子，意思

拿話岔開，淳于荻看出他適才餘氣未消，剛走近前，手指陸萍喊了兩聲矮子，待要引他說笑，忽聽破空之聲由遠而近自前山飛來，勢絕迅速，衆人聞聲齊向窻前仰望，祇見白雲晴日之下，有一青一白兩點寒光，飛得極高，流星過渡般往後山一面飛去，神速已極，剛一望見，便自上空駛過，陸萍笑道，這兩位前輩高人到來，一會便開山堂，柳春初來好些都不知道，我先領他到堂前見識見識，指點一下地方和禮節吧，說罷便令柳春一同走出，始終未和淳于荻答話，柳春隨出，開得淳于荻驚道，這矮子不識好人，真惹人生氣，新年新歲偏要裝腔，我看你賭氣賭到幾時，陸萍聞言祇微微一笑，頭也未回，便同往山堂走去，那爆竹之聲，本從昨晚入山便聽響起，柳春因隨衆人飯環，未做理會，及至走到路上一聽，遠近齊喧，密爲貫珠，四山皆起迴應，到處懸燈結綵，環湖人家頗多，這些居人，不是周家的門人親施，便是後山那些遺老義士家屬賓從，無一外人，家家一設垣墻，香案供品全都設在門外，有的紅獵尙燃，盆中獸炭猶有餘溫，每一打稻場上，都有一些穿着整齊新衣的兒童，在朝陽光之下，作那種種種遊戲，如放炮仗踢健子之類，兒童多的幾處，還有拿着各種小兵器在比武的，屋門都是一家未閉，有的裏面還響着鑼鼓，吹着笙簫管笛，湖邊銀也似白的積雪地上，來往的人，不論男女老少，一律新裝吉服，一個個神和貌舒，行止從容，喜氣洋溢，自然流露，點綴得新年風光，十分濃厚鮮妍，又當快雪新晴雪白天青，地絕塵氣，微風不颯，一眼看過去，連遠近的山林湖沼，全是一派新濯濯的氣象，似這等熙七諱七，物阜民康，而風景又復清麗的桃源樂土，林說絕漠窮荒，便是太平盛世，物產豐饒的省份，也未必能够找到，柳春生自

商農之家，識得此中甘苦，好生驚羨，暗忖想不到塔平湖竟是世外桃源，地方又是這大，看情景，未開闢的土地還多，日後我定設法向恩師師祖求說，把我父母全家也搬了來，既可日常侍奉略盡子職，並可免受官差惡氣，使二老晚年，過些安樂歲月，豈非絕妙，邊相邊走，不覺走上半山，再朝前一看，山上樓台亭榭，林木甚多，外觀均頗古樸，不似大漠莊那等華麗，但是嶺道逶迤，山徑迴環，雪後林木蕭森，彌望瓊玉，加以本地地峻，湖水不冰，山上下原有二三百株梅花，均非叢林，踈落落三五為羣，散植全山，有的千枝萬蕊，繁花如霞，有的老幹鐵蟠，蛇枝玉秀，花大如杯，別饒冷艷，有的古態拗樸，幽柯密茂，雪積冰凝，若鍊瓊瑤，上面却綴以疎花稀蕊，清韻獨標，自然高雅，端的清奇古麗，各具勝場，使人逐步留連，目不暇給，可是鞭炮鑼鼓之聲，先還聽到，山上山後，頗有應和，這時半山以上，一點聲音俱無，朝陽籠照全山之下，現出當中一條，寬約兩丈七八的石階梯，約有八九十級，上完石級，先是一片大約十畝的平地，當中石路寬約五丈，兩旁松柏，森森對列，大均兩抱以上，已被冰雪，佈滿樹上，各懸大紅紗燈，下面每隔兩三株樹，有一昨晚所見鐵製火架，架後不遠，各有一堆整齊如一的松柴，過去便是山堂，大雪之後，全山皆被雪封，獨由山脚石級起直達山堂，連那堂前大片平地，均經打掃乾淨，點雪皆無，沿途遇見二三十個着白皮短衣褲的漢子，各持鈎竿火鉗，鐵筐竹鉗之類，三兩人一起，由上面直走下來，見了陸柳二人，分別躬手為禮，陸萍喚住一人問道，你們怎這時才把事做完，那人垂手答道，這是老山主的體恤，知道除夕誰家都有點私事，我們這一撥，輪值延旭日月兩山堂的，尤其事多，時

候也佔得最久，恰巧這次開山大禮，改後了兩三個時辰，昨晚傳令，吩咐我們祇在辰初以前，將應辦的事辦完就行，可和同伴通融替換，無須和上回一樣，全守通宵，事情完了，還不能走，因此我們准知天亮再來，決誤不了，祇留下幾人掌管燈火，餘者全都回家過年，天亮方始重來，如今事情剛完，日月堂應班的諸位，也都到齊，各執各事，靜候老山主祭開山了，陸萍含笑點頭，別了那人又往上走，過完石路，直到堂前立定，柳春見全山到處林木蕭森，獨堂前這片平地，除却當中石路，兩行松柏以外，兩邊樹後，全是一平如砥的空地，那堂乃是九開間的一座大廣廳，氣勢十分莊嚴雄偉，當中正門尤為高大，正面有一塊極大的匾，上寫周氏庚代奉祀宗祠八個大篆字，兩旁廊柱上，懸有一付木刻長聯，上聯是，春祀秋嘗，霜露有懷常忱惕，下聯是，近宗遠祖，英靈如在實憑依，柳春從小讀過幾年書，聰明靈悟，後隨周謙習武，又是文武兼授，學業更進，肚子頗有點墨水，看完聯匾以後，暗忖此是師祖家祠，如何作為開山大典之用，這匾按說祇周氏宗祠四字已足，何消用八個字，如因門太寬大，四字匾短，勢子較孤，欲求壯觀，至多也祇用六個字，並且應用歷代，不應用屢字，奉祀二字，用在匾上，更似不合，聞說老師祖文武全才，而師父和周大師伯弟兄二人的學問，也非平常，何況此間隱居通人甚多，如何這等重要所在，會有這等欠通匾額，聯語雖還不差，但是下聯如把近宗遠祖，改為左昭右穆，豈不更典雅現成些，有自己一個年幼無知淺學寡識的人，尚能看出他的不穩妥處，難道這兩輩文武兼備的師長，和這多位英俠高人，會見不到，心方奇怪，忽見兩旁門內，各走出兩個着皮短衣褲的英武少年，走到那犬可雙抱的明

柱前面，先各打一手法，緊跟着兩手扶柱，雙足點地往上一竄，壁虎一般，順那兩邊廊柱，嗶嗶嗶連聲微響往上爬去，晃眼到頂，一脚夾柱，另一腳在柱上一點，前脚便自鬆開，同時雙手向前一搭，立似靈猿戲枝，飛向大匾兩側，橫柱之上，用脚勾柱，一同伸手，各托住匾的一頭，往上微微一起，往外一翻，那塊厚約半尺，長達四丈的金絲楠木巨匾，立即翻轉，由裏變外，將原有八字隱向後面，現出日月堂三個徑丈大的金地紅字，二人隨即飄然縱落，各將門側立着的鵝毛擡，插向背後，再由正堂門內走出來的另一少年手裏，各取一塊新絨布，搭向肩頭，仍用前法緣柱而上，身微往前一探，一手搭向匾架上面，左手攀架，將身懸住，右手拔出毛擡，往上拂去，等把近處浮塵擡淨，再以雙手倒換；一東一西懸身前移，到了中間，擡完會合，將毛擡擲下，再取肩頭新絨布，照上擦去，這却繁雜得多，因而積太大，橫裏不說，高便及丈，人手如何能够普及，那兩人好似做慣，毫不現出畏難之狀，也沒見怎用力，各自單手扶架，輕輕往上一按，便順那上突下凹，又光又滑，高達丈許的大匾，全身倒轉，頭下脚上，貼壁飛身上去，脚尖一找上面邊緣，人便倒掛其上，前半身緊跟着凌空一紐，往上灣起，再抬手一攀邊沿，祇一翻，便到了匾的後面，重又取布各按左右，挨次擦過，擦完上半，二次脚勾邊沿，懸身而下，再擦中下面不到之處，直到全部擦完，條地脚尖一鬆，雙雙倒栽葱落將下來，那匾掛在山堂正門外面，頭層飛簷之下，離地有好幾丈高，上半突出甚多，二人在上面，緣着匾面上下盤旋，恰似兩條大壁虎，身法既極輕靈，動作尤為迅速，一會便自完功，末了這一降頭朝下墜，身子挺直未動，等離地七八尺，方始身子微躬，

前半往起一抬，後半往下一折，輕輕立在地上，直聽不出絲毫聲息，乍看落時險極，絕似失足下墮之狀，柳春祇管不是外行，也吃了一驚，幾乎出聲用手去接，總算心靈，瞥見陸萍神色自如，話到口邊又忙縮住，沒有嘜呀出來，那兩人也若無其事，恭恭敬敬朝陸萍把手一揚，退進正門裏去，柳春心想山中諸人，均有職司，照此本領，縱非尊長，也是同輩弟兄，以爲事完必要禮見，及見二人恭敬行禮，陸萍祇把頭略點，一言未發，好生奇怪，忍不住問道，請問師伯，適才這兩位是弟子的師兄麼，陸萍搖頭笑道，山中有不少侍者，俱是隨同各家親友，來此回隱的子姪之輩，論起來也還知道上進，無如資質不修，平日祇隨各人父兄，學習文武功夫，和參與本山晨操，雖是老山主手下的自家人，還不能與於我們弟子之列，你看他們輕功好，本來這些人的武功，各有一門專長，但都限於天賦，不是上乘絕詣，你雖拜了你師父，因先看你性行心地，本門真傳尚未得去，見他們身法輕快便覺奇了，其實不算什希罕，我見你很留心，看這一區一對，可看出上面用意麼，那金匾本就富麗莊嚴又滑又亮，上面並未附什塵土，再經人一拂拭細擦，越發金光湛湛，朱色鮮明，柳春聰明，聞言再一尋思，不禁有些省悟，心還拿他不定，姑試答道，弟子先以爲借用祠堂來作山堂，尙還無妨，祠匾似乎字多，沒想到匾是正反兩面，新年元旦，在開山大典以前忽然翻轉，日月合璧，乃是前朝國號，以情理推測，先見祠匾好似一個掩飾，祇不知爲何多了兩個，不相干的字，又把歷字改作屢字，還有下聯首句，如用左昭右穆，似乎較爲工穩，捨了現或對仗不用，却用近宗遠祖，不知內中有無別的用意，陸萍笑道，你可知道這日月堂內，供的是什麼神位麼，

現老山主不曾升座，此是本山惟一禁地，今日除有八名侍者，奉命輪值打酒外，連我和你師父他們，也不能隨意妄自走入，當中神龕太深，看不真切，你也不要進門，祇往左側第九面窗櫺，往裏看上一眼，就知道了，柳春聞言頓觸靈機，忙答道，照此說來，這堂不是周氏宗祠，那聯文屢代奉祀，是另一個講法，與下聯首句近宗遠祖四字，也有深意關連的了，陸萍笑道，你果然是聰明，全說對了，這山堂內所供奉的，便是本朝列祖列宗神位，聯文寓意，你已明白，不消說了，這個原用不着，因老山主爲人謹細，前些年對頭手下幾個有名的爪牙，不知怎會看出我們形跡可疑，前來明查暗訪，當時老山主說我們羽毛未豐，敵勢正盛，未可與敵，力主慎重，人來強自忍耐，寧受委曲，不肯露相，你十三叔與十四叔，却是氣極，終於趕往北京，將來人一齊做掉，一個未留，故意把行踪留往江南，再繞回來，恰值日月堂重建落成，換了大扁，氣象越發莊嚴肅穆，老山主始終認定，小不忍則亂大謀，自從來敵上門煩擾以後雖經衆老前輩力說，變了原來過於退讓的章法，改作軟硬兼施，相機而行，並設下奇門八遁，一得信息，如不宜於硬對，祇將陣勢一變，立將來人引往湖西那片莊園之內，由專人出面應付，不會容他走來此地，到底常有山外友人來往，雖然來的多是昔年老友，或是這些人的子姪門人，畢竟人心難測，敵人收買籠牢，無微不至，而我們爲謀異日大舉，其勢又不能不多延攬英才，於是把這扁額做成正反前面，爲了過於長大，無故也不去將他翻轉，至於本朝列宗先帝神座，均另設有機括升降隱現，人到山下，再行隱跡都來得及，何況此堂，非有極重大事，或是開山祭祀等盛典，終年戶門封閉不開，我們人多，防範也嚴，爲

表誠敬，除却每年除夕子時祭告列宗，照例翻轉，等到焚燎禮成以後，跟着復原，今年添上開山盛典，按說昨晚不必反轉，因本年輪值日月堂的是你淳于三師伯，他爲人最是方嚴古板，行起事來不差尺寸，他說宗廟祭祀大典，須按故事施行，明知不相干，還可省事，故事舊例仍可破，先兩侍者俱是他入山以後招來的故人之子，凡事均稟他的意旨而行，這偏分明昨晚擦得明光錚亮，雪後無風，黴塵不沾，他仍一本正經，當真用力，重來一回，絕不虛應故事，地上並無落下的灰塵，也照樣掃他幾下，才走進去你不是眼見的麼，柳春聞言，想趕兩個年輕侍者，已是這大本領，餘人可知，以後和這般人對比，還須奉五老暗示，去往天山辦一要事，並還要應四明之約，事之煩難可想而知，以後真須努力勤習，才不負諸位師長和老輩的期許呢，想到這裏，又欲向陸萍吐露大漠莊經過，方試開口一引，陸萍便接口道，你此行必有奇通，早在我的窻中，現在天已不早，我再領你在外面略爲見識，也到時候，你不必多說了，你的心意我全明白，過了初五，等大漠莊來人回去，我再往後山去尋你吧，說罷隨領柳春由各窻外往裏觀看，果是前朝歷代帝后的神主牌位在內，香案神龕俱是靠壁而設，案前掛着極長一付大帳幔，將所有神主遮住，祇烈皇案前另設一付幔帳，懸而未落，看得最真，柳春方自尋思，聽陸師伯的口氣，大漠莊偷看圖解之事，並不像知道，爲何幾次開口，均吃攔阻，忽聽身後，有一重濁耳熟的女子口音喚道，陸矮哥，果是帶了柳賢姪，來此瞻仰聖容，不是要鬧什故事，這還對得起朋友，柳春回顧，正是淳于荻，山堂大石廊甚高，不知何時纔上，竟未聽出一點聲音，忙恭身叫了聲十五叔，淳于荻祇把頭略點，目光仍注定陸萍臉上，似

要待他回答，柳春這才看出他相貌雖然醜怪，二目神光炯炯，內裏蘊有智計，陸萍仍做不經意的神情答道，你怎專喜偷聽壁眼，誰無緣無故鬧什故事，淳于荻意似不甚相信，想了想答道，我也知道，憑我這點身手心計，想暗查你的言行動作，是辦不到，就站得遠，也瞞你不了，不過，五哥你人極好，祇是性情高傲一些，往往爲了一件不相干事，你要挑眼，却不想想我們這一般弟兄姊妹，乃是患難同盟，尤其五哥先進，和老山主周伯父，有極深淵源情誼，和十三哥交厚在先，與衆不同，你又是老大哥，他有錯處，儘可當面教訓，沒有不能包容的，並且他和我姊姊的情誼，以及全山老少三輩人的心意，你不是不知道，他因近日兩次請人說媒，未得十分要領，知我姊姊皮氣，不大隨和，惟恐五哥一句戲語，致使婚事又生波折，身在情網中人，一時情急口不擇言，說話稍爲欠點思索，也是有之，可是我看他說完便自後悔，但當多人，還有外客，又沒法分說，他一個小兄弟，難道五哥還怪他不成，我也不問五哥是否如我妄測，我知你智勇絕倫，本領比衆人高，件事都是想到便做，總之無事用好事都能手成功，但我們這一盟的人，應該一條心，不應獨行其是，話未說完，陸萍接口道，你這人真是屬曹操的心多，你還亂想些什麼，你看日頭已到預定時候，還不回屋梳洗，隨了他們回來，省得老山主又說你不愛聽的話，淳于荻道，升堂鼓還沒起打呢，忙他作什，五哥，我想你也不應生分，你現在神色言語已反常度，使人可疑，我也無法再往下深說，各自憑心好了陸萍笑道，憑心最好，你是嫌我沒和你笑罵麼，那是因爲今早醜旦圖個順遂，你又愛發

急，省得說出不好話來。過了新年，你看我說不說。淳于狄道，好了。預定開山時辰已到，從來還未像今日這麼過，必是和早來的這兩位前輩，有什麼事商量，至今鼓還未起，有王獅更遠客在座，我本借故出來，要回去了，陸萍道，你本是多此一舉，淳于狄望着陸萍微笑了笑，如飛而去，柳春冷眼旁觀，早就覺出陸萍心中有事，但不好問，祇得罷了，隨着在右廊上轉了半圈，剛往下走，忽聽擂鼓之聲起自堂後，陸萍道，鼓聲一起，老山主和諸老前輩，便要升座，今日元旦，也許還要觀操呢，我們在那旁等着去吧，說罷，同往左近大樹下石條上坐定觀看，頭通鼓打罷，並無動靜，隔了一會，三通鼓起，陸萍一聽，方說果然是要觀操，跟着便見山山前起直到環湖一帶，遠近人家村落中，均有人走出，三三五五，以至千百爲羣，都是一色反白羊皮緊身襖褲，白帽朱纓，下紮白綾綁腿，另外每人身上，按着五方五色，各在肩背上斜掛着一條三寸寬的緞帶，不是手持器械藤牌，便是身佩刀箭弓矢，紛紛齊往山前跑來，各自爭先前駛，並不相謀，遠遠望去，蟻聚雲屯，四方八面，潮水一般湧來，服裝器械，既是整齊鮮明，人又個個精壯利落，脚底飛快，再又是玉積銀鋪的大雪地裏，人和雪成了一色，却拿那白羊皮護耳風兜上面所戴二寸紅纓，和斜掛胸前的五色緞帶一陪襯，顯得勢雄氣壯，好看已極，不消片刻，先後趕到山下，人數約在四五千左右，內中還有二三百個十歲以上的小孩，先有五個各着一色緞帶的壯漢，和一個半大小孩，每人將手裏竹竿推，取出一面不同色的軟緞軍旗，往竹竿上一掛，將手一舉，後來那些人各接所佩的標帶趕將過去，當時排成五人一排的行列，小孩也自爲一隊，標帶却是粉紅色，另外每人鬚旁，斜着一朶得勝

網花，除肩土雙刀外，背後各有一面藤牌，一個個粉粧玉琢，英武非常，隊排好後，恰值三通鼓起大小六隊健兒立往山上行進，祇見刀子如雪，銀光耀日，閃閃生輝，步伐更是整齊輕快，晃眼便順山前石級，走上堂前石級，分向兩旁空地，一邊三隊立定，那多的人，除脚步聲音起落如一外，立定以後，便和泥塑一般，聽不見半點聲息，祇見六色軍旗，在朝日晨風中飄揚，更無一人，稍爲動彈手足，一面周靖淳于姊妹和一般同盟弟兄，也陪了王獅叟馬玄子走到，人數比前加多，祇淳于震一人不在內，俱在兩邊樹下石條凳上，坐立談笑相候，鼓聲也自停歇，衆人到約半盞茶時，忽見當中堂門大開，淳于震由內走出，先向王馬二俠說道，奉老山主之命，請二入座，王馬二俠，因和諸俠新叙口盟，連聲辭謝道，淳于震，二兒雖然頗尊與我們訂忘年之交，終是外來嘉客，不相統轄，見老山主和諸老前輩，已然升坐，祇等二兒入坐，我們情同骨肉，各論各禮，不必太謙吧，王馬二俠知難推謝，祇得隨同走進，陸萍悄悄對面樹下立着的五六十個少年說道，那些方是你同輩弟兄，你不相識的居多，你不是營隊中人，無須排列，暫時不必過去，我們進見之後，你聽淳于師伯傳呼再行進見好了，話剛說完，淳于震二次走出，高呼本山諸弟兄入見，陸萍等隨即應諾，各接排行長次，魚貫進堂內，待了好一會，才見淳于震三次走出，高呼本門諸弟子入見，柳春早看出對面這夥人中，祇認得四個，一是雙柳溝遇見的陸萍的門人丁良，那三個俱是延英集賓館的同門師兄弟，彼此已然點頭招呼，餘者全不相識，周陸淳于諸俠走後，丁良面走過來，悄告柳春呼名再進，淳于震這一傳喚，人便走了大半，丁良也在其內，又是好大一會，方見淳于震出來，朝落

後這些同門師弟兄，一一指名相喚，第三名便是柳春，忙即端己正容，將氣沈穩，恭恭敬敬走上，這頭一撥奉命入見的共祇三人，頭一人生得面如鍋底，一對細長眼睛，似閉不閉，精光內蘊，顯得十分有神，第二人，生得猿臂鷹肩，長眉朗目，貌相英秀，二人身量差不多，年紀約在二十左右，一名梁堅，一名梁俊，好似同胞弟兄，彼此不便言談，略為點頭示意，便同前行，到了門前，由淳于震引導入門一看，當中地勢甚是宏敞高大，當中緊靠神龕廣幔，設有一個兩丈方圓小殿台，殿台又前面，是御帳低垂，帳前設有一排半環形的坐位，向着外面，却把正對小殿的當中空出一段，因正中間座位未設，左上首第一坐成了主座，上坐一個老者，看去年約五十上下，生得貌相清秀，身材瘦小，領下一部稀落落的鬚鬚，並不甚長，却生就兩道又長又細的壽眉，一雙細而有神的眼睛，穿着一身山人裝束，神態甚是閑靜和善，藹然可親，以下一排坐着六個老者，有的身材偉岸，生祖瑰異，有的鶴髮童顏，體貌風腴，有的短小精悍，目光炯炯，隱具威稜，不可逼視，有的古貌清奇，長髯疎秀，道骨仙風，英標獨秀，有的虎頭燕鵠，禿頂蛇髯，活似畫中飛仙劍俠，煞氣英威，自然流露，祇末座一老，頭童齒豁，鬚眉白而極稀，看去年紀，似乎較衆人最高，身也瘦弱，彷彿是個年已衰老的文士，不像是位英俠老輩，這七人，祇第八座，面向着門，下餘六座，略為偏斜，右首第一第二兩座，俱是一人，第三座，是個神情儒雅的俊秀書生，第四座也是個，身着前朝文士衣冠的中年痴子五六兩座又是鬚髮如銀的老者，一胖一瘦，都是精神矍鑠，顧盼有威，與衆不同，第七座王獅叟兩八座馬玄子，已然見道，由方承矩陸周淳于等二十多位俠士，俱都

恭恭敬敬垂手侍立，在這兩排座位後面，另有手持金鎗長戈的八名武裝侍者侍立兩旁，看千氣象甚是莊嚴威武，那正門雖小殿前兩排坐位，還有四丈來深，柳春初來不知禮節，少年心性，又多好奇，祇管心存敬長，仍由不得要偷看兩眼。正在邊走邊往前偷覷，猛一眼瞥見陸萍和師父周謙站在上首座後，朝已使眼色，心中一驚，剛一慎肅，把頭低下，忽聽淳于震命三人立定暫停，高聲向上稟道，四弟馬驢新收弟子梁堅梁俊，十弟周謙新收弟子柳春，連日已按入山規條，考驗完畢，俱是誓矢忠貞，材質足堪造就，茲謹帶同進見，伏乞老山主鈞裁賜示，隨聽上首第一座瘦小老者從容發話道，梁堅梁俊志行忠毅身未入山，功已在籍，無愧忠義之後，殊堪嘉尚，可隨衆先進弟子，等候少時一同拜廟行禮，參拜兩輩尊長，以後仍隨乃師馬驢勸習功課，以觀後效，祇令柳春先行來見便了，淳于震聞言，手朝旁一指，旁立侍者便有一人走過，梁言弟兄，隨朝上遙拜謝恩領命，隨那侍者往右壁角小門中走去，淳于震便領柳春走到離座丈許的大紅拜墊前下跪，柳春知那首座發話的是師祖周老山主，三人同進，獨令自己入謁，可知不以常人相待，不禁驚喜交集，忙厚卽攝心神，跪稱師祖和各位尊長，太公在上，徒孫柳春拜見，說罷恭恭敬敬拜了九拜，俯伏地上，首座老山主周懷善命起說道，你前日大漠莊之行，據本山鐵鷹子和陸萍丁良等五人歸報，異口同聲說你智勇誠毅，不畏艱勞，頗爲難得，五老對你也極器重，並令陸萍轉告，在後山爲你單覓一處崖洞，或是靜室，由你一人在內練習武功，此事在你同輩弟兄中雖是創舉，一則五老世外仙俠，平素對於本山忠義之士，愛護周至，當山大力相助，他命如此了必有深意，二則你也實是一個可造之才。

，故此特許你一年之內，獨自用功之外，可以隨意出入本山。無須請命，這次闖山，似你同輩弟子，共收十六人，他們有的從小拜師，有的上輩俱有淵源，分在山外各地，從師習武，已有多數年，按說那一個都比你年久而有淵源，祇爲性行意志，尙在考查之中，直到今年方得入山，王式拜師受業，獨你一人獲此異數，須知本山規律嚴緊，入門至難，以後務要努力用功，勿渝初志，以免誤犯規律，自膺刑戮，照例開山入門以後，一面習練上乘武功，一面便須效忠故國，時常奉命在外奔走，今以李三老俠之囑，暫停一年遣派，爲此將你喚來，當面諭知，至於本山規條，以及兩輩尊長姓名，上下長幼相見禮節，另有一本冊記，少時行禮之後，自曾有人與你，上面所載各條，和那首真誓文，務要牢記在心，尤忌洩露，心中之事，不問大小輕重，祇非自家人，均勿吐露隻字，你方除夕前夜離家，不免懸念，已早命人前往設詞告知你的父母，過了初五，如願回家省親一次，祇可三數日耽擱，適雖許你隨意行動，是指有人尋你，件事可以自行出山，無須稟報請命而行，哈密城關，無事仍須少去，一免延誤學業，二則，敵黨猶不甘心，前途正在多事之秋，必須慎重，免生枝節，話已說完，可由左側門內走往地室，與新舊諸同門叙見，等候少時一同行禮吧，柳春恭謹領諾，跪謝起立，便有一名執戈侍者過來引導，隨往適才梁氏弟兄所進小門一看，內裏乃是一條夾牆甬道，壁間設有明燈，中間現出二十多層石級，直達山堂下面，地室也有燈光，侍者引到梯口，便朝柳春把戈一舉，說聲請卽下降，便卽退去，柳春隨口謝了指引，順石級降落，還未到地，便見下面燈明如晝，笑語囁囁，人頗不少，快降完降完，丁良和昔年延英集同學的三個同門

師兄王璠、波兒馬鬃四人，早先後來迎，一同說笑走下，丁良正代柳春與室中諸人引見，還未完畢，石級上又有兩撥新同門，相繼走下，彼此通名請教，互致傾慕，俱都一見如故，情投意合，親熱非常，尤其丁良和柳春格外投契，一面詳說少時儀節，又把自身所帶小冊取出，與柳春觀看，並告以這小冊無異正式入門的憑照，是同門師兄弟各有一本，例須密藏熟記，每慣出山有事，先將此冊，交與輪值主管出入的師伯叔，加上當日印記，再登山口望亭，查驗留存，同時，再用出時所領口號領取，永不許私行帶往山外，以防萬一失落，柳春接過一看，頭一頁，乃老山主祭告烈皇誓圖興復的一篇誓文，第二頁起，便是本山二十七條山規和軍令，再往後，便是兩輩師長以及同門弟兄的名單，上面均註有年貌籍貫，凡山中老少主要人物，以及嫡傳門人全都在內，另有不少頁空格，有新入門的人，再隨時加填在內，本人單有一頁，除格式照填外，並附有半頁誓書，再往後俱是些大小方格座出山臨時章記，便蓋其上，用完可將原冊呈銷，重領新冊，丁良大約出山次數甚多，未痕屢屢，符蓋已蓋有一小半了，大家問起後來諸同門，均和梁氏弟兄一樣，仍照入門舊例，報到以後，先不去至座前拜謁，逕來地室，等候問山，一個參拜山主和各位師長，算來祇柳春一人破例，知老山主對他格外垂青，好生健美，紛紛問訊談話，因人太多，後又遇事再叙名姓，免估篇幅不提，那地室也甚寬大，用具齊備，另有兩童伺應茶水，衆人閑談相候，約有半個多時辰，忽聽上面奉樂之聲，間以鼓角，甚是悲淒蒼涼，隱隱傳來，柳春一問丁良，說老山主，正向烈皇焚黃上奉新入門志士的名單，再待片刻，便有人來傳令了，話剛說完，便見石梯上面跑下兩名手執長戈的侍

者，室中一干先進同門師兄弟，見侍者走下，更不問話，立按各人長幼班次，排成雙行，新入門諸人，多先經人指點，也各相隨排在後面，侍者將長戈往地一頓，轉身回走，衆人全隨在後，一同走上，順夾墻甬道走往山堂一看，當中幔帳已向兩旁分開，露出那座供有烈臯神主小殿，香案上點着一對粗如人臂的紅燭，爐中高香長達三四尺，爐前小鼎中，焚着沉檀速降等各香，祭品巖列，器用華貴，離殿兩丈，記着兩列長拜墊，先前諸老坐位一個不見，祇有四名司儀人和二十四名侍者，分立殿前左右，山主以次，老少數十人，均已離開正面，分行肅立，前面同傳宣的兩執戈侍者，將衆人引近殿側，將戈微微往上一柱，衆便止步，二侍者先去正面，朝殿上一俯首，退歸原班，司儀人隨即高唱，本山先後及門諸義士，一同分班朝拜，隨有兩人走來，引了衆人走向當中，往那一前一後兩列長拜墊上匍匐下跪，左右司儀隨各鳴鐘擊磬，各擊了三下，另兩司儀隨即俯身，朝殿上高聲代奏道，本山新投到諸義士某某等，謹拜誓書，立志追隨本山山主，臣周澄，以及全山舊臣遺老忠義之士共圖興復，伏乞我皇列聖，與大行皇帝在天之靈，鑒此孤忠血誠，威靈赫奕，垂以福佑，俾草莽微臣等，鞠躬盡瘁，禁其驚駭，共矢忠貞，早完大業，上安九廟之靈，下慰兆民之望，微臣等如其畏難苟安，旅進旅退，或心存首鼠，中道携貳，甚或觸犯山規，言行失措，致昧先機，有一於此，天人共棄，則是生涼斧鉞之誅，死膺明神之戮，除另告天神書盟插血外，謹此奏聞，司儀未完唱禮，九叩山呼，禮成命退，兩邊神幔，徐徐自垂，衆人退至門外，再聽傳呼，共行拜師大禮，當時景象，甚是莊嚴悲壯，衆人俱都肅然，不敢亂看，恭立門外待命，一會司儀三次

引進，堂中又回前狀，諸老仍坐原處，祇面前多了一條，上設香燭三牲酒果面向門外的大長條案，衆人被引至拜墊上一齊向外跪倒，坐中諸老也自起立，祇老山主周壇善和衆人的業師去至案前立定，餘人均立兩側觀禮，仍由司儀贊禮，山主當先上香奠酒，眉後同立諸人，也相繼上完了香，跟着山主一人居中，衆業師隨在兩肩之後，率衆拜倒，由山主一人讀祝上告明神，行禮如儀，司儀取下，案上供奉的黃表誓文和一柄誓刀，一盆清酒，放在案前矮供几上，一一唱名令衆插血，隨由先進弟子爲首，膝行至前，當着兩代師尊，用誓刀刺破指血，滴向酒內，餘衆如式，挨次插完了血，各領一張印就的誓詞，回跪原位，司儀隨卽高誦誓文，衆人同聲應和，念完山主焚黃，率衆重又禮拜，隨聽堂外鼓角齊鳴，鞭炮之聲四起，全山跟着響應，萬霆爆發，密如珠，對面不聞人語，遠近相聞，地軸皆爲震撼，比起除夕和早來全山祭神的鞭炮聲勢，還盛十倍，底下便是山主率衆飲完血酒，去至堂外，焚燎，望福，最後回至堂內，才向兩輩師長行禮，尙向諸尊長一一通名引見，方告禮成，退了出來，堂外兩邊廣場上，早已搭好將台，六隊健兒已各亮出兵刃靜待命下，刀光矛影映日生輝明光耀眼。軍容極盛，鼓角鞭炮之聲，方自停歇，山下面聚立的許多老少男女，立似潮水一般湧上山來，兩面廣場除山堂台階一面全被圍滿，起初，黃童白叟老婦幼女，互相指點說笑稱贊，語聲雖然極低，因是人多，囁囁之聲四起，也頗騷雜；似這樣亂了不多一會，忽然將台上角聲吹動，羣羣頓息，立時肅靜無嘩，跟着又是一通急鼓，由山堂內走出六男一女，手中各捧令旗長劍，分向兩邊將台上走去，左邊是方明矩和馬驪二人，右邊是陸萍周謙小山主周靖，和女俠淳子

芳四人，山堂內諸長老一人未出，祇王獅叟馬玄子與小山主同輩諸俠，相繼走出，均往各廣場台階上，席地而坐，共作旁觀，柳春本和幾個新相識的同門立向左面，忽見丁良由身後人叢中擠進，將手一招，忙隨退出往右方一看，將台四人，越發心喜，便和丁良，綏綏擠向接近堂階之處觀看，身剛立定，台上四人已自發令開操，先是周謙手持白旗，往下一揮，場中原是紅白二隊，和那幼童隊白旗一揮，紅隊和幼童的刀牌隊，立即四面散開，祇白隊排立場中，各把手中銀光雪亮的長矛，一齊舉起整起如林，疎密間隔，高下快慢，全都一律，不差分毫，周謙二次把旗一揮，行列便自散開，各寬出方丈之地，柳春方想，刀矛無眼，這長的矛，如若刺擊揮動，方丈之地，如何施展得開，周謙已由快而慢，把白旗上下揮動，口裏喝着，三十六字訣的號令，下面健兒，便隨着旗令，施展開來，始而動作如一，同招同式，等把三十六式演完，周謙忽然將。正反連揮，立即捉隊兒，比鬥起來，矛長地窄，看去本難施展，那知這班百練健兒的手眼身法步，以及進退縱躍之間，全有尺寸度數，一絲也不紊亂，明明這一對中，一個迴旋，要起來的大矛花，非帶上鄰隊不可，不料他這裏，長矛舞處鄰近的人，不是正好低頭，便是閃身躲起，恰巧躲過，可是各人，均一心一意，全神應付各自當前之敵，似並不會顧及鄰隊，偏和腦後生眼一般，一點挨碰不上，開頭不十分快，柳春武功雖還未得上乘法髓，終是行家，還不甚代的耽驚，及至鬥到急處，耳聽衆矛相觸，一片錚錚吧吧之聲，宛如急風暴雨，又密又驟，那一隊健兒，長人帶矛，已化作數百對雪團，在場中滾轉，遇到最驚險的地方，簡直問不容髮，方看得目眩心搖，手上直出冷汗，忽聽一聲號令，白旗揮

處，眼底白影一花，再看這一隊健兒，依然齊整整滿面春風列隊當場，周謙手朝同台三人，舉旗把手一拱，小周山主周靖，略向陸萍拱手，互一對讓，便去台口，把手中紅旗連展兩下，白隊立即四散退去，先前紅隊旗士把手中大旗一展，紅隊健兒，立復行列，各把手中一揚，排立場中，周靖二次揮動令，衆傑兒也和白隊一樣空出方丈之地，隨着令旗起落急速，演完一套大刀，共是四十九式，也是一律刀法純熟，身手矯健，精妙非常，演完又是交手比鬥，這場却不是一對一，參伍錯綜，對手多寡不等，互相真殺真斫，那刀俱是秘製的百鍊純鋼，刀片既極寬大，又擦得明光鋒亮，本就耀眼生花，這一交上手，日光照處，直似萬千條閃雷飛虹往來交織，上下翻飛，又都穿着一身白色皮衣，祇有一條紅帶，看去益發晃眼，祇聽刀風勁急，呼呼有聲，刀與刀觸，瑤瑤錚錚，會成一片繁音巨響，火星亂濺，人數也似加多了好些倍，彷彿千團雪影虹光，中間雜着無數條尺許長短的紅蛇影子，在場中離合分聚，翻飛滾轉，縱橫起落，條忽百變，看得人眼花撩亂，不可端倪，妙在是旁觀都不易看清，而交手的人，用那等猛急的解數，又是時而單打，時而合鬥，最多竟有以一當十，左右前後，俱是敵人，甚或明明是同向對手進攻，忽然化友為敵，倒戈相對，防不勝防打了一陣，不特無人受傷，並且越鬥越勇，祇管驚險萬般，仍是無事，刀法身法步法，一絲不亂，休說一般新近門人嘆爲觀止，便王獅叟馬女子等大行家，深知是周氏獨門四十九手無敵神刀，參上空手入白刃的解數，所以精妙，但能練到這等純熟，可見都是一時上選，下過極大苦功的百練勇士，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辦到，王獅叟初次見到，尤爲稱奇，覺着山中勁旅已是如此，再上者

可知，固然這六隊三千多十城之士，多半文武皆通，均能各自爲戰，受過高明傳授教練，與尋常名將手下所練精兵健卒，大不相同，難得是人數這多，全都可以化卒爲將，一以當千，以前外人多以周氏父子僻處此山，延攬英傑，招納流亡，志圖匡復前明故業，耿耿孤忠，固可嘉佩，但是萬里窮荒，地介僻遠，勢蹙人稀，難與爲謀，充其量，不過聚集上些遺老舊臣忠義之士，隱居山中，私奉前朝正朔，偶派一些手下，去往中土，和敵人爲點小難，保全幾個善類而已，真要奮起義師，與滅繼絕，憑這點人，豈不是夢想連自己一向與他表同情的人等，也覺事太艱難，極少指望，誰知到此一觀查，照連日和今早開山以來所見情勢，全山上下人等，俱都忠義激烈，一德一心，悲壯沈着，謀勇皆備，自不必說，即以這些人才而論，山堂諸老，所謂人定未姑不能勝天，大義所在，惟有竭智盡忠，死而後已，祇管皇祚衰微，歷數已終，仍欲鞠躬盡瘁，做一分是一分，不問成敗利鈍，便憑這一成一旅，謀致中與的話，也不能說他全是夢想了，不禁驚贊無已，以王獅叟這等老俠尚且如此想法，柳春等一般後進門人，見此聲威，自然觀感興起，初志益堅了。

第九回

梅館延賓良宵開宴
山堂演武元日盛軍容

衆人正觀看間，呵靖手中紅旗運處，一片刀聲響過，銀光閃閃中，羣響頓息，衆健兒依舊各歸位列肅立當場，底下便是陸萍淳于芳二人，各持一面上繡一月一日中有飛字的粉紅色令旗，立向台口先是淳于芳揮旗發令，紅隊健兒退去，那肩上斜掛粉紅緞帶標幟，一半手持單刀，一半手持鐵拐，全都背掛籐牌，鬢右斜插粉紅得勝花，一個個生得粉粧玉琢，英氣勃勃的一隊孩兒軍，早由四面八方騰騰躍起，不論遠近，都是各人認定先前立處，祇一縱步便就了原位行列，不少參差，別的不說，單縱身一躍，便顯得捷比猿猴，輕如飛鳥，姿勢靈活，好看非常，衆童剛一立定，將台上兩個指揮，便各把令旗揮動，這隊孩兒兵，原是一刀一拐相問排列，號令一下，立即分開，先是歸歸一隊，用刀的歸淳于芳指揮，用拐的歸陸萍指揮，隨着旗令施展開來，刀法拐法各歸一色，各有五六十個，全以輕捷靈巧見長，舉紅白兩隊又自不同，等到單練完了一趟，台上兩指揮互把手舉起一讓，隨即發令交手，衆童聞得號令，各使一個鷄子翻身中藏蘇秦背劍的解數，就地一個翻滾，一齊把背後圓笠形的藤牌摘下，一刀一拐，捉對兒朝對方各一點指，動起手來，上來也是單打獨鬥，十來個照面過去，台上旗花號令一變，也由一對一變作夾攻混戰，刀拐各成一面，互相馳突衝殺，一時虎踞猿蹲龍翔鳳舞宛如挾蝶穿花，尾丸流走，滿地滾轉，縱躍如飛，刀光霍霍，拐影縱橫，祇聽兵刃相觸，與藝牌招架擊打之聲，響成一片，脚底却聽不出一點聲息，鬥着鬥着又同使一個投挑報李

手法，各把手中兵刃，相對換過，這一場好似要略分雙方勝敗，可是誰也不甘退讓，刀拐交換以後，兩下衝盪抵禦，越發猛烈，這些孩兒兵，年紀最大的，看去不過十五六歲，旁觀諸人，好似多半代他們插着一把汗，各把目光注定場內，連個咳嗽之聲俱無，正殺得難解難分，前山忽又有鼓角之聲催動，陸萍隨即發令收勢，把手中令旗一揮，下面數百團人影刀光，立時散亂如織，同時，一片刀拐牌相觸的繁音響過，晃眼之間，兩隊重又合而爲一，復了原來隊形，俱是氣足神旺，面有笑容，直和沒事人一般，挺立當場，看得王馬二俠連聲喝駭不置，一面將台上四人，齊立台口，各把令旗揮動，紅白兩隊人，已回原來行列，那旁觀的人，除却本山隱居的舊臣遣老等文人，便是這些健兒的父老眷屬，知道今日還要大會操，一聞前山再傳鼓角，早紛紛往兩邊讓避，空出山下一面，台上四人，往左邊操場看了看，各把令旗一揮一指，台下三隊人便把各人肩，斜掛的紅緞帶一理一扯，一片丁丁的繁音過處，各由緞帶夾層中，抽出幾片極明亮鋒利的純鋼塊片，上面均附有機簧合箭拿在手裏略一撥弄裝嵌，又是一片金鐵繁碎之聲響過，變成了一付下附一條短冰刀的，本山特製滑雪利器，各自再把雙足挨次抬起，往那皮底快靴上，一壓一嵌，便自緊附腳底，動作整齊迅速，轉瞬畢業，衆人回顧左操場三隊，一是飛抓套索，一是鈎連長槍，一是鐵鎚，也剛操演完，穿上純鋼雪具，兩場六隊，各立場中待命，跟着前山二次鼓角聲起，兩邊將台上指揮七面令旗一齊展動，衆健兒齊就原地，面向山下，柳春方料衆健兒，是由半山滑雪而下，忽見旁觀諸人，紛紛移動，走往兩側，丁良隨向柳春新來同門橫中說道，這是輕易難得見到的大操，上面還得看些，

無須走遠，我們就在山堂石階上坐定看吧，說時人已散了许多，果然下去的人極少，多是各自約伴，就半山高處，各尋山石樹根，和當中山道石級石欄凳上落坐，往下觀看，那六隊健兒，早已蓄勢相待，忽聽一聲號炮，一道火花直上雲霄，衆健兒立即齊聲吶喊，各舞動手中器械，由半山腰往下滑去，當地除正上面山堂的石級大道，打掃乾淨，沒有積雪而外，餘者全山均被幾次冰雪積滿，又滑，又墜，又厚，雖是半山，由上到下，也有好幾十丈高，山勢雖頗傾斜，但極險峻，凹凸之處甚多，途中更有不少怪石，大小樹木梗阻，並非純是斜坡，一滑便可到底，有的須要繞滑讓避，有的須要中道勝起，凌空飛越過去，然後再踏實地滑下，山勢險易不同，不是成列下駛，但各有各的距離，先前一聲令下，各自參伍爲羣，分開前後，地勢不能由己選擇，祇在事前暗中相度，下時頭排剛剛滑下，不過丈許。二排便跟踪飛降，三排以次，也相繼追下，稍爲失措，前後快慢不均，或是遇到途中險阻，讓避遲緩，或有蹉跌，雖然前後兩排發腳相錯，但是冰雪滑溜，迅速如飛，祇能加快，萬萬收不住腳，祇一出錯，至多不被第二排人踐踏再後諸排，決難躲過，好些新入門的弟子，均是初次是識，見這六隊健兒，一聞炮聲，便似飛丸之走急板，一排按着一排，有的單人獨駛，有的三兩相並，一齊往下飛降，眼看下面怪石巨木阻路，就要撞上，滑的人祇把身子一閃，便自繞樹而過，再不滑着滑着，雙足就冰上一點勁，縱身而起，雙手往外一分，越將過去，再似飛將軍，凌空往下飛墮，身子仍是筆直挺立，毫不彎曲，晃眼前幾排已然及地，滑下千餘人，人數一多越發好看，祇見滿山白影，帶着明晃的刀子器械五色標幟，飛星下瀉，不特身手輕靈，神速無比，一

人也未失閃，因是山各種操演，平日小半，排日分隊舉行，人數不多，似今日這等全數一處合操，難得遇到，連日和今朝，又來有不少外客，和新入門的志士，心料有人要看本山軍容，俱想入前顯武，一個個抖擻精神，施展全力，賣弄本領，格外演出許多花樣，益發驚險絕倫，祇管除了有根二三十個舊臣遺老，和這些人的眷屬，餘者差不多，全是行家，似此本山特有的驚險局面，滑雪絕技，那沒有見過的人們，全都看了個目眩心搖，咋舌不已，不消片刻，五隊健兒一齊滑過山脚，依然各歸隊伍，分立湖邊，空地之上，最後滑雪的便是那數百孩兒兵，一般外客和新進之士，多以為這些幼童，祇管武功極有根底，畢業年幼力氣單弱，這等奇險的操演，能勝任的固然是有，決不能個個都和前五隊大人一樣，用以殿軍，當不似前人那癩勢子猛急，方在議論尋思，陸萍令旗一揮便自發動，事情竟出預料之外，原來這數百幼童，多半都是山中隱居的一千名人子弟，從小練武，十九家學淵源，再經老少兩輩好幾位高人，指點訓練，本領全有深的造詣，本來地位便比這五隊人高，先前刀拐藤牌，乃是陸萍淳于芳新近教成，練熟不久，尙是初次，當衆演習，未盡所長，這一滑雪，才顯出這般小英雄的真功夫，滑法也與前人不同，先是刀拐兩隊，疎疎密密，分左右隨意散開，不似前人降時雖不成行列，前後左右各有距離，開頭陣容，甚是散漫。等一滑動，先是三三五五成羣下駛，有的超越前人，由人身側爭先繞越，搶駛而下，有的忽似失足滑倒，却將身子縮成一團，手足刀牌一時並用，一路縱按騰躡，滾轉而下，有的滑着滑着，突捨正面往斜刺裏別一隊中駛去，恰好對面，也有敵人斜駛過來，眼看撞個滿懷，倏地名把身子微微一扭，再定睛看時

，兩人已挨肩對錯過去，連彼此的衣服器械均未沾上。似這樣接連二三十起，雙方隊中名有敵人，便自刀拐齊施，就那又滑又溜冰凍堅險的半山上鬥將起來，有的邊打邊往下駛，一面再避讓着，沿途樹木險阻，這樣滑下，還是極快，幾個交手，便自到地，祇是誰也不會受傷跌撞，互相笑嘻嘻收手歸隊，功夫還不怎顯，最奇是每隊名有十餘幼童，一遇敵人交手，那麼傾斜溜溜猛急的下瀉之勢，竟會中途停住，各逞身手鬥將起來，有的還借途中石樹，阻擋收勢，稍爲取一點巧，那最高明的幾個，簡直說停便停，活似身子釘在上，毫不搖動滑落，並還招架往還，接連好幾次回合，一會全隊下完，祇剩下這二三十人，仍在牛山之上據山而戰，若鬥不休，名逞身手，打得刀另藤牌，丁當劈拍亂響，誰也不肯認輸先下，引得王獅叟馬玄子和幾位外各，俱連聲喝彩，直到淳于芳見狀笑喝你們采頭已得，還不下去，當着諸位遠來的尊長老前輩，祇管班門弄斧作什，隨說隨將手中令旗一揮，這二十多個小英雄，方始停手，爭先恐後，做一窩蜂，電閃星馳，飛下山脚，剛剛把隊排好，忽聽山堂上面喝道，奉老山主令，今日元旦，座有嘉賓遠來，天已不早，就要開宴，着將壁虎飛鷹駝屠水火雲雷諸操，一擲免去，祇將五行九宮陣法如式演來便了，衆人聞聲仰望，那發話的正是淳于震，立處却在山堂後面的高處，那雖是延旭堂所在之地，因日月堂崇閣高大，冠絕全山，上面居舍全被擋住，除非繞堂後，決看不見，這時，忽然多了一座飛樓，約有三丈來寬，通體未漆煥然，也看不出是何種竹木所建，怎會由地上突然湧起，樓上三面軒敞，僅有四根樓杆，中有二十多人，憑欄看操，柳春仔細一認，除山堂所見周義山主雁山六老中原三傑江西四友，以及後山隱

居的諸位老俠，新來嘉客高人外，座上還多了一老一少，那少年，氣度端凝華貴，年紀不大，看去不滿二十，元旦佳節，却穿着一身素服，與諸老并列，不像是個後輩人物，老的一個，鬚髮皆白，坐在少年身後，精神十分清明，不時和少年問答，狀頗恭謹方想少年決非常人，忽聽了良附耳低語道，你看座上那位少年麼，那便是新由中土逃來的嵩山少主未成基，身後便是老義士玉面神鷹金雷，隨來還有位姓劉的義僕，沒在樓上，連日開得天翻地覆，便由此三位而起，如今事情還不能算完，聽我師父口氣，不久便有要事，須你去辦，我自到此雖有好幾年，一直沒赶上立大功的機會，到時，師弟却須把我帶上，也不枉我二人一見如故，柳春正想謙謝兩句，忽然又是一聲號炮，放起火花，那湖旁不遠大操場上，早已搭好將台，這次操演陣法，仍是原有七人上去，却由周靖爲首主持發令，那六隊人也早開列場上，名按方位，先由五隊人分別排成一個方陣，祇劾童刀牌隊居中，陣作圓形，開場六隊一體合操，再隨周靖令旗轉動，各自變換陣形，忽分忽合，參伍錯綜，此往彼來，互助衝殺，勢子越來越急，乍看上去，好似各自爲戰的一場大混鬥，祇見六色標帶，與刀光矛影混一齊，兵刃相觸，丁丁當當響成一片繁音，喊殺之聲震撼山岳，聲勢駭人已極，及至定睛細一注視，才知道每一隊人，各有一樣陣法，自相生化，分合如一，始終五人作一小隊，往來如織刀各按五行生剋，互相變化，絲毫不亂，似這樣演習了一會，令旗揮動，一聲令下，全都停戰，衆健兒穿梭也似，就陣中略一馳走，晃眼之間，又排成一個，梅花形的總陣，仍是刀牌隊居中，外面現出五個門戶，人並未見走開一個，看去却少得多，衆方奇怪，忽聽一聲炮響，淳于震，

陪了馬玄子王獅叟和另外兩個外客，帶了一隊先進門人，由半山駛下，直奔操場，到了陣前不遠，周靖在將台上高喚道，王馬諸兄，想令愚弟兒班門弄斧，區區小陣，何值諸兄一擊，請回去吧，王馬諸人未及開口，淳于震已代達道，王馬諸兄意欲逢場作戲，試試此陣有什妙用，恰值山主傳令，說望樓諸位遠來嘉客，贊賞他們練習純熟，意欲觀查禦敵時的變化，命我帶上幾十個，稍爲通曉此陣的門人，來此攻陣，以博嘉賓一笑，祇好連王馬諸兄，一齊陪來，事前已然言明，決不使用飛劍和重手法，祇被陣中大隊人圍住，尋不到門戶，或是前有多人阻擋，便即算輸，並非真與他們硬對，諸位師弟可發號令，叫他們祇管各盡心方應付便了，周靖還要謙謝幾句，止住王馬諸人，祇由淳于震一人率衆攻陣時，馬玄子已哈哈大笑道，諸位老弟不必客氣，王獅兒萬里遠來，也該讓他栽個小跟頭回去，我不過是陪綁，你們祇管施爲便了，王獅叟接口道，我也深知此陣變化無方，中含正反生尅之妙，此來原爲考量見識，並非求勝，就被困在陣內，有什相干，諸位老弟與淳于妹，祇管施爲，無須客氣，我和馬玄子單人各走一門，看是如何，說罷，和馬玄子，各把手一躬，一東一西，當先往陣內馳去，周靖不便再說，祇得聽之，跟着淳于震，率領那一隊人，也相繼往中間陣門馳去，柳春等憑高視下，看得畢真，見這三面攻陣的人，駛到所攻陣門前面，陣中忽各閃出一個，執旗的壯士，朝王馬二人恭身行禮，道了聲請進，隨將手中大旗一揮，退了回去，王馬二人，立即空手馳入陣內，淳于震到了門前，說聲大家留意隨我同進，不可輕敵，便自領衆馳入，這三起人，入陣之時毫無阻擋，也未見人迎鬪，眼看駛祇中心，周靖忽道，諸兄請恕

無禮，隨把令旗左右連揮了兩三下，陣形立變，外觀仍是五個門戶，內裏情形却是大變，六隊健兒疎密相間，化出四十九個小隊，橫七豎八，列在當地，王獅叟本爲試驗陣法深淺，居心不是求勝，但也不願困陷在內，一則入門已深，尙無一人出關，所有列陣的人，見了自己，直如無覓，方要詢問，忽見陣中人影閃亂，跟着迎面來了五個手持長刀的健兒攔阻去路，楊刀便研，王獅叟自不把這五人看在眼下，欲用空手入白刃的本領，將那五人的刀奪過，再行前進，那知這五人俱都不弱，個個行家，人更矯捷輕靈，連鬪了十來個照面，僅僅奪下一刀，五人見打不過來人，各自微笑，把手一招，如飛退去，王獅叟雖然看準，身後左右列隊排立的一干健兒，全是埋伏，各有變化，自恃本領高強，仍然不以爲意，見五人略敗即退，將所奪大刀往地一擲，拔步後追，按說王獅叟的腳稱，自快得多，可是五人在前，祇晃了一晃，便即無踪，此外前後左右俱是敵人，東一叢西一聚，橫七豎八，除非違了本意同前硬衝，對方不動手，祇好由他，不去理探這時見五人跑出不遠，忽往斜刺裏一閃不見，不禁性起，也往斜刺裏人叢中追去，剛一舉步，便聽前後左右四面吶喊之聲震耳，同時前面閃出一隊手持刀矛弓箭之類的敵人，阻住去路，再試往身後一看，那裏還有人影，外面景物也看不見，知道陣法神奇，並還附有法術，原路退出必已艱難，率性往前衝去，心念才動，忽有一隊童兵由右襲來，叟是何等人物，怎肯與小孩較真，祇得略爲應付，雙方才鬪了兩個照面，衆童兵忽然返身退走，王獅叟因對方攻陣的人是馬玄子，前去尙可會合，仍起急追，那幼童逃處，却在右側，也和前五人一般，晃眼投入右側，大人叢中，一晃不知去向，試再回望

，身後三面的人，又是隻影皆無，明明左右兩側，有不少的健兒列陣而立，祇一走過回望，立即無踪，便飛也沒有這等快法，尤可怪是，進陣時節，正當中午，快雪新晴，日朗風和，本是極晴明的天色，就入陣這一會的功夫，變成一片昏黃，除前面列陣諸健兒，依舊層次分明，排立若衝外，每過一處，身後左右排列的健兒，便自失踪，自己也曾留意觀查，才一舉步，立即回顧，仍是無用，腳不舉步，左右兩旁還是從容排列，祇一舉步再看立隱，當地原是大片廣場，四無遮蔽，身後那多的人，竟會看不出是怎麼隱去的，連來路陣門，和廣場左近的湖山林木，樓閣田畝，全都不見，祇是暗霧沉沉，無異深夜，天似快要抵厭到了頭上，這才知道陣法微妙，中藏六戊循法，變化無方，先前由高處，俯觀全陣，雖覺陣勢靈活，長於變化，憑自己的功力識見，必不致於破陷在內，不料外表彷彿容易，一經發動變化，竟有如此利害，好生驚奇，且喜先前的話不會說滿，又識得一些丁甲禁制五行生剋，對方主持人更是新交良友，一時乘興逢場作戲，雙方均存謙退，不以敵人相待，入陣以後，祇是辨別門運方向穿行，未向沿途列陣健兒衝突交手，雖遇見兩起，誘敵的，也未施展拿手傷人，對方自然也不肯盡精施展，照此情勢，就不出去，也還不算十分難堪，否則丟人就大了，陣法已然發動，形勢越來越緊，暗影昏茫中，前面的隊列不時出沒隱現，也不知有多少人，在移動排列，當中將台久已隱去，幾個轉折以後，方向都迷，馬玄子和淳于震這兩撥攻陣的人，自然更無踪跡可尋，情知不妙，再往前走，必陷重圍，脫出固難，自己却似鑽窗紙的凍蠅一般，豈不引人笑話，便即止步，不再前進，一面回憶來時幾個轉折，和將台的距離遠近，剛揣測出了

幾分，忽聽陣中吶喊與兵刃交觸之聲紛然交作，仔細用心測聽，雙方人數頗多，互相應和，知是中路，淳于震的一撥正與陣中健兒交手，可見自己尚未攻到中路，正打主意如何撲向中央將台，猛又聽急風颯然由側擦過，去路正向右側，循聲向右前方一看，列陣健兒最多，都是刀矛如林，寒光閃閃，隱現無常，若遠若近，密層層爲數何止千百，那風聲却自人叢中衝過，那多的人阻路，如不動手衝突，決通不過，竟會毫無動靜，心中一動，頓觸靈機，估量這些隱現出沒的隊列，許是循甲虛影，那來路無人之處，反到埋伏重重，雖拿不定是否如己所料，但是此外更無良策，自從入陣，尙未與敵硬對，行進也緩，何不也用聲東擊西之法，試他一試，主意打定，暗中默相好了，形勢方向，先照直往前馳去，剛走出五六丈，瞥見前面健兒，環立若牆，阻住去路刀矛並舉，待要湧上，更不交手，倏地抽身，改進爲退，還未退到原處，暗影中，又閃出幾列敵人，將路阻斷，同時來路左方，空無一人，各方刀光人影，却似潮湧而來，王獅叟見狀，越知所料不差，因不備用劍遁飛行，猛一翻身，施展內家輕功絕技，冷不防逕向右方人叢中縱去，一躍十餘丈，前面果是虛影並無阻攔，心中大喜，暗忖不必衝出陣去，祇能撲上中央將台，便可保顏面，將台遠近，早算計差不多，接連幾躍，最後一次，腳剛落地，忽聽前面有人說道，獅兒來了，果然話不虛傳，請上來吧。王獅叟本沒看出將台所在，一聽發話的是陸萍，相隔不過丈許，立即循聲往上縱去，腳剛落地，眼前同時一亮，重見天光，立處恰是台口，馬玄子也剛到邊，心中暗自微倖，雙方見面，各致讚佩，王獅叟力說，諸位老弟有意相讓，連道慚愧，陸萍道，話不是這等說，因是自己人，一時乘興

遊戲，未曾入陣，你先受了許多限制，祇憑一雙空手，便要穿行全陣，實不相瞞，陣中這幾千人，雖然未經過大陣仗，也都是本門諸兄弟們，按照老山主和雁山六老所傳教練勤習而成，內中並還藏有奇門遁甲之術，變化頗多，便他們武功雖非上乘，也都下過苦功，百選百練之士，一主一客，一明一暗，人數又多，多大本領到了陣中，恐也難於應付，並且我們均知老大哥的本領識見，毫未存有讓退之意，埋伏重重，到處剝棘，如換別位功力稍弱的入陣，就算他們知道來人是位尊客，不敢過於冒犯，但是陣中，所有生剋變化，息息相關，到什麼地方自然發動，他們不能作主，至多不肯擒拿傷害而已。來人稍一不慎，觸動埋伏，不必他們動手，但自行暈倒了，適才獅兄，已將頭層禁制觸動，當時一片漆黑。除陣中所現虛影外，什麼也看不見，此時獅兄，似已覺出有異，曾在木宮方位上站了一站，突向第四宮陷門上馳去，那是一個人到必擒的所在，周二弟以為要糟，正待變換陣勢時，那知師兄，心中早有成算，看出右方列陣多人，俱是虛影，明知前面有險，故作驚人之舉，眼看再前兩三步，便陷入伏內，忽然回頭，跟着使用聲東擊西之策，衝開千百層虛影直撲將台，來勢尤為神速，晃眼便到台前，與馬玄兄有異曲同工之妙，固然彼此未以敵人相看，我們必有所恃，應變稍緩，就把獅兄，當作敵人看待，照此機智神速，也實令人措手不及，再要任憑飛行絕跡，劍光縱橫不更難辦麼，馬玄子接口笑道，陸老五不必再恭維我們了，現在淳于大弟正在攻陣，他還是深悉此陣微妙的自家人，所率一千後輩，也都功力精深，不比尋常，按說可以任意穿行，且請看他們如何難法，就知此陣的利害了，王獅叟這時，才知此陣出於老周山主與雁山六友所

傳，陸周諸人，祇是奉命代爲主持操演，來時不合輕看了他、憑自己的功力識見，加上飛劍、雖未必將陣破了，當不致於失陷在內，無如來時說了大話，不能盡情施展，敵暗我明，對方發揮操縱，舉手之勞，又容易，又迅速，祇管突出不意，斷無不能防禦之理，陣中黑暗異常，又並未看出將台所在，恰巧對方招呼，方得循聲縱上台去，台上四望，仍是雲白天青，日朗風和，全陣健兒，齊在眼底，可見適在陣中，迷路亂轉，人早看清，不特有意相讓，恐損自己多年盛名，連那黑暗中由身側飛過去的，風聲人影，也許是特爲自己開路，故意如此，想不到在北五行省縱橫數十年，生平未遇敵手，老來却在這大漠窮荒之地幾乎失脚，幸而設陣的主腦人物，俱是前輩劍俠，就落下風不算是丟人，到底不是滋味，祇顧尋思內愧，聞言轉身，細看台下，與適在陣中情景，大不相同，那六隊健兒，均按五行九宮方位，橫七豎八，排成四五十條行列，散佈陣中，淳于震一人斷後，同了一隊攻陣的人，本由正面入陣，不知怎的竟會岔向西北方晦門上去，那一帶列陣的健兒，便和走馬燈一般，分合往來，四面亂轉，有時攻陣的人，向兩邊人衝中穿過，前進不到十丈，必有多人迎頭攔阻，雙方兵刃，剛一交觸，立有一片淡烟飛起，陣勢仍是原樣，攻陣的人，却似自知不能再進，轉身往斜刺裏跑去，明明近側空無一人，有路可以直達台前，竟似無覩，反往人多之處投到，一遇阻隔，又復避去，始終不敢向前硬攻，似這樣左衝右突往復奔馳，祇在西北角上來回亂轉，始終沒有離開晦門方位，看去甚是吃力，列陣諸健兒，却是動作從容，行所無事淳于震和另兩外客，雖然無計取勝，人尙精神，餘人多半神情焦灼，頗有勞乏之狀，漸漸圈子越轉越小，鬧得四

面楚歌，動輒得咎，祇在那一圈行列中繞走奔馳，已不能走出十丈以外，幾番想要奮勇朝前衝，但是雙方才一交手，輕烟必起，淳于震想是知道輕烟後面，還有利害埋伏發動，忙在後面大聲發令，命衆速退，退時衆人神情似頗張皇，可是由上望下，全陣清明，一目了然，除輕煙無故飛起有些奇怪，別無異狀，攻陣的人無一庸手，如此胆怯，可是奇門遁甲妙用無方，利害非常，此時固然旁觀者清，淳于震這一隊人，必也和自己先因陣中一樣，昏天黑地，阻礙橫生無疑，祇是他乃本山第二代英俠中，精通劍術的高明之士，周陸諸人和乃妹淳于芳尚且精習此陣，隨意運用，他是老大哥，反而如此狼狽，是何原故，方想向陸萍詢問，淳于震忽令所率諸人同聚一處，先向衆弟子問道，我說你們陣法才學了一半，不知先後幾天五行九宮變化，入陣必定失陷，看是如何，我本不難引了你們，直上將台，或由生明兩門穿出，一則想試試你們近來學業悟境，二則望樓上老山主，和各位老前輩，要看此陣妙用，故此由你們自在前面進攻，我祇在後督率，免得新春元旦，失陷被擒，落個無趣，你們現在陣中，奔馳了這些時，雖難脫出，當已識得一些趨避，時已不早，元旦盛筵，就待入席，我陪了三位外來嘉賓，先去將台相待，你們可各分散，照我和各位師叔三月前所傳口訣，不必再往將台進攻，各自覓路，由生明二門退出，你們已有一知半解，易進爲退，雖不似攻陣艱難，但也不是容易，差之毫釐，謬以千里，如陷埋伏，可速停住，等候陣勢撤收，重見天日，再隨師長同去入席，切忌自作聰明，再如逞能不自量力，身陷伏中，被擒暈倒，當着這許多前輩尊客，就不好看了，此舉大可考驗爾等功力悟性，此是西北晦門，坎宮第七度，與兌宮第十一度

交錯的方位上，爲全陣先後天生化微妙之區，你們不知道甲迷踪，神妙雅測，入陣不久，便生變化，被其誘投到此，一直不曾警覺，始終以爲是在震離兩宮之間，所以自費心方，越迫越緊，幾次強行上前，觸動五行禁制，非我同行，早已全數入阱，我現在指明宮位躡度，就你們天資功方，各有高下，未必全數脫出，不求有功，祇求無過，總可以辦到吧，說罷和同來觀場的幾個同輩外客，逕往正西方馳去，眼看見前面，排列的人相撞，倏地避開正面，往左一閃，又復折而投北，進不二十步，再由右方一條人術中倒退回來，接連又繞越了兩三條人術，忽又回到原發腳的坎宮附近，與衆弟子立處差相不足兩丈，僅有一排健兒隔在中間，不能通過，可是衆弟子，多望着師長前行途向，人已回轉，就在眼前附近，竟無所覺，淳于震等數人，由此方始走上赴將台的正路，所行俱是空處，毫無阻隔，其疾如飛，晃眼便到台下，陸周諸人見有外客同來，忙卽出聲招呼，同來三客，一名文公穆，一名劉沛，一名徐成玉，乃是江北有名人物，芒楊三俠，此次萬里來訪，一半由於聞說周氏父子與諸老劍俠威名，想要見識見識，一半也是近年聞說塔平湖白馬山威名遠震，前番引得對頭疑忌，尋上門來，當時爲顧大局甘受屈辱，事後却令小周山主和淳于芳趕往北京，將來的那夥人，一齊誘出京去做掉，一人未留，周靖不忿老父受侮，報仇原可，祇不應故顯形跡，遺禍東吳，對頭不知究竟，認定是江南八俠，和芒楊三俠所爲，於是偵騎四出，把大江南北擾鬧了個地轉天翻，先前誰也不知是塔平湖的來路，後始得知大概，其勢又不能向對頭舉發，平日受了許多麻煩，最終仍是黃山始信峯乾坤八掌地行仙陶元耀，見事鬧太大，江南八俠中最利害的一個了空

和尚、已吃對頭，勢迫利誘，收服了去，夜長夢多，這些劍俠雖不怕事，但是牽連了不少的人，越來越不像話，一面飛書與天山狄梁公，請其轉告塔平湖老少諸俠，得意不可再往，一面約了新近來訪他的好友木尊者，同出解圍，憑着二人飛劍法力，加上絕妙計策，把對頭派出來的許多利害爪牙，打發回去，方始平息，事後想起，覺着周靖分明殺了仇人，還要給對頭在江南北樹下許多強敵，用計太毒，來人沒奈何這般英俠，却累得這般英俠的親友，多半受了驚擾，越想越不忿氣，本心想要登門質問，說好便能，說不好，便以其人之道還制其人之身，也在天山路上，惹點亂子，代他引敵上門，出口惡氣，那想到塔平湖，自從那次來人騷擾，與建山堂以後，把裏外湖水道隔斷，分成兩起，人來祇能進到外湖，那裏盡是山中佃戶，和隱跡農耕的親族賓從，應對生人，早受過訓練，看去全是無知鄉愚，休想問出絲毫形跡，問他有無周氏父子，却答說有，好幾家都姓周，及至挨次訪看，全都不似，鄉風極好，待客尤為殷勤，割鷄爲黍，再四留住，誠懇非常，怎麼試探，也不露一點馬脚，並且有問必答，從無吞吐，有時彷彿得到一點線索，等等了去，不論明查暗訪，結局仍是錯認，全湖居民不足百家，除生活富裕地土肥美物產豐饒，爲天山路上僅有外，一無可疑之處，那內湖重地，却是形勝天成，再加人工佈置，益發險固，四山環壘，平湖中間，防禦既是周密，更有奇門禁制，外人一步不能走進，望去祇是一片，戈壁流沙，連湖山的外貌，都爲奇門幻相所掩，不是分毫，三俠終覺陶隱君決無虛言，雖然訪遍外湖人家，無跡可尋，心終不死，假口愛玩湖景，逗留不去，立意要查出周氏父子下落，那知他才一到，對方已得報，因三俠也是行踪隱秘

雙方素昧平生，祇淳于震一人相識，偏又出山未歸，初來不知何意，如非老周山主持重，一般小俠誤以爲是仇敵鷹犬又來生事，幾於下手，這日三俠，因是久訪無着，不甘這萬里跋涉，不知所住農家，全是山中耳目，無意中談說此行經過，因當地祇一片湖蕩水田，不似用圖大事之地，漸漸疑心陶隱君之言，有虛有實，周氏父子隱居之地，並不在此，真實所在祇狄梁公知道，欲往北上訪問，議定還未起身，山中接到報告，恰值淳于震回山覆命，聞說外湖來了三個可疑的南方人，因老山主不願在本山殺人，止住衆小俠不令與來人對面，內中惱了妹子淳于芳和陸萍周靖已然議定，來人一走，便尾隨下去，照他那等挨家盤詰，無禮可惡，不問來意如何，祇一出省境，先給他一個下馬威，將人制倒，在行拷問，如是奸細立時殺死，否則看事輕重發落，暗忖昔年追隨恩師神眼邱林，在湖南大雲山練習劍術，爲了心志雖然堅純，資質尙差，難到上乘境界，身劍未能合一，便隨恩師溯江而下，行道積功，均在大江南北各省，凡是高明人物俱都相識，這三人口操南音，又非雲龍山沂來，探報又說他不是庸手，許是舊及，也未可知，正談說間，忽聞要尋狄梁公訪問周氏父子，照此說法，怎會是仇敵爪牙，心中奇怪，忙即討令，夜往外湖探查，淳于姊妹還恐乃兄人單，暗中跟去，淳于震到後一看，竟是熟人，當時不知何意，未與相見，三俠次日也自起身，淳于兄妹，早在當晚繞向途中等候，文公稷劉沛徐成玉芒陽三俠，和淳于震以前原是相識，見面驚喜，淳于震問明來意，便告以塔平湖忠臣義士劍俠英傑，如雲之盛，又代周靖解辭，並說同行女子便是舍妹，三俠聞言自生仰慕，便雖引進拜見山主和老少諸俠，淳于震答說山規甚嚴，引進外人

尚須請示，三位兄台來訪，雖決不會拒見，也須先容，淳于芳說大哥不必多慮，我代你先往請命，你陪三兄隨來便了，說罷一縱遁光，便自回山，老周山主立命延請，見後請入賓館安置，盛筵相款，山中例規，不是本盟弟兄，外客無論尊卑長幼，俱送賓館待承，平日除公宴外，祇由所訪主人自行作陪，那本不相識的輕易不在一齊，便偶相見，也祇略叙寒溫，禮貌雖佳，無什話說，這三人性情又頗剛直寡和，爲愛當地湖山之勝，離新年已無多日，主人再殷殷挽留，便住下來，準備過了燈節再走，第三日便是除夕，連着三日，均是淳于震當班輪值，賓館中祇派一弟子陪侍，山中年夜盛宴，座無外客，三俠知道山規如此，淳于震又不時抽空前往陪話，對朋友十分真誠懇切，起初未以爲意，晚來備有豐盛筵席，三俠吃完，隔窗外望，全山兒童正放花炮，到處鑼鼓齊鳴，笙歌賾細，山上山下以及賓湖一帶，點起無數紅燈，山右火口地出溫泉，祇管大雪之後，王積銀堆、湖水不冰，依然淪連，花炮燈火，照耀碧波，點綴得年節風光，又是清華，又是宏麗，一時酒後乘興出來散步，觀玩年景，無意中聽到幾個刀牌隊中小飛卒，談起元旦大操之事，把那六合九宮陣法，誇得天下無敵，三俠因對方俱是幼童，未以爲意，不合上前搭話引逗，山中這些小英雄，俱都好勝喜事，早知來了三個能人，自己恐怕慢客受責，和人比併，却故意說些激將的話，相激三俠明日攻陣，三俠果被激動，到了演陣時節，正相如何措詞和主人說，正趕山主傳令，命淳于震師徒攻陣，恰對心思，便和淳于震說，要往陣中見識一回，淳于震知此陣乃諸長老所傳，三俠難於討好，始而再三勸阻，令與衆門人隨時隨地，分前倒換上前不要分開，三俠不便再強，勉強應允，否則非丟大人不可。

，三俠均比淳于震年長，俱是見多識廣，久經大敵的能手，又各有一口吹毛削鐵好寶劍，上來看事容易，那知淳于震氣三俠狂傲，推說要試衆弟子的功力，並不當先引導，祇在後面督隊，遇到前途有險，方始喝止，一任上前，全不聞問，剛進陣門不遠，便將埋伏觸動，天昏地暗，白日無光，連遇兩次大險，均仗淳于震提醒，才未入網，三俠仍不服輸，重又搶向前去，於是誤入晦門坎宮決地，一時阻礙橫生，漸漸入了牛角尖，轉來轉去，祇在數丈以內，這還是主人留有情面，不然早已束手受擒，三俠這才看出真個利害，最奇是那些列陣的敵人，照着上面所見，憑武功決非自己三人之敵，可是一經交手，俱是力大無窮，寶劍也不能斷那兵刃，跟着烟光一閃，左右和後方，立現出一大陷阱，前面敵人不戰而退，同時頭腦便覺昏暈，搖搖欲倒，耳聽淳于震大聲喝道，前有陷阱，和法力禁制，萬進不得，餘下三面到是幻景，速退要緊，退下一看果是實地，枉自忿激，無計可施，似此東奔西馳，左繞右轉，往復回環了一陣，雖祇個把時辰，并不算多，無如身在陣中的人，受了奇門遁甲的禁制，頭昏眼跳，身上好似厭有千斤重力光景，又復黑暗不辨東西，步步皆險，窮於應付，端的方纔勞瘁，無計可施，淳于震看出够了他的受用，方始說出前言，令衆弟子分別覓路進退，自和三俠去往將台，三俠到此境地，悔恨已然無及，事由自己力請，不能怨人，祇難受在心裏，這且不提，台上諸俠，早見這一隊攻陣人的狼狽之狀，一見四人到來，立將台前禁制移動，放其縱上，見面少不覺敷衍幾句，正談說間，陣中忽有三人飛入，定睛一看，原來兩個紅衣少女，同了淳于荻，突由正西方明門衝入，來人甚是內行，入陣便走上反五行的蹊道，那時，衆弟

子剛剛議定，試探着尋找出路，吃三女趕將上去迎住，淳子疾喊道：「你們都隨我來，說罷引了衆人，逕由東北繞向正東震宮生門穿出，所經之處如入無人之境，陸淳還相倒轉陣法攔阻時，淳于芳忙攔道：「五哥不可冒失，大漠莊齊孫二位姊姊來了，一言甫畢，兩紅衣女子一縱遁光，已飛上將台，原來二女，一是芙蓉劍客良長女齊令賢，一是啞崑崙孫同康的姪女，金麟劍孫寶玲，乃大漠莊小一輩女俠中有數人物，因和淳于芳交厚，聞說後山隱居的獨臂老俠沈氏父子，尾隨番僧吃人識破，特意趕前拜年，就便打聽沈氏父子追敵經過，到時正值操演陣法，本相暫作旁觀，等操演畢，再由淳于芳領往後昏參見老山主，和雁山六等老俠，行祇由脚，正往上走，淳于荻聞得望亭輪值的人傳報，大漠莊有兩位女俠來訪乃姊，忙接了下來，陪同在半山坡上觀陣，二女原是行家，見周陸淳于諸人把玄門中最高深玄妙的陣法，以人力來佈設，中間雖藏有奇門遁甲妙用，仍是人爲主體，難得是那多的人，訓練那變純熟，武功均非尋常，不禁連聲誇讚，這時三面攻陣的人，祇馬玄子因以前言經試過，又會眼見周陸淳于等男女小俠教練演習，識得微妙，知道此陣變化神奇，上來處處留心，不似王獅隻自恃性急，一到陣中，覺出形勢不佳，便即停住，正在靜心觀查，準備辦清門戶難度再行前進，台上諸人早知王馬二人，祇憑步行，想在陣中隨意穿行，大非容易，馬玄子交厚，性既和易，又識得一些變化機密，至多迷了方向，進退皆難，尚不致於鬧什笑話，王獅隻性剛好勝，多年盛名大非容易，萬一還能不知進退，陷入伏中，吃點小虧，雖說各由自取，當主人的也不好意思，此人又是傲性，公然前往接引，他必內愧，不無介介，陣法玄妙，敵人入陣，幾個變化以

後，不特門戶方向全迷，當時天昏地暗，頭暈眼花，彷彿陷身濃霧之中，對面不能見物，所看到的全是幻景虛影，再一冒失前進，立即被擒，或是自行暈倒，可是入伏之敵，雖然四望沈冥，一片漆黑，主持人和局外旁觀的，却和先前一樣，全陣清明，纖微悉覩，且敵人爲陣法所困，祇管在那大祇方丈之內，往返奔馳，亂竄亂轉，十分可笑，而敵人却是茫然，一無所覺，馬玄子較比內行，雖也觸動埋伏，人却知機，沒有妄誤，致蹈危機，王獅叟先在陣中，急行亂擾，已然開了笑話，現又危機四伏，行將入阱，如可能再延遲，坐觀成敗，忙先發令，將那一帶的陣勢，略爲變更移動，免其誤投陷阱，再由陸萍趕往，假作由外入陣，於不現形迹之中引其上路，直赴將台，將這面子圍過，以免彼此不安，馬玄子雖把埋伏引發，身未入伏，無須往接，地位又好，離台甚近，祇由周靖，將那一帶奇門禁制止住。同時，再把那一帶的陣勢，略爲移動，使其來路直對將台，經此一來，馬玄子首先辨明途向，直往將台趕去，王獅叟也自驚覺，脫困上台，還有中路這一隊，人數既多，淳于震意在考查弟子功力悟性，又不忿三俠傲憤，不納忠言，欲使知道利害，於是變作老鼠鑽牛角，越鑽越緊，直到三俠計窮氣沮，淳于震才借話點醒，引往將台，剩下許多門人，却令各憑所學，相機遁出，淳于狄因次操演時久，午宴將開，又有往客來訪乃姊，急欲雙方見面，引了來客，見完了本山諸老輩，再延往紫瓊簾，款待歡宴，乘着新春元旦快叙爲樂心中早已不耐，巴不得立時收場才好，及見淳于震丟下衆弟子不管，知道這些人中，至少還有一小半人，要入伏失陷，照此情形，料非急切可完，有心衝入陣內，將衆人全數接引出陣，以便早完，但又陪著來，

客，不便獨行，想了想故意說道，看今天情勢，收陣還早着呢，家兄也是不體念人，新春元旦，却令這些門人犯險，自去覓路出人，如有失閃挫折，豈非晦氣，久聞二位姊姊道法劍術，無不高明，何不逕往將台上去，將家姊喚出陣來，我也就勢引衆弟子退出，使他門早點收陣完場，我們好玩，齊令賢爲人謹厚安詳，覺着主人元旦演習陣法，本山諸老以及金山長幼人等，均在旁觀，可見此舉甚重，自身是客，如何可以冒失入陣，方自沈吟未答，孫寶玲早搶口答道，我早就有這意思，祇爲主人元旦閱操盛典外人豈可入陣相擾呢，淳于荻道，這個無妨，姊姊沒見上台去的幾位麼，除却家兄，全是外客，今日乃是尋常列操，不過正值元旦，人都清閑無事，又值開山之後，人都聚在這裏，顯得熱鬧罷了，二女人也因當日還要趕回大漠莊去，不能在外久留，急欲與淳于芳相見，又認淳于荻愚厚真實，言必不虛，便即應諾，二女因淳于荻，不能御劍遁，先是一同步行趕往陣內，等與衆弟子對面，笑道，二位姊姊自請上台吧，我引他們出陣去了，說罷引衆弟子，由明門繞出，二女各縱遁光，飛上將台，淳于芳見了大喜，忙向台上諸人分別引見，隨向周靖道，荻妹已將衆弟子引出陣去，陣法已挨次演習，天已不早，請和諸兄收陣，分散他們，我陪二位姊姊，去見諸若輩，事完均往紫瓊霧，小飲元日宴，我和荻妹不入席了，周靖笑道，二位世姊不是外人，又是飛仙劍俠一流，想不致厭惡我們，少時把我們這兩席也移往紫瓊霧去，以免破了舊例，使同盟兄弟姊妹分散，不是好麼，淳于芳答道，由你，隨向衆匆匆作別，同了齊孫二女，同駕遁光向山半飛去，因齊令賢堅執後輩之禮，到了日月堂前降落，並改步行繞往後岩，剛經過日月堂，見一侍者迎面

跑來，見了淳子芳躬身說道，老山主有令，請大小姐陪了齊孫二位小姐，先往紫瓊簫款待，老山主和諸位老俠，現陪兩位遠客和嵩山小主，望樓觀操，少時陣收客去，即往紫瓊簫相見，淳子芳聞言料有原因，便即答道，煩你稟告老山主齊孫二位小姐，親來與老山主，和後山諸位老前輩拜年，照你說話，那應後紫我們暫時也不去了，我本在紫瓊簫備有酒席待客，齊孫二位小姐一時不走，請老山主事完再來好了，齋令賢笑道，我二人此來，專誠與各位尊長們拜年，本無什事，既有遠客在座，反正日內還來，就有什話，與芳妹說也是一樣，煩勞轉稟，率性不要勞動吧，淳子芳眼快，遙望前面望樓上，老山主周靖假作馬攔觀操，一手微垂攔外，對着自己揮了一下，想起今早，遠客來得突兀，料有原故，便向齊孫二女道，二位姊姊，有話到我那裏再說吧，一面揮手，令侍者轉命，自陪二女回轉步行往紫瓊簫走去，石級下未一半，廣場上陣勢已收，所有健兒均各分散，鐘聲又起，因是每年第一次盛宴，人數又多，全山人衆，各有人席地點，這末次鐘聲打罷，不多一會便自開宴，山上下山一千男女老幼，各往預定之處走去，往來如織，看去甚是熱鬧，孫寶玲笑道，到底這裏，老山主日常行動，均用兵法部勒，與別處不同，全山上萬的人衆在一齊，祇管此來彼往，看去繁多，一絲不亂，更聽不到一點喧笑之聲，也沒一個搶先前面望樓擠的，要是我們大漢莊，人還沒有這一半多，真要照這樣子，同時入席宴聚，別的不說，單是互相說笑之聲，早聽出老遠去了，淳子芳笑道，大漢莊人鬧仙境，所有的人，個個終年歡天喜地，我們這裏多是孤孽臣子，每年除夕子夜後祭廟，老山主照例必要召集全山人衆，宣示一番，詳述烈皇殉國之慘，跟着早來便是觀操整軍經

武，祇管是新春元日第一次歡宴，但是前幾個時辰，老山主和那幾位遺老舊臣，激昂慷慨，聲淚俱下的情景，怎麼也不會健忘，任多高興的心情，由不得也要減去多半了，怎能和貴莊仙居的人，相提並論呢，正說之間，柳春同了丁良正故意一同繞走過來，齊孫二女俠，二人均曾見過，便同讓立在側，恭恭敬敬施了一禮，各叫了兩聲師伯叔，淳于芳早已看見了柳二人，是在人叢中一路閃避繞越，由上下馳，再由前面去路，繞迎上來，心本嘉許柳春丁良又是陸萍惟一愛徒，平日十分恭謹，人極機智靈巧，也是素所心喜，另眼相看，不以尋常相待，便笑向丁良道，柳春新來沒有你壞，適才你和柳春耳語，如今又由前繞來，必是不願隨衆入席，相到我那裏吃去，對不對，柳春見被道破，臉上一紅，丁良含笑恭身答過，弟子怎敢和師叔取巧，二師叔做的菜好，時常賞給弟子吃，叨點口福，還在其次，主要是想齊孫二位師伯難得到此，弟子等如若侍立在側，既可得點教益，更可長點識見，聽聽有什事可供奔走沒有，求師叔恩准，淳于芳邊走邊答道，我早知是你出的主意，你終日惱着北天山的事，一見齊孫二位師伯到來，便打主意探聽消息，你以為事情容易呢，到時就知道利害了，你雖胆大，人却聰明，既如此好勝貪功，我也不肯阻你心志，不過二位師伯和我未說什話，是否於北天山冷魂峪之事有關，尚不一定，好在你二師叔今日備有兩席，你兩個隨去無妨，人數已多，別的師兄弟却不要再約去了，丁良同了柳春，在後隨了同走忙答弟子此事不願人知，除二位師叔外，祇和師父談過，連柳春雖有相約之意，那還是因聞他本來不久要去之故，現在尙未談及，事關重大，如何敢於冒失，再者他們未奉師叔明命，也決不敢，淳于芳沒有再說，跟着周

靖周謙趕來，遙望陸魯周馬諸俠，已陪了王獅叟馬玄子由別路到了紫瓊籬前，溪橋之上，淳于芳笑問周靖，我大哥怎的尙夫來，周靖低聲答道，淳于兄爲人謹厚，因覺他那三位朋友適才攻陣，栽了個軟筋斗，而上神色老是訥訥的，心情難知，這三人本以外客相待，與王馬兩兄不同，既不肯引來與我們一起，又恐惹慢了他們，行時用暗語相告，說要陪那三人同飲，不往紫瓊籬來了，淳于芳道，這三人既有三俠之名，當不致是什奸惡之徒，他先看事易，攻陣以前，保不說上兩句大話，不料幾陷陣中，自覺無趣，也是人之常情，大哥恐有差池，不肯引來，難說小心稍過，近來我們踪跡已露，年前又有那大一場風波，謹慎些總好，衆人一路談說，不覺到了地頭，陸魯諸俠已到，淳于荻迎了出來，柳丁三人隨同進屋一看，就這半早晨的功夫，淳于荻已抽空回來，把那外間大敞廳重新佈置，又是一番景象，祇見晨旭烘窗，梅影在壁，歲朝清供，色色新鮮，滿室芬芳，清馨襲人，器用精潔，纖塵不染，端的又是高雅。又是華美，齊个賢知淳于芳平日不是單騎荒漠，絕塵千里，便是御劍飛行，上下天空，家中瑣事一概不問，全是乃妹一人佈置，見改舊觀，知是淳于荻所爲，笑道，二妹外表豪爽，好似粗枝大葉，內裏不特心細如髮，並且自有邱壑，無論飲食器用之微，祇經他手，便成絕勝，真可令人佩服，淳于荻笑道，姊姊你這些話，比罵我還苦，齊个賢笑道，焉有是理，我說的是真話，淳于荻道，別的本領我沒有，平日專好弄些吃的，用的，收拾屋子，這原是我短處，姊姊却說我可佩服，你說我怎麼會佈置。像你們大漢莊仙居，內有幾處，要了我的命也佈置不出來，這是違心之論，不用說了我生來是個獨角醜八怪，你不好意思明說，却說我外表、粗枝大葉

齊孫二女，見他說時，搖頭晃腦，頭上肉角，額纒纒亂動，都忍不住好笑，知他素喜說笑，也就不再分辯，淳于荻還要說時，淳于芳已把另一邊先到落坐的本山諸俠，和王獅雙馬女子二人，引了過來，互相禮見，重新落坐，跟着又來了幾個少婦少女，俱是後山諸老俠的媳女，因聞齊孫二女俠來，淳于姊妹又着人請宴，特地起來陪客，彼此相見禮叙，二侍女已將席面擺好來請入座，男女人數差不多相等，無形中分成兩桌，祇淳于荻一人，在男席上當主人，柳春丁良也得列坐下位，因是元旦春宴，講究家庖風味，不尚海鮮，但是樣數甚多，鷄鴨魚鼈，牛豕羊鹿，均分乾鮮兩種，此外更加上許多山中野味，以及蕉笋松蔬，茵蔯鷄燻之類，開頭席上，先陳列着四十八個，是樣精雅玲瓏小巧的特製春盤小碟，葷素相間，糟臘風瀨，各極其勝，爲了菜肴繁多，每品祇一小碟，以免殘餘暴殄，底下熟菜，也多是重質不重量，客人意如未饜，可以隨時增添，連前和後，共有一百多品，均是嵩永鮮腴精緻絕倫，色香味皆擅勝場，座無外客，主人祇有兩名慧婢，一個去往厨下，助那代淳于荻作菜的厨媪，切割傳餐，室中祇有一婢，在女客席上隨侍服役，男席便由柳丁二人，隨時代爲傳遞，柳春見那菜肴，比大漠莊樣數多出好些，看去珍品無多，華貴似乎稍遜，而鮮美新奇，風味之佳各自不同，方在暗中稱奇贊美，忽聽丁良含笑悄告道，今日座有大漠莊來的佳客，十五叔父在賣弄他的好手藝呢，說時淳于荻已早走往厨下監製一樣珍味，恰巧完事，才由厨下走來，被聽了去，入席朝丁良瞪了一眼笑罵道，你這小猴兒也敢和你師父學那貧嘴編排我麼，再如亂說，過完十五，叫你知我利害，丁良忙道，弟子怎敢無禮，十五叔大人不見小人怪，今日元旦直當童

言無忌吧，淳于荻笑罵道：「你們真個難帥難弟，有那寶貝師父，便有你這寶貝徒弟，都是一樣狡猾，淳于荻和陸萍周謙馬玄子諸人，均喜互相嘲笑，已成習慣，如照往日，陸萍聽了此言，定竟反唇相譏，淳于荻也因陸萍這日面容莊靜，不甚說笑，想起先前和周靖門口負氣時言語神情，重又勾起疑念，有意借說丁良逗他開口，那知陸萍竟是置若罔聞，淳于荻雖喜和陸萍等嘲笑，但是平素爲人心熱情重，又最愛羣護友，料定陸萍日內必有出人意表之事，心中愁慮，忍不住叫了一聲，五哥，陸萍早知他的心意，不等等再往下說，嘴朝對席齊孫二女一努，使了一個眼色，意是有外客在座，不令多說，淳于荻話到口邊，見狀重又忍住，知道陸萍爲人外和內剛，如有件事，誰也阻他不得，心中盤算未來之事，萬一出了亂子，如何補救應援，便未再提，餘人正與王馬二俠談笑暢飯，均未在意，祇馬玄子一人早就看眼裏，對於陸萍未來所行之事雖然行險，心却贊許，祇作不知，一面留神，查聽對席齊孫二女所說的話，並未代他說破，一會淳于荻又被女席上齊令賢喚去，就此岔過，這一席直吃了個把時辰，末了還是來客直說酒足菜飽，一會還要回莊，方始送上飯食年糕衆人已然吃飽，男客多半量大，尙能努力加餐，女客自是秀氣，祇把各種食物略爲選嘗少許，飯均未用，齊孫二女雖然家有良庖美食，與塔平湖來往親密，日月無多，尙是初次，口味一換，女易牙所製美味，雖也吃過不少次，似此盛設相款，又是真好，自然覺得味美異常，稱贊不已，席散以後，淳于姊妹，因外屋撤席，尙須收拾，又請衆人去至內室品茗，柳春見未招呼自己和丁良，不想外屋守候，因丁良暗中連打手式令其同進，祇得答訕着隨同跟了進去。裏屋大約外屋的兩

陪，却隔成兩間臥室，和一間兩慧婢所居的下房，衆人去的乃淳于芳所居，略作長方形，約佔全數三分之一以上，比起外間似還大些，但沒那多陳設，柳春一看，那像是少女閨閣，左壁當陽一面，滿壁架上，陳列着許多經史子集，當窗一個大理石面的紫檀丈許長案，和一把同色大椅，案列精祇佳器，海碗大小兩個大筆筒，散插着大小數十枝名筆，另外古硯兩方，款識名貴，式樣尤爲古雅，凡是文具，如水盂硯滴筆架畫格之類，無不畢俱，件件俱是珍品，更有裝璜精雅的各代名碑法帖，疊向案頭，案旁兩花架，一陳水仙，一陳梅花，雖然寥寥兩盆，但是花影橫斜，暗香浮動，玉花翠葉，靜立亭亭，起人幽賞，意遠心清，那梅花又是白色重台，老幹古拙，姿態天然，不假揉作，枝繁花密，一片香雪，分外顯出主人的胸襟高潔，不同庸流；右半玉几橫琴，壁懸長劍；另外散置一些極華美精雅的器用坐俱，位列井然，恰到好處，靠裏牆，用隔扇隔出兩丈方圓一間小室，錦幔低垂，想是主人臥榻所在，衆人剛剛落坐，忽一侍者由外走入，報說老山主到，衆人連忙起立，正待出迎，門外已有兩老者走入，一是老山主周澄，一是雁山六友中的石鐵華，齊孫二女便拜了下去，周石二老一面謙謝，令淳于姊妹代爲扶起，還了半禮，命衆同坐說話，柳春丁良侍立在側，二老和衆人分別落坐以後，齊令賢道，姪女等今日來此，與諸位伯叔老前輩拜年，不料座有外客，未得當時進見，又聽芳妹說起叔母和後山諸位老夫人，今早天明祭神之後，便在佛樓唸經，爲國祈福，須到晚上罷，因此未敢驚動，連後些也未得去，適聽傳命，令姪女等在此等候，不知有何吩咐，周澄笑道，二位賢姪女新年遠來，理應當時延款，祇爲昨晚得信，今早開山以前，有兩個多年

未見的朋友來訪，此是昔年故交至友，又係世外高人，本無所用其避忌，但由這兩位老友身上，另外引來一個不速之客，此人業已出家多年，雖是旁門中人，近數十年中，頗知自愛，敵黨曾經幾次畀禮延聘，意欲加以網羅，均被嚴詞堅拒，未了一次，因來人見他不受利誘，知他有一姪孫，最是疼愛，欲以計誘勞迫，故意買盜誣擊，將人擒去，再市恩惠，假作開信趕往，以上命特旨金牌，向官府強要犯人，正待當堂釋放，不料敵黨用這類詐計，收買有本領的人物，乃是慣技，早已被他識破，得信連忙趕來，恰好同時到達，不等開釋，突然飛落，當堂用法術，將全體官役人等禁住，毀了刑俱，將人救走，行時那作說客的狗腿，因看不出風色，意欲買好，剛上前開口，說不幾句，吃他一掌打落了半邊牙齒，當用法術揭穿陰謀詭計，辱罵一頓帶了所救的人，昂然走去，這一來，自然結了仇怨，不知怎的被狗主人知道，憤怒已極，隨下密勒，非要殺他不可，雙方曾經交手幾次，敵黨並未得手，反叫他傷了兩個會劍術的黨羽，於是仇恨越深，到處約人尋他祖孫報仇，他見仇人勢盛人多，自己不怕，恐他姪孫一時疎忽，受人暗算，仗着年青還未成家，除田產外無什牽累，一時負氣，命他姪孫也出了家，先帶往雪邊哀牢山中，交託當地隱修的道友暫住，自己憤氣不出，獨往敵入宮中大鬧，本意給敵人一個儆戒，那知敵黨早有防備，黨羽既衆，內中頗多能者，幾乎吃了大虧所謀未遂，後經一個，現被敵人收服的同道之友，出頭和息，他對敵人本已壞有戒心，而敵人也知他難惹，防不勝防，均願把話說明，從此兩不相擾，方始罷休，他也把姪孫召回，仍令還鄉守業，延他家中宗嗣，此人性情剛愎，睚眦必報，無論相隔多年，那怕些須嫌

隙，也決不忘情，事情雖了，依然忿恨不消，同來三友，是他患難恩交，因友及友，對我也頗看重，我知此人最重禮貌過節，先前二友又是爲了我們之事而來，故此把開山典禮移後，給他一個好面子，和我們到是相處甚善，祇是此人二十年前，曾受過令五叔郝子美一場大奚落，又幾乎被令尊斷去一臂，引爲奇恥大恨，立誓不肯干休，無如川東五老雖是異姓弟兄，情逾骨肉，人多勢衆，又得峨眉嫡傳，法力高強，飛劍神妙，以前失挫，便爲輕敵自恃吃了大虧，如何還敢造次，這多年來，空自懷恨，不敢忘動，加以五老自業川東故居，久已無人得知踪跡，他又連年有事，無暇及此，初意煉好可以尅敵制勝之寶，再尋上幾個好幫手，訪查出令尊等下落，再行下手，這次來路途中，遇見當年代他和息的敵黨，無意之間，得知五老在此隱居，立即勾起舊日深仇，意欲乘機尋仇，終覺勢孤力薄，同來兩友，對他復仇一節早有明言，雙方都是朋友，決不左袒，勸他既不聽，也不再勸，他和天山冷魂峪老怪，以前原是同門師兄弟，乃師峨眉後山兵解之後，老怪雖另拜人爲師，彼此老交情仍在，適對我說，不特令尊和郝五兄，是他仇人，近年五老子姪門人，在外行道，又曾傷了他好幾個同道親交和故人之子，此仇非報不可，我和五老交情，也不瞞他，表面和同來二友一樣，無所偏重，適才二位賢姪女到來，我恐上樓相見，引起爭執，故此有屈少候，聽此人行時口氣，是往冷魂峽訪老怪物，約其相助，老怪前和令三叔打賭，取那冰窟藏珍，本是陰謀毒計，不過老怪物皮氣，雖是極怪，說話還能算數，祇不使他有所藉口，去的門人後輩，至多白費心力，不能下手，除非去的人自不量力，未奉師命貪功獨往，獨動埋伏，無力抵禦，老怪決不致於出手傷害來人，

此人一去，老怪有了藉口，無須如何出手，祇作不管閑事，任憑雙方自了仇怨，那去的人，是否不吃他虧，就難料了，令尊等五老弟兄，自不放在心上，派去的人，却須慎選，既要胆大心細，法力劍術，必須高強，又須持有護身法寶，和抵禦千萬年凝積玄陰酷寒之氣的靈藥，才可前往，尤其夜長夢多，三月之內，必須下手，日月如久，老怪邪法煉成，黨羽日衆，再籍故把臉一破，就更難辦了。固然五老弟兄妙算如神，但是事隔多年，久已冷却的事，未必能想得到此人會來，有勞賢姪女回莊，將我所說，稟告令尊和諸位令叔父母，早爲之計，取實之事，能够早日觀成最好，孫寶玲按口說，遁斷名姓，叔父可能說麼，周澄道，二位賢姪女回去，祇將我話一說，令尊弟兄自然明白，此時尚有礙難，不宜明言，齊令賢正在尋思，聞言猛的想起前年三叔李清苔，年初占卦所說之事，不禁驚喜，料知周澄不將名姓說出，必有原因，見還要想問，便以目示意止住，周澄隨道，此外石老前輩，有一封信，託賢姪女與令三叔父帶去，石鐵華隨向袖中取出一信遞與齊令賢道，我知令三叔李清苔，手邊藏有幾種靈藥，此信便是向他求的，另外還談有沈老父子之事，以他爲人，定必慨然相贈聞五老弟兄日內要來，請他帶來好了，齊令賢一一應諾，隨起告辭回莊，並約淳于姊妹同往，淳于芳本和二女交厚，當日元日，知二女莊中還要祭神祭祖，許多閒事和禮節，難再挽留，又欲一看花燈之盛，周澄已然點頭，便即應諾，向衆辭別，准定初二夜裏回來，周澄笑道，國亡家破，那有什心腸做壽，祇爲諸好友，和靖兒等力勸，我想全山人等，這多年來，終歲勤勞力作，以有今日，借着新春休暇，與大家暢飲三日，也好，因此不再堅持，名爲暖壽，實則仍是借題飲食，

大漢莊花燈新奇，飲食精美，你們諸姊妹又極相得，年青人多喜聚不喜散，你率性初三早上，陪了諸位賢姪女同回來，也是一樣，齊令賢接口答道，多謝叔父盛意，便姪女也是定在明晚，來與叔父預祝暖壽呢；周澄笑道，那不敢當，如願與芳兒姊妹先來小聚也好，隨你們的便吧，說罷起身先走，衆人同送出去，齊孫淳子四女，重向衆人作別起身，同駕遁光，往大漢莊飛去，馬玄子笑道，飯東走了，我們還在這裏作什，另換一處東道吧，絳霞紫雲兩慧婢同聲說道，家主人雖走，二小姐置辦的年菜點心和好酒還有不少，絳霞紫雲也還能做幾樣，別處多是官中酒食，恐不合諸位口味，好在一日夜的功夫，別處遊樂無妨，晚間酒飯，仍請在這裏來用吧，馬玄子笑道，真是有其主必有其僕，主人好客，連所用女鬟也是如此，我們先陪王獅兒遊玩湖山景物，就便去往後山諸老家中辭年看望，回來仍就在此聚會，擾他主僕何如，衆人俱都稱善，柳春也想隨往，丁良暗使眼色止住，一面向陸萍恭身說道，老山主允給柳師弟在後山備一靜室，他新到此不熟，弟子意欲領他去往各處走上一回，再往後山相看住處，不知可否，陸萍微笑點頭，丁柳二人隨向諸師長拜別，過了溪前小橋，便與衆人背道而行，沿着山脚往湖邊無人之處走去，行約半里，回願諸師長已然隔遠，丁良笑對柳春道，師弟知我喚你同行心意麼，柳春答說小弟不知，丁良道，我一則見你聰明至誠，與我性情相合，一見如故，這裏法令甚嚴，現值新春元日，全山同樂，還不怎顯平日一步也走錯不得，你新到此，周二師叔，正與各位師長歡聚，你來得突然，無暇指教，所以我相趁着眼前閒空，分別指明，以免無知誤犯，諒不致有什大礙，後日便是老山主壽辰，到底早日知道的好，二則這

裏一般同們師兄弟，能常在各位師長側隨侍的，均長識見，得益不少，但是本山尊卑之分業嚴，第一資質心性要好，方能得到各位師長格外垂青，能有這等恩遇的並無幾個，天下事都是積久成習，你正好借新來爲由，乘着新春形跡脫略，去與各位師長接近，你已蒙各位師長器重，祇要處處留心，隨侍上幾日，像二位淳于師叔和我師父馬師伯都最愛才，因你此次大漠莊之行，胸中先有好的成見，就着這十幾天新春，常時在側無形之中，自比別的同門親近，祇內中有一兩位對你看重，或是開口許你隨時前往請教，此後便可得益不少，所以適才觀操，我明知淳于師叔眼尖，已然看見我們，故意涎臉當他面繞路迎上前去，試探一下，看許我們隨侍不許，便是如此，現我看出各位師長，對你器重，你又得大漠莊李太師伯垂青，請老山主特准你一人後山獨居，無須再入經武堂隨衆習武，以後不特成就遠大，並可速成三則不久有奇功一件，師父和我本早暗中商計，背人前往，不過此事尙少一個能手，始能成行，我看今日師父與小周山主，說笑情景，頗有前往之意，此事別人不行，我知此事，非再有一人不可，師父心高好勝，胆大多謀，想到就做，我却代他老人家擔心，自家人無須客氣，論你現在功夫比我還差，並且去那地方十分凶險，事前非有準備不可，你尙一無所知，如何同往，但你此次大漠莊之行，必有所得，又是特許可以隨意出入本山之人，好些方便，我知五老人，他那玄門正宗傳授，說難極難，說易極易，一經領悟，一通百通，你天資既好，又肯下苦，以我所知，不消多日勤習，必能貫通，你雖入門，一切信符表冊，以及衣物用俱，尙未

領取，現值新年，本無須如此亟亟，爲了這件奇功，最好今日，便由我領你去往後山，看好佳處，再由我代你向本山司曾器用糾查等處報到，領取各物，使你今晚便可入居用功，不必在周二師叔家中借住，如能速成，豈非絕妙之事，不過師父性傲，暫時不可使他知道，須聽我言，相機行事，師弟心意如何。

解 魂 冷

300

第十回

午夜警寒湖志決心堅荒山臥雪
青春迷蛇女危臨夢醒魔窟沈丹

柳春自是感慰，隨照所說，同往各主管處報到，領了信符表冊，再去後山，相好地勢，臥具應用各物，也經執事人役，隨後運到，柳春見後山一帶，峯崖高峻，形勢隱僻，除遙望側面山岸之中，有幾處華美房舍，林木環繞，似頗幽勝外，到處都是冰封雪蓋，登高四望，不是山巒蒼便是雪漠平野渺無人烟，景色甚是荒寒，休說得天堂與淳子姊妹所居山中諸勝處，便與前山環湖一帶比較，也相去天地，上下崖洞，却有三四處，爲想鍛鍊體力，并不畏寒苦，特意選了崖腰背陰一處，崖勢十分險峭，離地二三十丈，上下攀援，已甚艱難，洞大祇得方丈，當日對着，沙漠裡吹來的朔風，洞外冰雪，常受風力猛吹重壓，有的中空虛陷，有的嵯峨亂列，堅利如刀祇是個人，休說日居夜臥，洞口稍立，便氣透不轉，凍倒在地，丁良因當地，乃本門領有上乘心法的門人，練成後照例入居練功之所，自己去年居此二日，尙且難當，柳春雖得五老垂青，畢竟未得本門真傳，就五老有什傳授，共祇一二日光陰，又值禦敵渡歲，忙亂當兒，也無如此快法，本心想領柳春，看完當地形勢，擇一避風所在，日後功力精進，再移往高寒之處，見他堅執，甘冒寒苦，一勞永逸，挺立洞口寒風中，並無畏容，與樹穴初見情景，大不相同，不知柳春仙緣遇合，曾在大漠莊，服了一粒小還丹，後入定室，發現白陽圖解，如法勤習，藥力運行，真氣，充沛全身，不特體力大強，靈智也今非昔此，丁良心雖稍放，良友關心，恐他少年好勝，欲速不達，反生害處，便勸他道，

你我同門至交，一見如故，不作客套，這裏夜來奇冷勝此十倍，洞又當風，你晚飯後，便來此獨居，無人相伴，地理不熟，一旦凍倒，如何是好，還是另換一處吧，柳春本是少年勇氣，不知自己能否勝任，聞言一想，丁良入門雖稍遲數月，但他前朝忠烈遺孤，與山主各位師長，多有淵源，陸師伯又極鐘愛，已傳上乘法髓，勝我得多，寒外雪風凜冽，素所深知，此時祇覺風大，雖不甚冷，許是白天原故，夜來定必難當，如再堅執不聽，等支持不住，或是病倒，反到丟人，心念一動，有點氣餒，方說多謝師弟指教，話未說完，忽聽丁良笑指道，師父來了，必有話說，等閒過再定吧，隨見一條人影，沿着崖腰，由前山一面，飛馳而至，果是陸萍趕到，二人連忙施禮，陸萍見二人，所選崖洞，意似驚奇，後朝柳春細看了看略一握手，立轉笑容喜道，是你自己要住此洞麼，柳春因未定局，答語稍遲，丁良知師父精細，不喜人本領不濟偏要好大喜功，已先代答道，柳師兄初來，不知此洞風烈奇冷，本為鍛鍊體力着想，現經弟子一說，正想移往崖下那洞呢，陸萍笑道，你以為精靈呢，祇知你去年住此三月，算還得過真傳，所居崖洞，又是向陽避風所在，前半尚且難禁，何況柳春，也不想此是本山煉功最難之處，夜間不說，常人到此，便這是日裏，也難立足，你們正當風口，你運用真氣禦寒，尙自覺冷，豈可稍爲勉強，他未得心法，如何禁受，居然行所無事，是何原故，分明此行，得益不少，他性行誠厚，先在前山，幾次想說經過，我因此事，祇淳于周馬，有限幾位可行，不宜人多，不令出口，適才淳于兄妹接待遠客，我知你心急，情熱，必引他當日移居，特意抽空，來此詢問，先見你二人，正對冷魂詭態面當風而立，雖然子午寒潮，到此已成強弩之

末，終是利害，你還勉強，他豈能當，到後見你，正在運氣，他到神色自如，連手心都不冷，昨晚本就覺他，二目神光，有異尋常，早來更盛，多神奇的傳授，一日夜間，也無此境界，五老傳授之外，必有恩賜無疑，他本人也許還不知道呢，隨令柳春，略說前事，並告以雙方情如一家，事情適已有人，告知大概，無如事須謹秘，丁良本定同行，也可與聞，祇對別人，不奉山主五老師長之命，切忌再提，賜什傳授，乃是各人緣福，丁良常去大漠莊，並與諸小俠，交好在先，怎未傳授，可知珍秘，非可倖致，此節連我和你師父，也無須詳陳練法，敘事便了，柳春問言，益發放心，便將前事詳說，陸萍聽他曾服小還丹，已自驚奇，又聽說定室之中，所觀白陽圖解，並非五老親傳，不禁大喜，對丁良道，怪不得李六叔送客時，那等說法，適陪草衣道長來此，行時又囑我，暗詢柳春，自知究裏，經此一來，約期以前，成功無疑，大約此事，柳春自作一路，不與我們同行，我看你二人，甚是莫逆，也許可以隨同前往，須等四明來後，才可定局，如與我一道，所得就差得多，且看你有無此種緣福吧，丁良慨然道，弟子早就請命，祇爲感念師恩效力，並不想得什好處，來時曾與柳師兄說他所行與傳授，我並不問，到時冷魂嶺，却須同往，既是分頭下手，弟子自然隨定師父一路，陸萍笑道，癡娃兒，如真有難，你同我一路，便能免麼，並且這事，也由不得你，也非沒有化解，我向來雖然胆大，事早算計周詳，身經百險，終未敗過，何況此事，已成大舉，你還愁他作什，柳春見丁良，義形於色，聞言未答，正暗着他忠義知勇，猛想起除夕赴宴前，隨侍五老的一個少年，曾暗中遞過一個紙團，一直無暇觀看，忙補說了，取出一看，上寫冷

魂峪事，關係至大，四明爲了洩機，二次犯規，本應重責，幸其胆大機智，元旦參謁時，犯險向三太公求說，自告奮勇，李太夫人，又爲講情，特賜恩寬記罰，許其將功折罪，但執法人，已下逐出之命，家規犯過，不能全免，到日必來尋找柳春，老周山主，必已早知細底，詳情當面再說，祇此事尚須一個聰明靈秀的少年伴侶，到時何往，同去的人，雖犯奇險，必有奇福，足償所苦，但須心性強毅，不畏艱險，能共患難的同門至交，一毫勉強不得，限期不遠，務請期前，先爲物色，暗中結納，勿使局外人知，看完燒去等語；並未具名，丁良還無表示，陸柳二人俱知道了良補缺最好，俱都大喜，略爲商說，柳春仍居洞內，陸萍對他，自是期愛，因昨夜未眠，第一日入居，這等冰山風窟，也須早歸，令二人部置完後，速去淳于家中，等夜宴後，便即歸臥，雖服靈丹，初經奇寒，終是難耐，尤其子時利害，命將洞口前人後半期撤去的石門，掘出安上，就這樣，丁良因當務還須睡眠，不能用功，仍不放心，陸萍走後，又勸柳春不可大意，好在備有炊具，令將爐火升起，再去前山，柳春雖聽陸萍說起小還丹的靈效，到底初次經歷，又聽丁良詳說，去年身經之苦，那還是在崖下避風之處，循序漸進，自較穩妥，況是良友關切盛意，便稱謝照辦，等到一切停當，時已不早，趕到前山，已是到處燈火照耀，笙歌鞭炮之聲，合成一片繁喧，熱鬧非常，到了淳于家中一看，人數甚多，除本門師伯叔，和王獅叟，馬玄子外，尚有男女三個外客，陸萍，周謙，令二人先朝上，行了公禮，再向來客引見，才知來人，乃草衣道長的門人，華太青，和他好友衛飛，呂芳芸夫婦，因往北天訪友，聞得乃師被石鐵華，約往白馬山，特意趕來拜見，並

向本山老少諸俠叙談，剛到不久，乃師正與老屠山主，和雁山六友，兩計獨臂老俠沈昭，與番僧訂約復仇之事，好些機密，暫時不便預聞，退了出來，與平輩諸友叙闊，本山小輩盟友中的第一位忠孝仙人方端，又自雲南奉了，雲龍山主王人武的密命，突然趕回，事出意外，大家高興，三人與本山諸俠多年知交，便再淳于兄妹作主，爲這幾人接風，周陸諸俠，因新春元旦，照例無事，可以通融，方端不能久留，好弟兄難得相見，便和淳于震商量，派了幾個得力門人，把奉命各地輪值的，同盟兄弟，也全替換回來，恰巧芒碭三俠，本山會操，攻陣失陷，無顏久居，推說要往北天山，去謁狄梁公，擊辭別去，所以一盟二十七友，除奉派未歸者餘均在坐，加上淳于兄妹，素日期愛的幾個後輩，竟坐了四桌之多，二人年幼，柳春更是入門日淺，事前曾有陸萍囑付，不問自不敢開口，來客主人，祇管談笑風生，除說起沈氏父子，已與番僧對面，約定三月之內北天山冷魂峪，白骨台，一決勝負，聞得番僧，仗左崑崙那佐父子之力，已用三寶密勅，代約到兩個能手，所幸冷魂峪老怪物，雖與老邢有交，老怪物却因他受人收買，看他不起，祇允借地比鬥，曾有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之言，許不會出手而外，別的多是互相叙闊，或提說一些舊話，無關宏旨，淳于荻自在廚房，監製佳肴，時來時往，陸萍自今早起，便不再和他鬥口，馬玄子又和方端密談，心似有事，席間祇方端和來客，見二人咨稟特佳，互相誇獎，隨同敬謝應答了幾句，柳春儼師父周謙，不時目視自己，面現喜容，雖料五師伯，必將自己所說轉告，終想得便而陳，偏無談話機會，一會席散，散坐上茶，見師父獨坐一旁，便端了一碗茶過去，方想此時說話仍是不便，又不敢請往外面陳說，周謙已先笑道，你

早移居用功也好，你十五叔，憐你性行誠毅，年紀又青，適和我說，賜你不少食物，少時帶了走吧，淳于荻也趕過說道，那是我製的年下榮肴和一些糖菓年糕，省你不會做吃的，往返前山，又誤用功，好在備有鍋爐用具，一熱就吃，有的冷吃也行，現製兩盞，放在屋外，預計够你一月之用，吃完我會命人送去，你仍不免往前山來，向我要也行，我很喜你誠敬，無須客氣，柳春連忙拜謝，周謙隨道，你早回後山，補足睡眠，率性明日起用功，有事我會喚你，令尊已早命人告知，明日我還便道往訪，自有話說，不會懸念，後日大漠莊老少仙俠與北天山狄老前輩父子，相繼來此，如要見你，也必相召，否則，不必再到前山，什話都無庸我說，可向在坐尊長拜別，後山黑暗險滑，又帶有不少東西，仍由丁良送你回去吧，柳春心敬恩師，不敢多說，當向衆人拜辭，同了丁良，走出一看，淳于荻所贈之物，共有兩大提籃，暗村這裏許多美味，父母全未吃過，本想向十五叔學做幾樣，回家奉親，不料給了這多，正對心思，便和丁良分提，過了溪橋，便即放下，喊住了良道，我求師弟一點事，不知有法想麼，丁良笑問，師兄何事，值得說求，柳春道，家父母年邁，平日無什甘旨之奉，十五叔所做肴點，美味無比，從未嚐過，我雖獨居後山，食動用具，全都不缺，年青人得飽已足，意欲送往家中，一則人地生疎，又正用功，不能回去，想請賢弟設法，轉託便人，帶交家父，感謝不盡，丁良略爲尋思，答道，本山祇師父一輩，可以隨意出入，山規甚嚴，尤其携物外出，此本難題，但事情甚小，又是出於孝思，你且交我，明早稟告師父，爲你設法一辦便了，柳春見他面有難色，仍肯爲己盡力，知非易事，自從一見，便承關注，又以瑣事相煩，好生不安，

有心收回前請，又想父母從未吃過這好美味，紅着一張臉答道：「師弟你真使我感激無地，你對我太好了，如真礙難，我留到走時，送去也好。」淳于荻忽然走來，問道：「你二人怎不往後山，在此等陸矮子麼？」丁良方要回答，淳于荻笑道：「不要你多口，你和你師父一樣惹厭，我祇問他這老實人，柳春不好意思說，方一沈吟，淳于荻氣道：「你也跟他學壞，想瞞我麼？」我因你十四叔，已同齊孫二位姊姊，往大漠莊，本想事完趕去，不料來了外客，他們起鬨，人數又多好容易忙完，我見你陸師伯，今天忽改常度，放心不下，適才他又推說兩夜未眠，想睡先走，我疑他又是一意孤行，也許與你有關，暗中窺探，休看我喜和他說笑，彼此仍是情若骨肉，原本爲好，料定有事，他偏真個睡去。歸途見你二人在此，疑他本有約會，看出我在尾隨，故意去睡，少時仍要尋去，是否如此，你須實說，不可騙我，柳春早看出陸萍，背着淳于荻行事，聞言先頗發慌，聽完方始心安，便把心意說出，陸師伯並無約會，如有虛言，甘受重責，淳于荻笑道：「我原信你，既然如此，東西你仍帶回後山自己吃，也無須再託別人，我必成全你的孝心，明早我往大漠莊接姊姊，自會另裝兩籃繞住你師父店內，命人與你父母帶去，就說你師父所贈便了，柳春大喜拜謝，重又辭別，路上直說十五叔可感，諸位師長相待如此恩厚，永世不忘，丁良也隨口應和，把淳于姊妹，說得各有長處，並世所稀，柳春漸覺他話不由衷，忽聽崖頂冰雪微響，回顧無跡，人已行抵峯下，便與謝別，丁良執意送入洞內助他升火再走，柳春方想說，火早升好，丁良已提籃搶先上去，祇得罷了，剛到崖頂，覺出風力甚強，寒氣侵肌，比日裏要冷得多，石門附有滑槽機括，封閉嚴密，洞中火爐正旺，按說

洞小火大，風又擋住，理應溫暖，可是洞中並無暖意，祇比洞外強些而已，柳春先祇覺出洞外風大，比日間冷，因已具有耐寒之能，還不知當地，冷得出奇，見時尚早，便留丁良小坐，丁良笑指壁間冰粒笑道，這便是冰壺嘴裏，冒出的熱氣，到了壁上，轉眼成冰，你看爐火多旺，燒的又是特製的煤和炭團，火力極大，又極耐燒，不過在門微一開動，便成這樣，如是常人，在加兩個大火盆，也不能在此久留，這還是寒潮未起的當兒，再待一會，雖因門閉時久，冷氣稍減，一到子時，你就覺出利害了，本來我想陪你，過了子時再走，一則師父和周二師叔，命你早睡，不應違背，二則子夜寒潮，難道遠來餘波，仍極利害，那冷氣得隙即入，可穿金石，雖仗石門是獨臂老俠監工特製，石質甚堅，上下槽口平滑如玉，嚴絲合縫，邊沿更有厚氈擋護，仍不免被他透進，那時爐火無溫，火成灰色，非到三個時辰過去，此門微露小隙，便成寒水地獄，我先原是因你初次經歷，不甚放心，隨來看你應付，到底能禁也未，不料十五叔、恐師父負氣涉險，背了大家，暗中監防，却不知師父爲人，向不冒失，就背小周山主行事，也必有算計，今日聽你一說，更知事情鬧大，爲顧大局，祇管勸習少陽神功，已把前念打消，心中自仍不快，十五叔不知究竟，雖聽你說，未與師父定約，仍恐你人忠厚，預受指教，又有我在側，暗中跟來，恰巧你感激他，我再一附和，適又堅不令我送上，方始相信回去，經此一來，他更高興，對你更好了，休看他生得醜，人又天真愛鬧，但極熱心義氣，心更靈秀機智，有時真是成心裝駭，我聽孫小師叔和我說，李老夫人，很憐愛他，將來成就，還在十四叔之上哩，此洞我曾隨師父，來過兩次，均未久停，深知利害，適見你上山時，那等冷法，

而未改色，竟比我還能忍，好固是好，功還未用，何必多找罪受，好在這新正十天左右，如不奉命他出，還能來此看你；等我代你，把火添上，日間所運冰雪，另灌一壺備用，我走你睡，養好精神，明日用功也好，隨說，隨即如言行事，柳春他見，情意慇懃，爲自己前後忙了一整天，甚是過意不去，攔勸不住，祇得幫同搶做，彼此年歲心志相若，又是第一個交到的同門好友，由此友情，日益深厚，成了患難骨肉之交不提，丁良心靈手快，一會將事做完，便起告辭，柳春開門送他時，覺着寒風小了許多，閉門上牀，盤算了一陣，又把白陽圖解，從頭默記，是會熟讀的，全未遺忘，好生歡喜，望着對面，爐火態態，水已大沸，壺口熱氣亂噴，沸聲盈耳，比初進來時，又似暖意加增，心想此時必已交子，丁良決非言過其實，定是小還丹的靈效，故無所覺，本打算當夜起用功，繼思恩師命我，補足睡眠，如何暗中違背，陸師伯既會少陽神功，不知是否同一家數，師父是否也習此法，丁良走得太急，也忘了問，念頭一轉，便閉目安臥，待不一會，已快入睡，微聞異聲，遠遠傳來，甚是淒厲，一會又聽濤鳴浪吼，狂潮怒嘯，宛如萬馬奔騰，由遠而近，昏夢中，覺着沙漠中，不會有這大水，許是子午寒潮，已然發動，怎未覺冷，那潮聲彷彿快到附近忽然轟的一聲過處，繁喧頓歇，連先前洞外連吹不斷的狂風，也都靜止，方自奇怪，猛覺寒氣侵肌，當時機伶便是一個冷戰，跟着寒氣越來越甚，冷得再睡不住，先前丁良代領臥具時，連舖帶蓋，要得甚多，又并代舖陳好才走下面毛毯皮褥，上面更是重棉皮毯，自覺無須，良友好意，祇率聽之，臥時還自覺厚，此時冷如寒鐵，竟無一絲暖氣，再看對面爐火，果是灰色，昏燈幢幢，寒焰如豆，已將熄

滅，風聲已住，石門密閉，也不知那裏來的冷氣，就這微一探頭，前額已冷如冰雪，想起前言，未免胆怯，尚幸手足尚溫，還能勉強支持，連忙縮頭被內，剛把四面被蓋裹緊，適聞異聲，如潮又起，與先一樣，潮到近崖一帶便止，冷也較前加盛，似這樣接連好幾次過去，越覺奇冷難禁，因想每夜這等奇寒，尚難與抗，冷魂略更冷百倍，寒潮遇上立死，其祇三月光陰，到時不能勝任，豈不誤人誤己，心中一急，猛然回憶少陽神功，本要循序漸進，蛾眉心法最快，也須四十九日以上，但前半圖解，關於初修道人，抵禦雪風，和奇寒盛暑，均有形勢圖說，註解甚詳，不特一學即會，內有一種，恰是臥形，一經運用，便可生熱，自然入夢，便露宿深山雪地，也不受寒氣侵襲，正好試他一試，立即如法旋為，本來手足冰涼，冷得直抖，及至真氣運行以後，覺着一段陽和之氣，順羊車穴（穴在腰部）起，逆行而上，直透十二重關，漸次行遍全身，竟是一處，暖和一處，一會交沛全身，暖適異常，試探首向外，雖也覺冷，已不是先前那等利害，埋首衾內，本是大忌，便把頭伸出在外，二次再試，一而按照圖解，返虛入渾，將氣機調和，連運行了十數次後，任其徐徐運轉，這一來，不特衾被生溫，連露出在外的頭頸等處，也均有了暖意，不再感受寒威，想不到圖解如此妙用，心中高興已極，同時，寒潮過去，洞外狂風又起，一會人也安然睡去，洞門緊閉，不透天光，睡得又極甜適，夢中聞人在外呼喚，才得驚醒，聽出是丁良口音，心疑天已不早，趕忙應聲，丁良已開門走進，先把門關好，便搶近前，按住柳春道，師兄怎這冒失，我當你早起和我去年住此一樣，受不過冷，在內用功呢，敲門時，聽出你未起，又耽心你凍病，後聽應聲，

便防你暴起，開門連忙走進，洞門當風，你不穿衣服，豈可下牀，說時，手已伸向被內，忽又驚喜道，你果有此耐寒本領，真太妙了！柳春問故，丁良道，那子午寒潮，平日祇能吹到離此五六百里外，無人沙漠之中，向空散去，這裏如非離地甚高，連那餘威，也未必波及，就這樣，已冷不可當，每一逢到了子午日干，寒潮最是猛烈，最利害時，散處相隔，不過百里，尋常道術之士，也難禁受，我昨夜回去，才想起昨日子夜，正是庚午日干，你雖有洞門擋風，總覺可慮，又不便來，祇得去求師父設法，師父力言無礙，直似連門有無，均在兩可，我實不放心，一起便來探看，聽你應聲，知未病倒，仍當強熬過來，現看出你面色甚好，身上溫暖，照此情形，祇能避開子午二時，現在前往，都似可能，真出意外呢！柳春便答，子時果是冷極，後照白陽圖解一練，便不覺冷，伸頭被外睡熟了，丁良道，你當容易，那少陽神功，我苦求師父傳授，也曾練過，聽說傳的人，雖非五老峨眉心法，也是玄門正宗，雖然未到功候，總比你剛學初練強吧，爲了急於看你，來得又過早些，就爲昨夜寒潮太兇，餘威猶未散盡，就叩門這一會，我還運氣相抗，凍得手足都快僵了，那似你這等自然，師兄福緣太好，異日仙業成就無疑了，柳春謙遜了兩句，穿好下牀，丁良又助他弄好飲水食物，便要走去，柳春堅留共飯，或是多談一會，丁良道，我實因師兄第一次經此酷寒，大不放心，否則，也不會來，既知無事，君子愛人以德，爲何阻你用功，不過求進不可太急，洞口石門，須要緩緩撤去，我聽師父說，梁四明頗得李老太公與李六叔的期愛，又和你好，我很想交此朋友，同舟共濟，等他到了，我再來吧，柳春也覺用功要緊，祇得任其別去，洗漱飲食之後，自己排

好功課，略爲歛食，便照圖解，用功參悟勤習起來，初意初三日，五老與天山諸俠，少長咸集，許要傳喚往見，至夜無信，遂孫李諸小俠，也未臨訪，祇得罷了，天分福緣，既極高厚，因連日悟出好些妙用，連做也無心做，祇胡亂吃些葷子，荻所贈現成食物，有時僅吃一頓，點飢便罷，打算做頓熱東西吃，剛把米淘好煮上，想起當日，已是十六，四明應該到來，忽聽洞外，有人言動，拉開門一張，正是丁良，陪了四明到來，手還持有一信，好生忻慰，連忙開門迎進，互相叙闊，四明仍以下人自謙，嗣經柳丁二人力說，由此結爲兄弟，方始改改口，結盟一層，仍是不肯，至少也須經過主人之命，二人祇得罷了，坐定。四明將信交過，再說來意，二人方知峨眉派，取才甚嚴，門人均須經經左元，右元，兩洞所設，考驗功力的，火宅運焰和十三限嚴關，通行過去，始允下山行道，所以門人極少，祇有一個叫焦瑣的，人雖靈慧，夙孽太重，入門之始，便因師長礙於接引人的情面，又見他向道誠切，迥異恒流，勉爲其難，未始無望，便令在左元洞壁小洞之中，用功苦練，焦瑣心高志大，求進太切，又善結交同門，恰巧同門師兄商風子，本來功力甚高，早可下山，祇爲感激同門至友周雲從恩義，向師長力請，情甘留山受苦，自稽仙業，與同進退，因妻從偏不爭氣，始而不能通行，後來商風子見他思念九房父母和妻子，按着昔年開府，衆弟子結伴通行舊例，拼受苦危，以全力護他通過嚴關，不料初出茅廬，又知師長憐他孝思與好友義氣，好些通融，下山以後，見男女諸同門，各有功業，一時急功好勝，自恃得有師傳法寶，妄樹強敵，如非同門人多，應援

又快，或迷本性，犯規墮劫，經此一走，又經回山重煉，商風子自仍相伴不捨，恰在一處修爲，焦瑣得知經過，便向二人，傾心結納，左元洞嚴關，秘奧利害，首先探得，一面苦心修煉，這年恰值商周二，二次下山，也相隨請命，仗着機智靈巧，和商周二，同行互助之力，居然在千斤一髮之中，犯險而過，也是定數難移，教祖他出，輪值掌管的，恰又是他本身師父，見他竟能通行嚴關，以爲功力精進，還自期愛獎勵，賜了好幾件法寶，那知始末未固，事由微倖，功力定力，俱都不够，又仗着師傅法寶，樹下不少異派強敵，結局爲一魔女誘惑脅迫，失去真元，迷了本性，被拖下水自知歸路已斷，率性倒行逆施起來，這時五老正奉教祖之命，往海外仙山就地採藥煉丹，數年未歸，爲了所煉各種靈藥，十分珍貴，擇地隱秘，四圍設有神幕禁制，煉丹期中，除五家男女十七人外，連同門也不許往來，期前煉成，還在高興往一點也沒想到焦瑣會叛道背師，投入邪教，同門先進，峨眉三英中的李英瓊奉乃師修元奇之命行誅，到處搜索，正在萬分惶急，欲謀補救，五老又不合見爲日尙早，師長尙未回山，意欲先四川東故居省墓，考查子孫學業，不曾直飛峨眉，吃他得知，和魔女商好詭計，連夜趕去，假傳師命，說五老欲速不達，所煉靈丹，尙欠火候，不許回山，謂往紫雲宮，煉一爐小還丹贖罪，先煉靈丹，連同煉時用來防禦外邪的。幾件靈藥，着交焦瑣帶回，候教祖回日加功煉過，定日賜服，焦瑣以前，最善結納，雙方情分本厚，峨眉門下，素無敗類，尤其教祖，道妙通玄，神目如電，誰也不敢背師行事，況是假傳師命，最巧是那些丹藥，本經五老夫妻，日夕通誠苦求又經幾位師門至交，代向教祖力請，說五老今生，善功甚多，應加特

想，許其少轉一劫，即以今生，率同一此有根器的門人子女，同證仙業，妙一真人方始應允，准其先將靈丹，煉成備用，領命時節，曾示仙機，聞命即行，一般男女同門，均未在側，并無人知，焦瑣偏說得頭頭是道，所以連郝子美，那麼知機的人，俱都深信不疑，如言交付，託其轉呈，心還惶急，恐誤仙業，原爲夜連急飛紫雲宮。好在煉小還丹的靈藥，宮中盛產，極容易煉，四十九日，即可煉成，宮中三位女主人，本是同門先進，恰又同往靈嶠仙府，訪友未歸，這三人又均長厚。向在海宮清修，近年已不常往中土，知道此事不久，同門中有此敗類，認作痛心之事，未向門人宮衆宣揚，是知細底的幾個女弟子，也均隨往，直到小還丹煉成。歸途遇一同門，才知詳情教祖雖未下嚴命，昔日恩師佟元奇收自己時，曾說以前收徒不慎，雖早爲我飛劍所誅，未造出什大孽，終我掃臉之事，本已不想收徒，一則本門教祖以次，各位師兄弟同門，均有嫡傳高弟，我獨缺如，固然同是一家，無分彼此，總想得美質傳我衣鉢，又見你向道心誠，良友勸勉，始允入門，授以心法，偏生掌教師兄他往，未得先與商計，歸後聽他口風，你夙孽太重，本門覆蔭之下，如真向道誠毅，原非不可解免，祇是本門開府以來，日益發揚光大，門人個個修爲精進，休說無一敗類，連犯小過的，均極少見，你將來如若背師爲惡，便掌教師兄，加恩減免，我也容你不得，如犯重條，更是形神皆滅，事在人爲，你須謹慎等語，這次犯規，恰是師父值年期內，奉命誅戮的，恰又是李英瓊，此人疾惡如仇，鐵面冰心，祇知奉命行事，不容寬縱，所至無人能敵，方今同門先進中，最有名的人物，分明師長痛恨，非令形神皆滅不可，爲此與魔女痛哭密計，早晚遇上，勢

必不免，爲想保全元神，以爲畢日轉劫重生之計，前聽師父說過，知道五老靈丹，專供娶妻生子，半路修爲的人，成道之用，恰可仗以轉劫，但掌教師尊，法力無邊，念動即知，此事決非容易，身在魔宮，仗着地利，還可隱匿苟延，這一遠去川東，就許自投羅網，除此死中求活而外，更無他策，又想師父既然下令行誅，以李英瓊的法力，和照形之寶，事不容易，爲何向師父討限多日，如說念在同門之義，想等教祖回山求情，又不應由奉命之日起，便四處搜尋，逼得自己宛如喪家之犬，初意祇想逃回魔宮，與糾纏自己的夙孽愛妾，見上一面，便即尋死，那知到沒數日，反到無事，不論好壞，想不出一個道理，時機又稍縱即逝，萬般無奈，祇得先和魔女，同向峨眉，遙拜通誠，哭求自知罪大，祇求教祖開恩，免其戮神之誅，仍許虔心改過自贖，一面在魔女暗中隱護之下，先去川東將丹騙取到手，因知當時服下，仍難免死，並無用處，夫妻一人，苦思多日，才想出一條計策，原來魔女姐娜，乃黑老翁十鵲之女，乃母波旬婆，和赤身教主鳩盤婆，是同胞姊妹，鳩盤婆成就較早，法力也較高，本來約定，姊妹二人同創赤身教，此時千鵲，也是旁門中人，愛波旬婆美貌，苦戀多年，百計千方，誓欲必得，鳩盤婆知道妹子一嫁人，便不能同習九子母天魔，無異去掉將來一條膀臂，先見妹子不理，赤身教規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相愛並非惡意，雖然不快，尙未發作，後見妹子芳心，已漸被對方感動，不禁大怒，竟用魔法，將千鵲擒去，想要煉他生魂，千鵲眼看不能抗拒，危急萬分，幸而波旬婆，見狀不忍，暗中將他放走，千鵲幸得逃生元神仍受禁制，雖經心上人，向乃姊刀爭維護，婚姻一層，已是無望，祇一求婚必被擒去，重受煉

魂之慘，又看出心上人，有情於己，愛根愈深，如何放他得下，偏生鳩盤婆爲人，比自己還要怪僻，心腸歹毒，無法可以感動，正自情急無奈，巧遇前輩散仙，百禽道人公冶黃路過，二人原有一面之緣，便向求救，公冶黃道，自從家四九天劫將臨，正教固由此日益昌明，一般邪教，也須猖狂一時，鳩盤婆邪法，已極利害，尤其所煉九子母天魔更惡，也最難制，行法入骨爲踈忽，或是放出害人不成，必以倒戈，轉害主人，陰毒凶殘，無與倫比，必須兩人合煉，均有同等功力，方可由心運用，萬無一失，但煉此魔教大法的人才，最是難得，一部最神奇惡毒的，魔教第一秘籍血神經，又被血神子鄧隱盜去，未等煉成害人、師徒十多人，均爲長眉真人所誅，血神經也爲真火焚毀，難得你所愛的人，資質極好，同是魔教，又是他同胞妹子，再好沒有，自信此法煉成，並世無敵，所以看得甚重，但他認爲關係安危大局之事，他妹子一嫁人，便不能煉，如何容你妄想，你元神又受禁制，便女的與你同逃，也辦不到，豈非作夢，于鵠不知公冶黃，受一正教中長老指教而來，知道目前散仙中，祇他和大方真人乙休等，有限幾人，不畏鳩盤婆魔法，再四苦求設法，公冶黃道，法子也非沒有，一個是急速暗中改投正教，使元神脫出禁制，復體之後，再打主意，還有一條，比較可以早完心想，祇不知你事成之後，能否如約行事，于鵠想了想，答道，我因師門恩重，師長均爲正教中人所殺，若非恩師遺命，說仇人利害，如想復仇，無異以卵敵石，平白送死，他已自殺，不許蹈他覆轍，迫我允諾，方始化去，我必不干休，將來寧遭劫數，也決不反顏事仇此外，祇能使我如願，雖經百死，無不惟命，公冶黃才說自己先也旁門入道，幸遇長眉真人，與極樂真人

，連番指教，並贈道書修煉，始得兼有兩家之長，但是當初，欲以旁門證果，曾發宏願，日前算出，不到功行完滿，便要走火入魔，本在爲難，經你苦求，才想起赤身教，雖以上乘秘魔正宗相標榜，所煉魔鬼，均係所攝鬼魂屍魄，再不，便是積年僵尸骷髏，和左道妖邪的生魂，輕易不害凡人，教規也極嚴厲，無如所煉魔鬼，陰毒凶殘，喜啖生魂，又賦奇毒之氣，中人立死，師徒多人，個個狂傲強橫，一言不合，立下毒手，禁忌又多，人不犯他他不犯人兩句話，直如未說，定必造孽無窮，運數未終，除他反到激變，多害生靈。仍難如願，姊妹二人合煉天魔，一旦成功，實是將來大害，有了帮手，仗勢行凶，更無顧忌，門人十九極惡窮凶，不知要害多少道術之士，生靈遊魂，更不必說，我意欲借此少立善功，作一釜底抽薪之計，使他妹子嫁你，他雖仍要煉成，無人相輔爲用，凶威既減，不到萬不得已，決不敢輕易施爲，那天魔煉成之後，便隨年時，與主人功力，日增威力，除非一開始，便是二人合煉，日後即便物色到人，也是各煉各，并無用處，多高法力，這最利害的子女天魔，也祇能煉一次，我使其無形中，少造好些罪惡，豈不也好，還有你不肯改投正教無妨，但須向我立誓，婚後會同你妻，竟地隱修，永不爲惡，我便助你成功如何，干鵠之師法力極高，乃左道中，有名人物，干鵠是他末次所收徒弟，因見前收門徒，心性皆惡，仗恃邪法，背師橫行，爲師門連樹強敵，造下不少罪孽，結局，多爲正教中人所殺，自己明知其非，早晚受累，無如多年盛名，面子難堪，一面把干鵠，認作衣鉢傳人，立意傳授之一面準備專事尋仇，未幾之事已早算定所以死前，那等說法，干鵠出山不久，便遇波旬婆，驚爲天人，他本人雖是左

道、並無惡行，聞言立即允諾，發了重誓，公冶黃來時，原有成算，一到，便在所居冷魂嶺外，設下反五行大挪移法，把二人形聲隱去，以妨鳩盤口婆查出真相，另設干鵠爲想妹上人不罷遂願，走火入魔幻相，至於鳩盤姊妹，一個知道干鵠，心不干休，看上他的生魂，想乘其推土重來，立下毒手，使妹子無法挽回，一勞永逸，一個是心感對方深情，知他百折不回，惟恐又來自投羅網，兩人各有心事，正在行法壹看，波旬婆愛根已固，如非情人元神受制，直恨不能，逃出魔宮，趕往相就，一見幻景，當時情急，和乃姊力爭，說干鵠法力頗高，走火入魔，由於元神受禁，他修爲多年，也非容易，師門仇敵又多，以後如何自保，你已應允，祇他永息求婚之念，便可撤去禁制，我說人的心念，如何能知，請以不來尋我爲限，你已應允，如今人已坐僵，身同木石，還有何說，鳩盤婆無言可答，剛將元神撤禁，波旬婆一見他景中元神復體以後，淚流不止，越心感動，執意趕往，用魔法封閉使其枯坐清修，免爲仇敵所害，鳩盤婆自信還深，以爲魔法傳真，千百里外，聲形如對，不曾料到人有暗算，早算好他煉法時刻，乘隙安排，又知妹子，也是生具特性，不容不往，波旬婆剛一趕到，未吃公冶黃勸餉了幾句便即別去，二人當日結成夫婦，恩愛非常，事也真巧，波旬婆來到以後，鳩盤婆恰有好友來訪，客去再往魔壇查看，幻景中干鵠，仍是愁眉苦臉，好似妹子未去過的神氣，接連三日，妹子也未回宮，大是奇怪，公冶黃去時，又用仙法跡，顛倒五行，峪外仙法未撤，推算不出影跡，正當開煉陣法之際，怎不又急又恨，最後還是仙法自撤，這才得知，也祇查見二人已然成婚，前半仍是茫然，大怒趕往，待下毒手，波旬婆早排有安，不特搶護在丈夫前面，并使

魔教中，拚與敵人同盡的大法，七竅皆插金刀，手握火球相待，見面哭罵，你當初也有情人，祇爲中途變心。才拼以身殉魔，得有今日，各自遇人不同，如何強逼我隨你，我知你心很手毒，不念小時情義結婚當時，便和丈夫商量，各失真元，現已懷孕，便逼我回去，也無用處，如害我丈夫，我便和你拚命，鳩盤婆原生得比乃妹，還要美艷，祇爲情人，受一妖婦蠱惑，中途變心，復仇之後，憤急毀容，未出家前，又曾受繼母虐待，全仗妹子，關照求情，并放他逃入山去，才有今日成就，妹子所學，乃是想念自己，入山苦尋，另有遇合，并非自己授與，舊恩未報，反與爲仇，也覺問心不過，真元已失，魔法不能再煉，何苦思將仇報，祇氣二人不過，也無法下台，便說你二人無非都生得美秀，才這等貪戀，自來男子無義，女子無情，如似我此時這等奇醜，還自恩愛，我便服你，以後決不爲難，遇事并還相助，不料二人患難夫妻，情深愛重，又得高人指教，早已防到，同聲答道，我夫妻地老天荒，恩愛不渝，各人美貌，也早享受，變多醜怪，仍是本人，恩愛祇有更深，決不如你所料，祇求你不再爲仇作對，已感盛情，相助一層，免勞照顧，現當你面毀容，誰有二心，由你慘殺如何，說時，已各用法術，將本來美容毀去，夫妻抱頭痛哭起來，鳩盤婆初意二人，少爲求告，便可善罷，不料如此剛強，反被開了個無趣，回去好生內咎，由此斷了往來，二人毀容以後，皮氣越來越怪，不久生下魔女娜姐，生得美艷無比，鳩盤婆本覺對妹子不起，時在魔宮中，行法查看，見生此女，甚是喜愛，又憐他生長冷魂峪，窮陰凝閉，奇寒之地，雖說父母均精法術，陽面一帶稍好，終非佳處，有心接往魔宮享受，就便深造，生父母怪僻，既有

昔年無隙，又向不出山一步，先祇乾看善急，後來魔女年長，不耐寒荒枯寂，常背父母，在附近走動，鳩盤婆愛徒鉄妹，體會師意前往隱伺，生與攀交，誘其自投魔宮，于氏夫妻，發覺下落，各以元神，登門索女，娜姐既貪魔宮量物享受，又因父母祇傳他防身隱遁之法外，別的均不肯傳，欲隨大姉姐，學習魔法。堅不肯歸，鳩盤婆對，于氏夫妻說，二人既不肯歸入正教，又禁女兒，學習道法，視此美艷，早晚受人欺害，連我也同丟人，我決不強留他，在我門下，祇稍盡心，傳他三五年法術，我便放歸便了，于氏夫妻，對娜姐道，你和姊姊一個願留，一個願教，暫時且由你們，祇是學成魔法，你如爲惡害人，你休回山見我，說完，一怒而去，娜姐在魔宮五年，雖以年淺，未能盡得鳩盤婆所傳，邪法也頗利害，行前每一想起故居荒寒，回去難耐，便自愁煩，鳩盤婆爲忿妹子，視他如仇，惱羞成怒，又憐愛這姪女，再經門人慫恿，便在南天出仙人頂，金銀洞，爲他建下一座魔宮，並把快成氣候的靈秀鬼女，再經了幾名，以供役使，令其省親之後，各自移居，人情均喜安逸華美，娜姐生長魔窟，見慣金銀宮闈，服用豪侈，況又年青，早把父母故居，視若畏途，雖因骨肉天性，思念雙親，到家住不幾日，便自難耐，于鵠自受公冶黃指教與波旬婆完婚生女之後，夫妻苦修多年，功力大進，已經悟澈前因，祇夫妻二人，多是古怪皮氣，明知這等修爲，遲早必墮劫數，依然倔強到底，自信平生，無什罪惡，立志欲以旁門成道，本想連愛女，一齊修煉，仗着冷魂，天時地利，又未與正教中人樹敵結怨，決可無事，不料鳩盤婆，憐愛娜姐，接往魔宮修煉，愛女耳濡目染，氣質已變，意不想歸，等學成回家，住未數日，又要離去，移往新居，先

頗忿忿，欲加禁閉。無如愛妻波旬婆，憐愛兒女，再四勸說，祇得聽之。娜姐由此移居南天山，先還守着父親別時之誡，祇在魔宮修煉享受，有時出遊，也祇回家省親，或往探看姨母，和一些平交姊妹，並不往外生事，比時鳩盤婆，仗恃魔法高強，異軍突起，無人能敵，又最憐愛美慧少女，自從愛過長眉真人，一次警誡，清理門戶之後，已無一個男徒，所留下的俱是平日最愛的，一些貌美靈秀的女弟子，因此越發護犢，照例不受人欺，有事立即出面，每鬥必勝，鬥人多半氣焰高張，對方稍有忤犯，立下魔手，年時一久，鳩盤婆因吃過長眉真人的虧，又是師執尊長，曾在當面輸口服低，力誡門人，說我自學道以來，未逢敵手，對方祇真比我高，在我未能轉勝以前，決不再動他一草一木，長眉真人所論正大，和紅雲大師一樣，本是門人不好，不能怪人，何況又是我師叔，雖然無顏相見，此仇已無法報，此後你人在外，如與他門人相遇，非到有意相迫，無故生事，能避則避，不可動手，如違我誡，被我查知，決不寬恕，因此諸魔女除峨眉派外，其他正邪各派，多半樹下仇怨，如非魔宮法嚴，輕易不許外出，樹敵更多，娜姐學了一身本領，從未施為，常聽諸魔女，與人鬥法情景，早就躍躍欲試，這一年，偶然獨自出遊，行抵縉雲山中，忽與摩訶尊者司空滿的愛龍養阿環叨利仙子方玉柔之妹，太真仙子方玉環相遇，二女全都美如天仙，一見投緣，成了朋友，娜姐雖是魔教，但鳩盤婆，所習魔法，專以邪魔，為攝取方對形神工具，一切皆是幻相，本身仍是全真，尤其教規嚴厲，門人一犯淫過，立即處死并受煉魂之慘，因于鵠夫妻，再三力說，不令學那九子母天魔攝魂吸陰之法，又看出娜姐，心志不堅，未加傳授，並對他道，休看魔法左道，為人志行，

最是堅強，所煉生魂神魔，皆是極惡窮凶，兩間凶毒之氣所萃，陰毒無比，我傳你法術，全爲骨肉之親，近日我靜中體查，你夙孽頗重，根本情關，恐難渡過，在我門下，便須守法，萬一犯戒行誅你父母本就痛恨必更視我如仇，我生平祇你母一人，同胞骨肉，他又有恩於我豈非難處，再者也捨不得下你毒手，爲此我不令你拜師，免受我法拘束，此法也不傳你，以免用時，自身把握不住，反爲天魔所害，就這樣，你仍隨時留意，如犯淫邪，雖不行法殺你，這理却不許你登門了，娜但平日交往，均係女子，一些不曾在意，及至與方玉環訂交還在心喜，那知對方心機，又是著名妖邪，並與鉄姝結有仇怨，想打聽魔官虛實，不久方王柔便引進了幾個男女妖人，娜姐年青無識，又年青喜事，對方邪法又高，漸受誘惑，犯了色戒，可是九子母噬魂魔法方王柔也未探悉，娜但，事後想起鳩盤婆前言，不敢再往魔宮，便與妖女等同流合污，爲起惡來，鳩盤婆大弟子鉄姝，本與莫逆，怪他日久不見，前往探看，一到南天山，便見方玉環，同了男女三妖人，在外同求見，娜姐所居金銀洞，有鳩盤婆魔法封禁外人不得擅入，見這妖婦竟能引人，直抵洞前，料知往還已久，情知要糟，當時也未發作，忙用魔法，隱身潛入，見娜姐正和兩人，對飲甚歡，跟着待女，引了妖婦等入內，互相調笑，神態淫邪，不由大怒立將秘魔神光放起，現身喝罵，衆中除方玉環，持有防身法寶，人更機警，魔光一現立即穿地遁去，此外全數爲鉄姝魔光所殺，方向娜姐數說，錯已鑄成，魔官不能再往，從此絕交，並要收回前遣服役靈鬼，隨聽鳩盤婆，傳聲相告，說此事早在意中，現在此女非我門人，金銀洞魔宮，已早賜他，連服役靈鬼，均此無須收回，

祇禁宮中參謁，並不許再犯淫邪。限他一年以內，必須嫁人便了。鉄妹領諾，忿忿而去。娜姐知道鉄妹，遵奉魔教法令最嚴，人更乖張剛暴，反臉無情，再加出生以來從未受過折辱，當時愧忿交集，並未認錯挽留，由是絕交，斷了來往。起初還在顧忌，久便不耐孤寂，過不多日，先往冷魂峪省親，才到峪口，便遇乃母波旬婆，告以乃父爲千鵠，已知他近日行爲，大爲忿怒，最好暫時不與相見，便見也須等將來成婚之後，娜姐祇得泣別而去，隻身無聊交邪友，爲鉄妹所殺，無顏去尋方玉環，偶憶洞庭雲夢之勝前去遊玩，行自岳陽，恰值邊在湖行道救人，看出魔女可疑，事完跟踪查探，不料雙方夙孽糾纏，娜姐見他是個少年修士，親相英俊，又當奉命求偶之際，便不去理睬，也不肯放過這一尾隨，正合心意，焦瑣下山不久，無什經歷，那知利害，先在附近深山之中，鬥法三日，夜娜姐正要施展看家本領，擒他因問出是峨眉門下，知道對方同門甚多，一到危急，立用傳聲求救，強敵立時雲集，心雖驚恐，勢成騎虎，又難割捨，便用巧語相激，先使對方，不再求援，然後假意敗逃，時隱時現，將焦瑣引往南天山，方始下手，焦瑣也是命該遭劫，始而好勝喜事，明知魔女，不是易與，依然固執成見，不肯求人相助，鬥到後來，反因魔女，美豔如仙，丰神絕世，對敵三日，老是笑語輕盈，神能柔媚，一任自己喝罵，未以惡語相加，漸漸心軟，雖未起什邪念，却生奇想，以爲這等天生麗質，落在左道門下，未免可惜，打算迫使攻邪歸正，此念一生，吃娜姐看破魔頭，立即乘虛而入，竟被引到金銀洞，魔言以內，剛剛有些警覺，對方的姹女迷陽魔法，已然散動，當時爲魔法所迷，娜姐并不欺他，成婚後，便把魔法收去，哭說自己心願已遂，任憑處置，一生爲惟命焦瑣，曾得峨眉真傳。

，雖中魔法，尙在半醒半醉之中，本就夙孽，一經交合，越發愛戀，再見魔女，玉體橫陳，裏啼宛轉，無限柔情，自然流露，如何忍心下手，再者，元真已失，也無法回去見師長，就這樣，長住魔宮，不過永絕師門，也未必便遭慘戮，偏生夙孽相尋，方玉環對身教虛實，雖無所得，却與娜姐成了深交，近日聽人說起，鳩盤婆因他犯戒不許入門之事立往相見焦頊，那等人才又是峨嵋門下，先施邪媚引誘，欲與苟合，焦頊終是正派出身一之爲甚自不肯再上，因套加夫妻情厚娜姐對於以前之事，早已明言方玉，柔枉負豔資，媚惑離間，兩無所施，反受對方奚落心中痛恨，頓生毒計，表面巧言認過。

第十一回

冒霧上天山巧遇奇童獲異寶
衝雲行地竅忽生急智得神兵

實則匿怨相交，魔女忠厚柔和，無什機心，以為丈夫，是美男子，自己尚且拚死求愛，何況這等淫女，既然認過，又未勾引，多兩個朋友，可免寂寞，何苦拒人太甚，方玉環又善巧辯，話一說開，雙方更交厚，那知妖女，陰深很毒，一面百計誘激焦氏夫妻為惡，一面散播流言，說峨眉長老，對於焦氏夫妻，將要行誅，此時焦瑣，連同門也不敢相見，本是日夕意中憂疑之事，妖女黨羽既多，故作又像，那得不信，由此中計欲以魔法邪術自保，魔女自更樂於傳授，為煉魔法，已然不免為惡況，又交了好些妖類黨，這妖邪，多受指使而來，有心惑弄，知道焦瑣，決不敢與師門樹敵，但他下山不久，其他各正派的門人，不識的多，正好播弄，先借一事，與西藏派教祖凌渾的門人結怨訂約相會，到時再命一妖黨，將焦氏夫妻引去，焦瑣自練魔法後，日近羣邪，本性已迷到時，見對方勢盛，自覺朋友患難相助，又見愛妻，因方玉環，勢急求助，已在動手，對方恰又是個勁敵，也沒問對方來歷，便自冒失動手，後來還是對方，見他峨眉家法，自道來歷，驚奇喝問才知錯已鑄成，無如妖黨已有一人受傷，愛妻也毀了一件法寶，勢成騎虎，欲罷不能，也不答話，一味咬牙應敵，後見對方為首的，下凌渾愛徒諸平，法力甚高，妖黨弄巧成拙，傷折頗多，其勢不能善罷，忽然性起，一面施展師傅法寶，一面連合娜姐，把雙方互約，輕不使用的魔法，施展出來，諸平等幾乎吃了大虧，幸而同來五人中，有一散仙蘇寶星，便是日前來，訪山主五老善吹鐵笛的，那位草衣道長，看出焦瑣，

峨眉嫡傳家法，鬥時不肯吐露姓名，知道峨眉教規至嚴，向無敗類，怎會與妖邪魔女一起，疑有原故，爲防節外生枝，意欲探詢明了此人名姓來歷，再作計較，知對方法寶神物，魔法又凶，反正難勝，便施法力，護了衆人退走，時值峨眉二次閉關期中，但是兩派師長深交，雙方同門，多半都有交往，當日便查詢出焦瑣來歷，一般先進同門，萬沒想到，會有此敗類，俱都忿激，不等請示師長，相約搜尋，內有兩位長厚的，還想尋到以後，誠勸挽救，不料焦瑣，陷溺已深，始而自知闖禍，隱匿官嗣，不敢出面，中因峨眉三英，不願有此害羣之馬，結尾歸門，因魔宮隱秘，并有魔法隱蔽，鑑形之寶，藏在仙府，暫時不能使用，竟同尋到鳩盤門的上，本意所用魔法相同，金銀二妹，又是相識，可以探詢，不料鉄妹，外冷內熱，對於娜姐，心中仍是愛護，早用魔法傳真，得知經過，恐兩妹子洩機，先約了兩同門，在途中等候，意欲阻入魔宮，雙方言語矢和，正要動手，此時峨眉三英七矮個法力高強，否則，也不會輕往魔宮，鉄妹如與動手，內中李英瓊，持有定珠，和新用木魘腦中元丹煉成的青靈珠，魔法所不能侵，鉄妹必敗無疑，總算鳩盤婆，大劫將臨，不願樹此強敵，來人不是峨眉之秀，訪友探詢，并非尋事，一經發覺，立用千里傳聲，將門人召回，并告三英、焦氏夫妻地址，和此中因果，託李英瓊，將來奉途行誅時，務請網開一面，但是事前，不可洩露，雙方均有益處，魔法神妙，三英法力差不多，這末幾句話嚴人英、余英男，竟未聽到，三英隨即趕經金銀洞，指名索見，休道焦氏夫妻，便坐在一干妖邪，全都震於三英威名，無一敢出，仗着魔法掩蔽，英瓊心有成算，略爲警告，便各回去。焦瑣知事已洩，愁急些日，連經妖邪怨惡魔頭反應，率性倒

行逆施起來，情急無奈，竟想改投到別的妖邪門下，以求護庇，無如對方，都畏峨眉聲威，知是禍水，連去兩處閉門不納，歸途又遇到兩個先進同門，因均剛直嫉惡，使其難堪，當時動武不算，并用師傳法寶，和魔法，將兩同門困住，正要加害，幸值七矮中的阮徵，路過發現，上前相助，焦頭見勢不佳，忙用魔法遁走，這一來，激起公憤，羣起搜索聲討，不消多日，所交往的妖邪，先後爲他伏誅，如非魔法隱遁神速焦氏夫妻已早不免，眼看情勢日非，這日娜姐想起鳩盤婆，雖加決絕，不許登門，以前終是愛已，又是骨肉之親，急難相投，也許可以求助，這時魔宮，已爲諸同門所毀，幸是內層深居山腹以下千百丈，隱秘非常，魔法變幻神妙，來人見宮中，地域廣大，陳設華美，窮極鬼工，倉卒中，祇說已盡於此，祇把服役女鬼除去，便各回轉，二人才得幸免，心念一動，立即隱形趕往，以爲這等走法，人決不見，那知離山不遠，便吃百禽道人公冶黃，破去隱形法喚住，焦頭見是師執至交，娜姐也聽父母說過，知不能抗，又看出不似惡意，忙同拜哭求救，公冶黃說婉女迷陽之法，乃專一收攝敵人形神所用，娜姐求婚時，因見焦頭難制不合妄用此法，焦頭固然受制，可是夫妻二人同受魔頭潛侵，否則，娜姐怎會同失元陰，此是夙孽定數能各保得元神，已是萬幸，看你二人運氣吧，鳩盤婆決不見你，徒自取辱，不必去了，隨施法力解去二人魔頭飛走，二人本是時喜時憂，終日胡思亂想，胆大妄爲，魔解清醒以後，想起前事，心魂震悸，那裡還敢似前妄自走動，回宮抱頭痛哭了一陣，料定大禍將臨苦無善策，娜姐情深，又想丈夫，原是好好的，全在自己身上，悔恨交集把心一橫，竟想自往峨眉投到，陳情替死李英瓊又尋上門來，說奉命行誅，隱藏無用，如在當

地，可速出見，祇未有什動作，說完自去聽那口氣決無通融，知道娜姐去也無用，於心也自不忍，要死也在一齊，何苦自送，終日盤算，打不起主意，急得娜姐，終日通誠哭求，祇求娥眉教祖，憐察恩寬，饒恕丈夫一命，再不也祇斬他肉身，免却形神全誅，一切罪刑，皆由自己承當，百死無恨，正無奈間，鐵姝忽又來到，娜姐跪求解救，鐵姝冷笑了笑，放下一面晶牌，便即逃走，娜姐知那晶牌，乃鳩盤照形至寶，能隨心念所至，查見數千里內景物，有此一物，對頭來到，即可預知，預防隱避，忙用魔法，試查一看，祇現出五老全家，煉丹將成，似在準備起身情景，跟着現出父母，愁顏相何，似在商計什事，忽然想起父親曾許最後一面，但須婚後，因恐曠怪，一直想去，欲行又止，此寶所現，全非此時心念，必是姨母，特意指點，心中一動，試再行法查看，又現出五老丹成歸家，和丈夫盜丹情景越發省悟，忙同丈夫，趕往冷魂峪，見了父母，哭說經過，干鵠不理，後來波旬婆說，你姨母已示先機，事應第三日不先準備，求我何益，再如延誤，連元神也保不住了，二人知難免死，祇得拜辭，回去設法，行時，波旬婆告以當地曾由公冶真人，轉告諸正派長老，于氏夫妻，本人決不出山，從邪為惡，但也不願有法力的外人入內，已得過諸正教長老允許，庇護你們，結局必致兩誤，後山風穴，如要藏什物事，以備他年轉世之用，即可辦到，二人原因李英瓊法寶飛劍威力至大，一為所教，即使手下留情，元神也受重創，轉世決難修煉，照此情勢，分明令將五老所煉靈藥，盜來藏起，以備轉劫之用，回宮議定下手方策，便即冒險起身，本想祇取兩粒，下餘仍就設法歸還，以免結怨越多，為異日之害，那知剛到手回宮，李英瓊便跟踪趕

到，上來未與娜姐爲難，祇向焦瑣進攻，焦瑣知道絕望，見娜姐還在跪哭哀求，所盜靈藥，也全在身上，忙用魔法傳聲，令其速往冷魂峪，將丹藏入風穴，就在岳家藏避，千萬不可殉難，娜姐久問李英瓊，冰心鐵面，又見求告無用，閉言警覺，立即飛走，逃到冷魂峪，一尋父母全都不見，知是故意如此，祇得把丹藥，藏入風穴深處，風吹不到之地，另在當地行法，以備少時，攝取二人隨身法寶之用，隨即趕回，見丈夫已然力竭勢窮，身受重傷，還在拚命迎敵，因料他必不聽勸，事完還要趕回，難得對頭等未遽下殺手，立向李英瓊哭求，容他夫妻訣別，並見一面，李英瓊剛剛允諾停手，不禁心如刀割，也不畏紫郢劍光威力，猛撲上去，抱頭痛哭了一陣，娜姐哭求，代夫一死，李英瓊喝道，本門法令尊嚴，如何敢違，念你受人愚弄，惡跡無多，夫妻情重，哭得可憐，又未奉命同戮，我不傷你快自逃走，免受波及，娜姐哀聲哭喊，夫死我不獨生，祇求李仙姑，恩施格外，容我丈夫轉世便了，說時，焦瑣已然停手，不再防禦，方自抱持哭勸，娜姐看出丈夫，已無活意，忙把身子掙脫，一面發動魔法，將二人飛劍法寶，全數攝走，令其飛往風穴，一面施展全力，往劍光上硬撞，李英瓊雖將二人用劍光一齊圈住，本心不想傷他，見他如此心烈情重，越生憐念，忙把劍光一撤，已自無及，娜姐首先身死，因此一撤，娜姐固未傷及要害，焦瑣也乘機兵解外人祇知紫郢劍下，形神皆滅；實則，二人元神，雙雙逃走，此事李英瓊，連向同門，也未說起，等五老回轉峨眉，認罪，妙一真人，也未斥責，祇說此丹中有藍田玉質，天府靈藥，一同配製，得之不易，我證果在即，你已無法再煉，以你五人功力和本門至寶，進入風穴，並非難事，無如本門與人爲善，前

經公治道長，代于氏夫妻求說，曾經允諾，不可反悔，此是你五人世緣未淨方有此失，時至自得，我不預示時日，此丹重得，使你五人功行完滿之日，但本門弟子，不許擅入峪內，也不許另約有法力的道友，相助代往，自己租機，審慎而行便了，不久，真人和諸先進弟子，道成飛行，五老因昔年當道一訪，又經多年潛心推算，和真人遺倡，備知一切前因後果，大漠莊，恰隣近冷魂峪，於是全家移來，住了些年，均無機會，後由兩老怪物相識人口中，得知近數十年，于鵠時常神遊，并還在三十年前轉世一次，破例收了兩個徒弟，對於前事也會說過，大意是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我知峨眉，決不背信恃強，靈藥非我自取，乃別人自行存入，來人祇耐得住子午寒潮，深入穴底，休說靈藥，我頻年取藏的，奇珍異寶，均可任意取携，決不食言，爲了這幾句話，傳說出去，引起不少旁門中人垂涎，百計謀取，有那深知主人利害，和古怪性情，不敢輕往招惹的，祇訓練了一兩個徒弟，裝作常人入內試探，結局遇上子午寒潮，雖然葬送，本人還可無事，有那心凶胆大的，仗恃法力，暗中行險，無一不是命喪風穴內外，最近兩年，來者更多，兩老怪已然嫌煩，二徒又愛侮弄來人，除非去的，真是常人，照例不許欺侮，遇上老怪物高興時，許被送出谷口，或能免死外，休想活命，梁四明本得老少主人關受，祇爲年前，雪夜塔平湖送信，歸值黎明，途遇由三道嶺逃出的使女小春，凍倒雪中，忽發惻隱，將人救轉，一時無處安排，離莊已近，急於覆命，再經小春哀泣苦求，說什麼不放，爲救人要緊也恐被莊中守門發現，一時情急無知竟帶小春，私入禁地，乘人未覺，由莊外破牆而入，本想覺地起藏，求好李同夫妻，再寬令出現，到後想起，老少主人，

神月如雷，如何能隱，事前一被查知，連犯大禁，豈非死數，怎會一時心軟，作此糊塗之事，自行檢舉，比較稍好，又恐這頓責打難禁，正自愁急心慌，去向好友小三兒求救，事已敗露，本是死法，姑念三代相從，李同夫妻，又爲力說，方定逐出三年之罰，此時小三兒日侍五老，得知冷魂歸事，暗中指點，令其立功自贖，正愁不會神功，難耐寒潮奇冷，柳春忽在定室，巧窺偏解，又允祐助，當晚夜祭，便告奮勇，自向三老請命，竟獲允准，料知因禍得福，過了十五，照規逐出，李同夫妻，早知此中因果，特准許他來尋柳春，一同用功，還有別的指示，也由四明代達，丁良也說起師父陸萍，與怪徒結怨經過，乃是去冬，陸萍，周謙淳于芳馬玄子等四人，天山行獵，歸途遇見怪徒張武程剛，強奪四人所獵白熊，雙方動手，怪徒因老怪物，不肯多傳，祇會防身魔法，本領有限，誤把四人當作尋常獵戶，恃強欺人，不料飛叉才一出手，便被淳于芳飛劍所斷，不敢戀戰，一面放出魔光護身，一面自道來歷，說乃師法嚴不許我出，是好的，可往峪中一行，休說動手，祇耐得住子午寒潮，我二人便認罪服輸，再敢進入風穴深處，連穴中所藏，靈藥異寶，均可任憑取携，決不阻攔，四人早知風穴利害，方自尋思，如何回答，忽聽耳側，有人低語，令其應諾，陸萍機智，知有異人暗助，立時答話，訂好約會，怪徒一走，異人也自現身，便是那有名散仙草衣道長蘇寶心，隨將四人，引往左近巖洞中，說子午寒潮，十分利害，風穴更甚，穴中藏珍，共分前後兩處，後層所藏另有主人，前層乃于氏夫妻，昔年所存法寶靈丹，並不禁人往取，如能得到，大有用處，本來道術之士，不許人內，難得怪往騷狂，自己吐口，而你四人，雖會劍術，飛劍祇

有一口，不會什法術，老怪物決不好意思出手，祇把少陽神功練成，有了耐冷之力，即可一試，不過，陸萍，淳于芳，一個面有晦色，一個飛劍稍強，反到吃虧，易啓敵視，最好有一不去，爭臨到時，另有遇合，必須小心應付，才可無害，我這少陽神功，不似峨眉派速成，務須勤習，方可有用，再約上兩人也可，最好所約，是個靈慧童子，人也不宜太多，說完傳了口而去，四人拜送回山，淳于荻聞知前事，堅欲同往，丁良忠於乃師，向再四求說，於是把二人也添上，一同練功，陸萍本想獨自先往一探，因聽柳春一說，大漠莊覆命經過，李同又暗中力阻，現已改作等柳春四明，練好神功，再分途下手等語，三人看完書信，各說前事，暢談了一陣，丁良知柳梁二人，用功五勤，不便久留，先自辭去，四明後又說，前些年老怪物有一友人往見五老莊主說近年風穴，威力越大，便是道術之士也難禁此奇寒，莫如雙方言和，一同下手取出，各得一半，免得長此相持，彼此不便，三老莊主因大還丹共是一十九粒，富餘無多，事有定數，時至自成，勉強無益，又看出來人用意，婉言相拒，令其轉告老怪物，師命尊嚴，我老弟兄五人，雖然手到取來，決不自往，到了取時，也不另約其他道術之士代往，就有人去，也憑他各人緣福，決不以本門防身法寶相借，祇請主人如約便了，來人原想於中取利，好容易費進口舌，將女怪物說動，男的還未答應，便來遊說，問言自是不快，想要挑撰生事，不料老怪物聽了，不但不怒，反說老老莊主理對來人乃成名多年的散仙楊笠子，當時羞惱成怒，便去雲南，向三老莊主夙仇，虎尊者朱護，激將愆思，此人與雁山六友，周老山主，也是舊識，法力頗高，爲報前仇，還煉有兩種法寶，元旦那日，與楊笠子到此地，想來報前仇

到後開說老怪物，借地方與人鬥，雖是山陽，不在冷魂嶺禁地之內，是破例反常之事，未免奇怪，自尋老怪物，也不知說些什麼，便自走去，不見回轉，此人懷仇多年，既尋到此，必有後文，他又探知風穴藏丹之事，我們此行，老怪物或者無妨，此人却是大害，我二人又無什法力，必須留意呢，說罷，二人隨同用功，均覺所經艱危，勤奮非常，柳春見他並未向已討教，因守李同之誠，來書未提，不便私傳，也不知是否同一傳授，日子一久，漸漸覺出，路道不同，自己功力大進，到了午夜，寒潮起時，已能去至洞外，當戶而立，毫無所苦，四明却是不能幾次相隨試探，都幾受凍僵倒，看神氣，又似不以為意，其勢不敢私自傳授，並且日限將近，也來不及，心中，代他憂急，夫免現於形色，四明看出他關心甚切，苦笑道，你見我寒潮餘波，尚難禁受，如何深入風穴，此行全仗運數，寒潮威力至大，風穴之中，尤為利害，你如非服過一粒小還外，便有少陽神功，遇上最利害時，恐也難當，休看陸，周，淳，于諸位，練時較久，又是行家，因非峨眉心法，到時定不好受，風穴前後兩穴，外面二穴並行到內，始分他們是往前穴比較要好得多罷了，我來時，已有打算，拜見老周山主以前，曾遇一位前輩仙長，又蒙草衣道長恩憐指教，你無須代我憂急受苦自所難免，並不在我心上，不過我們三人是另一路，時機一至，說走就走，你連山主師長，也無須稟告，這一層，已先有三老莊主，來信通知，丁兄想必知道，此事重在我們三人，一來也爲了陸五爺，性情太剛，我們早去三數日，他便減少苦難，我祇聽說，詳情尚不深知，盛意心感，你請用功不要管我吧，柳春聽出他已另有準備，略爲放心，尤陰易過，一晃便是三月中旬，四明見柳春，已將神功練成，

大出意料，好生暫慰。柳春也自心喜，用功越勤。這日丁良忽來說起，妖僧鬥法之事，已改四月初一，周陸淳于馬玄子諸人，已然約定，廿九寒潮最弱之時前往，周靖本欲同行，爲淳于姊妹力阻，令其相助妖僧鬥法之事，復經草衣道長作主。說這一面，小輩中飛劍無多，連姊妹也不他令去，祇由周陸馬三人同往，丁良聽其自便，三人神功早成，爲了前路艱危，迭經高人誦誡，又想事完，參與初一之會，現在各居靜室，閉門勤習神功等情，四明便把期前起身之言告知，丁良本定隨師同行，當日委決不下，各道改日再議，便自別去，到了英夜柳梁二人，用功完畢，正在商說，日期已近，李同明說期前起身，怎無音信，丁良忽帶乾糧寒具匆匆趕來，進門便道，我們快走，現有飛行甲馬在此趕到地頭，正好黎明，我們路上再說吧，二人見他忽然好變計，甲馬又非大漠莊之物，料有原故，不及細問，當時帶了寒具結束起身，好在山口守人，早奉密令，祇把丁良，喚向一旁，問了幾句，立即放行，三人一出口，便即行法飛駛，這時三人功力，均非昔比，邊走邊說，才知丁良昨晚，正由室中，用完功走出，忽見草衣道長，由外飛回，見面便說，你三人如不先行，非僅誤事，連你師父，命都難保了，丁良大驚，草衣道長，隨賜甲馬三付，略示機宜立令速行，丁良方始變計，因此行有關陸萍安危，事須慎秘，奉命即行，誰也不會稟告，三人迎着午夜寒風一路急駛，不到天明，便趕到冷魂峪附近山溝之中，溝深數十丈寬約十丈高高下下，平地突起，乃是長約十餘里的，兩條山嶺，橫亘天山前面，沙漠之中，盡頭處，斜對冷魂峪口，日受寒潮侵襲，氣候奇冷，人跡之所不至，景知荒寒已極，雖當三月底邊，依然冰封雪鋼，三人因有物高人預示先機，知道妖僧與邢氏父子

所約黨羽，多半旁門中人，俱知風穴藏丹，如能得到，就以邪正殊途服法各異，至少可抵兩三甲子修爲之力，以前不是不知細底，便爲主人利害不敢招惹，此次既借地方，必有情面樂得乘機一試，因有法力之人入內，主人師徒保不出頭作梗，一成敵對，事更艱險，有的暗命徒黨，預服避寒藥物，暗藏護身法寶，裝作常人，前往下手，有的知道主人，素喜聰慧幼童，竟不怕造孽，於這三兩日內，到處物色秀美少年童子，略爲傳受一點內功，便驅往犯險嘗試，以圖微倖，近日正在各用心機，驅人送死，主使人不放心，又防去人胆小退回，多半尾隨在後，監看接應，柳春等三人，不會法術，又無飛劍法寶防身，如與路遇，難免生事，但是老怪物禁地照列不許外人隨意行動除却自身凍倒，有他人作梗，老怪物立時出現，將動手欺人的擒去，就決不輕恕，祇一進口便無妨了，草衣道長蘇寶心，與五老中的李清苔，多年至交，早知前後因果，特意來此暗助徐向梁丁二人，分別預示機宜外，當晚並向丁良叮囑務由這條路走，明前必到飛行甲馬本極神速，三人近日精進，不畏劈面寒風，又防誤事，走得更快，不料這一趕，却趕向頭裡，以爲早到無妨，仍就前馳，并未停緩，等把山溝走完殘月曉星，與積雪交映之下北天山脚，已然在望，地勢也逐漸高起，冷魂嶮，三人未到過，祇知與溝斜對，出口正遇大霧三兩步外，不能見人，這一帶，山形壁立，冰雪路滑，無不攀升，便沿山脚尋去，少年心急，也未解去甲馬，行約二里，方覺天氣越冷，忽在濃霧影裡，發現右側，似有山口，趕將過去一看，兩崖對峙，一經中通；因在霧中，天又未明，看不出內中景物，祇覺入口一帶，形勢十分險惡，算來祇有此口，與來路山溝斜對，沿途未見別的谷口，再

往前去便遠，估計不差，便同聚精會神，往裡走進，山徑曲折，地勢越走越高，後來路越崎嶇險滑，岐徑更多，仗着尼底甲馬，未覺難行，一會走出霧層之上天已黎明，柳春忽然失聲道：「峪中形勢，二位賢弟可曾聽說過麼？」先在口外一帶，還覺天氣奇冷，祇說要到，怎走入這長一段，比起外面到差，聞說峪中冷不可當，我每夜立在洞外，寒潮餘威，尚且利害，身臨其地，反不覺冷，莫是走錯了吧？」梁二人閒言，全都警覺，互說峪中詳情，雖然不知，但聽師長主人說過，風穴相隔入口并不甚遠，順路尋去，即可到達，祇是太冷，雖然寒潮也有強弱之時，常人決所難當，更有種種奇事，有時對面說話，全聽不見，這等情勢，分明不對，我們帶有甲馬，祇顧急行，不會在意，這裡地形，又是斜坡的多，此時分明已在半山之上，少說也有三十多里，必是霧中走錯無疑，三人因天已大亮，雖然甲馬仍可應用，已遠草衣之誡，冷魂峪未到，却把路走迷，惟恐誤事，全都愁急，略一商說，立往回趕，來時爲霧所迷，祇知順着腳底山徑前馳，未甚覺意，這一面走，漸漸日出霧退，才看出山形奇險，所行之處，雖是登山斜坡，再望前途，便入險境，右側危峯刺天，更有高嶺當前，壁立千丈，冰雪包沒，寒日照在上面，祇是淡淡一層，灰白色的影子，時有時無，也分不出是雪色，是日影，風是一點都沒有，走着走着，微聞身後，冰裂之聲，隨聽收的一响，大塊冰崖，倒將下來，緊跟着，迅雷爆發也似，轟隆大震，斷崖由高下墜，落在中途山角上面，冰塵高湧飛舞半天，連同奔雪碎冰，一齊往下墜落，有的順勢滾墜深壑之中，砰訇之聲，震撼天地，四山皆起回應，轟轟盈耳，半晌不絕，左近高峯橫嶺，也似搖搖欲墜，三人走得稍慢一些，差點沒被壓在下面，左側又是一條，

其深莫測的冰溝，最仄處相隔脚底，不足二尺，形勢奇險，先前竟不知怎魔變過來的，總算仄路，祇五六丈長一小段，再過去，峯迴路轉，便入坦途，恐冰山再倒，不敢停崖向行剛剛飛馳過去，斷冰餘波，尙還未息，巨聲時作，四山猶在震撼之中，回想驚心，方自暗幸，忽聽有人喝道何方小賊，來此惹厭，聲到人到，由來路峯角一個極仄的山口中，飛也似，馳來兩個，身着羊皮衣褲，手持兵刃的壯漢，同時，前面坡下，又跑上五人，都是一色打扮，神態野悍，其勢汹汹，兩下一合，便將兩頭堵住，三人心有急事，雖想分說，一則少年氣盛，祇柳春人較和平，丁梁二人，一個是藝高胆大，尙未吃虧，一個是身懷絕技，初出茅廬，又見來勢蠻橫，恃衆逞強，未免有氣丁良先把手一擺，一同閃向，路側空曠之處，然後含笑上前說道，我弟兄入山尋人，霧中迷路，誤走此地，適才發現，正往回走，沒礙你們的事，攔路作什，休看你們，人多勢衆，我弟兄也不是爲欺的，不過此時有事，無什閒暇，真要講打，另約時地，我三人准定奉陪就是，來人中爲首的，是個胖子，先聽三人，入山迷路，并非有意來此，又正回走，神態已較緩和，及聽到末兩句，不禁怒起，喝道，我這裏一向不許外人，來此窺探，念你事出無知，祇肯認錯，本可放走，既說大話，又推有事想溜，沒那麼容易，我看你們年紀雖青，手脚似還滑溜，想必身後還有師長，你沒我們人多，我祇派三人，與你一對一，打得過，放你過去，否則，便留下一人作押，好實約會，連你師長大人一同搬來，決個勝負便了，話未說完，丁梁二人，全被激怒，同喝你既蠻橫無理不值與你多說，祇說話算好了，胖子也是驕敵，又在坡下，聞警趕上祇覺三人，脚底滑溜，似個會家，沒看

出深淺，以爲小小年紀，能有多大本領，一時大意，再見對方，詞色甚傲，怒火一旺，也未思索，想把三人擒住，問出身後的人，自己還不屑上前，口喝你們祇上三人，看這小賊，有什麼來歷本領，敢來這裏撒野，丁良平時，本極靈警，也爲心有急事，着忙將人打倒上路，知道當地離穿雲頂尚遠，天山地域廣大，內中隱居的英傑，與五老，和諸師長相識，鬥人決不如此蠻野，當地離冷魂嶺較近，恐是敵黨，互問來歷，難免洩機，連姓名也未問，便動了手，柳春先想正事要緊，所帶飛行甲馬，又與上次，隨陸萍回山時不同，可以隨心進止，如若乘機溜去，決追不上，一進冷魂嶺，立可無事，心正尋思，如何示意溜去，丁梁二人已然上前，祇得隨同動手，三人爲了方便，和免主人誤會，所帶全是隨身密藏的軟兵器，胖子見狀，才知不是易與，無如人已派出，說不上不算來內中一個壯漢，先吃丁良，一練子架纏倒，丁良也不傷人，往側一縱，笑道，你們已然敗了一個，再看別位的吧，胖子正在急惱不得偏巧四明對敵的，是個能手，少年好勝，急於脫身，見丁良先勝不耐久戰，右手長春藤一纏對方蛇矛，乘着敵人撤矛還攻，賣個破綻，一個怪蟒翻身，腰間三指箭，早到了手中，二次揚藤，往敵人打去，對方早看出他，身法輕靈，所用兵器，能剛能柔，通體像根酒杯粗細的山藤，祇稍頭上，有一精光耀眼，長約三寸的金筆尖，解數精奇，早就想要破他，一見當頭打到，正合心意，忙將手中矛，用足全力，一撥藤稍，盪向一旁，跟手一緊蛇矛，金龍點頭，照准咽喉便刺，不料上了大當，四明這一下，原是虛招，早料敵人，有此一手，一見矛到，兩足丁字形立地不動，身子一矮，往右一偏，左手三指箭，就勢反手打出，此是四明練就絕技，形如竹

著，百發百中，未發時，緊貼手腕之間，隱藏極巧，不易看出，又當雙方動手，正急之際，敵人事前，毫未覺查，一下打中在持矛的手腕上，雖仗皮衣厚實，四明手下留情，未用大力，也是不輕，猛覺骨痛欲裂，矛便把握不住，同時，四明右手長藤也隨着翻折之勢，往下三路掃到，纏向腿上，祇一抖，當時矛飛人倒，不能再打，四明也和丁良一樣，不再下手，直喊柳兄，快將這人打發好走，胖子自更難堪，餘黨也各忿極，又見四明，暗器傷人，不由羞惱成怒，乘機怒喝，大胆小狗，敢放冷箭，今日想逃出迴雁嶺去，真是作夢，說罷一擺手中刀，照准四明，迎頭便斫，餘人也一擁齊上，丁梁二人，方自笑罵，無恥毛賊說話不算，再動手，我們便不留情了，柳春本意，不想傷人，一見丁梁二人得勝，敵人食言反臉，正想一不作，二不休，率性打了出去，及聽末句，忽想起大漠莊所遇姓史幼童，別時曾有迴雁嶺相訪之言，此人已是劍仙一流，如是他家徒黨，一經成仇，便是大害，忙喝諸位兄台，且慢動手，我們是來尋黃眼睛小爺，史二先生的，說時已聽破空之聲，起自山半，止往當地飛落，胖子和諸壯漢面上，均現喜容，聲勢越猛，正在亂罵小賊小狗，死在眼前，聞言，全都縱出圈外，丁梁二人，本不想打，也自停手，胖子戟指喝向，你們真是尋訪小爺的麼，如何相識，先怎不說，柳春躬手道，我們霧中迷路，身有要事，祇圖上路，沒想動手，諸位再三相迫，出於無奈，後聽兄台說起迴雁嶺，方始想起，我和史二先生，祇在大漠莊，見過一面，論我本領，怎配和他相交，因見他飛仙劍俠一流人物，十分仰慕，承他不棄，別時曾約來訪，并允遇事相助，我這人，心口如一，今日實是另有要事并非專為尋，他因兄台提起前言，惟恐雙

方，無心失和，故將他大名提出，請看二先生情面，先放我們走去，等拜見過二先生，再行登門認罪何如，胖子想了想，怒道，你原來與他，無什交情麼，想放你們，也可，但是適才破空之聲，好像是他，但未降落，不知是否去往別處，要放，也須等我們尋到他，問過再說，否則，休想，柳春方欲婉言理論，忽聽一聲斷唱，不要臉的東西，跟着叭的一聲，胖子臉上，早中了一掌當時腫起老高，面前現出一個，虎面金睛，形貌醜怪的小孩，正是元夜大漢莊，所遇史姓幼童。現身打了胖子一喝，便戟指喝罵道，我史厲向來講理，說話算數，人家已然提我，怎還要留難，他們三人，無心迷路，已然說好得勝放走，自家本事不濟，被人打倒，還要倚衆逞強真個丟人，便沒我朋友在內，我也不會幫你，等我問完柳兄，再要你們好看，說時，一班敵黨，竟如鬥敗公鴨，垂頭喪氣，做聲不得柳春上前施禮，方想代了梁二人引見，史厲已笑喚柳兄，請這裏來，隨問來意，柳春本不想說，縱一想此人如何對已甚好，此時斷無作梗之理，還是瞞他不得，便把來意，大概說出，祇把練功，和五老使命等，前段之事隱起，史厲性本粗直，匆忙中，並未細問笑道，你真誠實，胆子又大，竟敢往冷魂峪去麼，我最喜欢你這樣人，近日各方趕來，相助番僧鬥法的，都在生心，也不想事如容易，怎會留到今天，其實，我到他勉強一試，偏不喜檢這現成便宜，你已會法術，同行三人，年紀都輕，許對主人心思，祇有法子耐寒，便可去得，上次我曾答應幫你，現有兩粒雷珠原從別處討來，想對付彭老二的，連我母親，都已說好，想乘父親，今春出門之便，約到我家，決一勝負，不料他竟不赴起約，我父親又中途折回，遇見蘇寶心這牛鼻子，說了我好些

壞話，父親耳軟，回家罵了我一頓，彭老二不來，總算怕我，此事權且作罷，我想在番僧門法時，趁個熱鬧，幫那一面雖還未定，此珠乃魔教陰雷所煉，起因專爲破彭老二飛劍法寶之用，現被牛鼻子揭穿，我未認帳，一用，父親必然大怒，反正不能出手，現送與你，此去奇冷，還在其次，最利害是穴中黑風柱，遇時，多利害的飛劍法寶，也難免不吃虧，何況常人，祇有此珠能破，不過事要隱秘，先被人知道，幫你反害你了，冷魂峪入口在你們來路，懸崖之上，你們來時，祇沿山麓而走，又值大霧，以致錯過，入口離地，祇三四丈，你們上去容易，此時必有人往裏走進，身後全有能人尾隨，見你三人入內，必要攔路盤詰，一聽與大漢莊有關，必是麻煩，你三人也非對手，待我親送你去，就無妨了，柳春不料他如此慷慨重友，再四稱謝，就便又代胖子等，求情解說，史厲點頭，柳春忙喊丁梁二人，上前相見，略說前事，俱都幸愾因看出史厲好高，丁良一恭維，越發投緣，史厲問知三人，帶有甲馬，便命胖子等回去，從寬免罰，隨同步行飛駛，快到半路山口，史厲道，此時我也不惹他們，隱身去吧，隨令三人，携手并立，取出一面，三角晶鏡，照着同行，三人當即隱去，彼此不能相見，回看祇史厲一人在後，到了外面，沿着山麓，行約二里，忽覺冷氣侵人，微向身後低語道，地頭已到，上面便是入口，果然外面有人窺伺，這類無恥之輩，我看了就生氣，還是大漢莊那些人有點意思，偏爲了彭老二，祇孫孝一人，肯和我好，三人聽出他，還是想和五老子弟結交，祇爲性情，剛愎寡合，照此情勢，祇要有人勸說，仍可言歸於好，因聽已到，朝上一看，離地三四丈，削壁之上，果有一六角形的崖洞斜對面土坡上，站着僧道五人，形貌衣着，

均極詭異，正指自己這面談說，史厲低語道，禿驢可惡，竟敢說我，等先送你們上去再說，說罷，手指處三人立被一片光華擁起，直上入口，越覺冷氣逼人，周身直打寒戰，忙往口內縱入一面運用神功，探頭回看，史厲已縱遁光，向那夥人飛去。隨聽雙方喝罵之聲，這時，四明不會神功，冷得直抖，剛從身畔，取了一粒丹藥抖着手，塞入口內，顫聲說道，正事要緊，我們愛莫能助，看他作什，還不快解甲馬入內。柳丁二人，應聲解去甲馬，各把皮套戴頭上，并肩前行，一看當地景物，甚是奇特，從未見過，原來那入口，大祇方丈，外面堅冰密佈，日久年深，已成暗藍色，稍為挨近，便覺冷氣逼人，內裏是一條外大內小，長約三十來里的深谷，和外公一樣，通體作六角形，看去石質堅硬如鐵，與別處山石，迥乎不同。常年風潮侵襲，剝蝕之痕，密如鱗片，但甚整齊，寒霜甚多，到處密佈，柳春不知那是積年寒精所積，見是粒粒圓整，翠翠晶晶，映着口外積雪，閃閃生光，覺着可愛好玩，略動童心，試用手摸以爲這類霜氣積成的微物，自必隨手而落，不料那霜粒，緊附壁上，比鐵還堅，尤其冷不可當，手戴皮套，還覺奇冷浸骨，宛如切割，要是牽手再無神功防寒，手指直非凍落不可，才知果然利害，嚇了一跳，等把洞逕走完，地勢也自展開，但不甚大，祇有十多丈寬廣，成半個葫蘆形，兩邊冰崖環抱，其高際天，上面灰濛濛籠着一片寒霧，仰望不兒崖頂，地勢也頗平坦，祇是滿佈先前所見霜粒，人行其上，凍得脚底生疼，此外并未有什冰雪影子，一眼望過去，昏沉沉的，也不是霧鬼離身一丈以外便不能見，幽寂陰森宛如孔域，那冷更是出奇，三人對於防寒的皮衣面具，雖然早有準備，又均練就神功，或服靈丹，一路運氣前行，仍是冷不可當，因身

急抖，齒牙皆戰，先沒想到，即此前段，已非生物，所能生活，如非神功靈丹之力，走完谷選，已自倒斃，再往前行，除似三人這樣，還能勉強通行，否則，就有法術護身，也失靈效，非死不可了，三人年青好強，奇冷原在意中，并未覺異，因知一到逕，入口洞進，使人禁地，恐犯禁忌，驚動怪徒作梗，又知速行不宜，均未開口問答，一味賈勇，勉力前行，走了一段，方覺出越往前越難走，明是一片平地，但是奇冷之外，另具一種，潛在壓力，步法稍快，便被追得氣透不轉，因是身痛如割，寒氣攻心，似被埋沒冰雪之中，骨髓皆要凍凝神氣，總算純陽之體，功夫又純，一有警兆，立即站定，強行振作，把氣機調勻，使陽和之氣，流轉全身，然後再進，可是再往前去，腳底越發沉重，想走快些，也辦不到了。除柳春曾服小還丹，所煉神功，又是峨眉心法，比較稍好，丁梁二人，均是兩三次遇險，幾乎凍倒，知道當時一個支持不住，心靈失馭微一迷忽，身子立時僵臥而死，那裏還敢大意，三人原是并肩抱臂而行，互相防護，柳春居中丁良在右走上一段，便略歇息，緩氣，再進。正走之間，丁良暗忖，寒潮未起之前，尚有這等利害，聽草衣道長口氣，好似還有數日耽延，等師父到來，才竟全功，這數日中要連經過好幾次寒潮侵襲，怎能禁受，死活無關，此行關係太大，誤事怎好，心中一急，忙一拉柳春，三人同時立定，就着緩氣之便，先把純陽運足，俟身冷稍減，然後湊向柳春耳旁問道，柳師兄你工夫較好，可受得住這冷麼，連問數聲，柳春也把頭湊近，看着自己，就見面具裏面，嘴在亂動，一點也聽不出，初意彼此語聲太低之故，試把聲音，逐漸提高，仍是無用，連自己所說也不聞一字，才知聲一出口，便爲寒氣凍凝，多高聲音，也

聽不出，柳春也自覺查，方各失驚住口，所戴又溫又軟，用天山特產靈雀窠特製的皮套面具，本早凍成硬殼，套在頭上，已是難受，近口鼻處，早該結冰，因三人靈慧，知道皮套特製，專爲此行之用，由頭籠下，連頭上皮領，直籠到前胸，更有皮帶，緊緊雙肩，以防寒侵口鼻，通沒透氣之處，入口發覺奇冷，便用神功，使本身純陽真氣，在體內循環流轉，有時立定緩氣，也祇做調和功夫，不令熱氣，由口鼻透出，就這樣，皮套已是又冷又硬，如非內外功，均得真傳，換個常人，臉早割破，這一說話，熱氣隨口噴出，立被凍凝成冰，堅附而具裏層之上，雖然極薄一片，但是其堅如鐵，休想碎落，同時，身又顫抖，僵痛起來，這一驚，真非小可，不敢冒失伸手，祇得重運神功，穩住頭部，不令與面具磨擦，耐着心性再走，前行不遠，忽見地下，倒着兩人，看神氣，似是兩個十七八道童死時身形，并未灣屈，不知怎的，竟會縮成二三尺長短，內中一個，背着一個尺許長的朱紅葫蘆，已被凍裂兩半，因身上霜佈滿，前面還有一人，背向自己，手持一劍，當路而立，身形也不甚高，恐是怪徒和敵黨，又未見怎動作，試探着，過去一看，乃是一個道裝少年，另一手還持有一片上繪火焰的，黃麻布符錄，嘴上突起一截寸許長的，空心冰段，五官等縮，連人帶劍，均作前撲之勢，神態醜怪可怕，已然倒斃，丁良看出那劍，宛如一泓秋水，精光四射，少年通身玄霜堅冰佈滿，頭部更多，劍獨晶瑩放光，連劍柄通沒一點微知是神物利器，暗忖師父劍術早成，祇爲當年對敵將劍失去，至今物色不到一口好劍，這廝想非良善，何不向主人祝告說幾句，試探着，將劍取下，獻與師父也不枉教養深恩，心念一動，忙把柳梁二人止住，先朝主人恭身默念弟子

丁良，爲報師恩，欲取此劍獻師。如蒙允許，感謝不盡，寶山奇冷難當，弟子等三人，除略能耐寒外，毫無法辦，爲防凍倒，不敢跪拜，並望大度包容，如不獲充，弟子取劍時，敬乞稍現警兆，便當知難而退，不敢強求，說罷，走近少年身側：以爲少年緊握劍柄，手凍甚堅，自己又不敢妄摘手套，取必費事，主人允否，也尙難知，初意不過一試，那知手剛拿着劍柄，似有碧色光影一閃，少年所持符籙，忽發烈火，冒起丈許高下一幢，身上立爲一暖，三人原是聯肩進止，始終不曾分開，變生意外，全都大驚，剛剛縱避一旁，隨聽有人嘆道，我此來曾打招呼，禮已盡到，依然如此狠毒固執，縱令今日拚你，不過，我煉就三尸元神，終能遁走，我師徒早晚必復此仇，跟着一聲哈哈，語聲就在少年近身之處，少年口被冰封，此外並不見人，笑聲却遠，像是老年人所發，那幢火光，仍罩在少年身上未滅，光中現出三個赤身小人，與少年形貌相似，正在火中，衝突掙扎，神情惶劇已極，無如被火圍緊，衝逃不出，晃眼由濃面淡，逐漸消滅無迹，全境本是暗沈沈似霧非霧的，寒霧飛浮，靜得一點風也沒有，火光一現，立化作無數大片灰白色的，寒雲冷霧，狂濤雲崩，疾如奔馬，往四外湧去，三人身上立時溫暖了許多，那口寶劍，也被丁良，容容易易，在退避時，順手取下，人影一滅，火光一閃不見，三人細一尋思，所說口氣，少年必是旁門道術之士，不知以何淵源，來向主人求情，往風穴中，取那靈藥藏珍，主人未允，自持邪法異寶，冒失入內，不料犯了禁忌，連遭失挫，不合負氣，口發狂言，未及以全力相拚，先爲寒潮所殺，那些話，便是少年所說，被寒氣凍凝在此，火光一起，將寒氣融化，重又發聲，先禁少年，三尸元神，也吃化去，想到這裏，丁良頓

靈機，重又躬身求告道，多謝主人恩兄，賜此寶劍，感謝不盡，請連劍匣一同賜下吧，說時，語聲清朗，與先前迥乎不同，面具內薄冰也自融化，祇是稍爲有點濕陰陰的，丁良說完了話，重又向前，見少年火滅之後，仍是原形，立在當地，劍匣也懸腰間，身上玄霜，已然化淨，再見四外散去的，寒雲冷霧，正往當地，緩緩湧來，寒意漸生，料知一會，便復原狀，想早把劍匣取下佩好，伸手一摘，用力稍猛，無心中，碰了少年一下，死尸着手，立似崩雪般散成一灘粹粉，寒氣也漸逼人而來，柳梁二人，自然代他喜幸，方各運氣，待要上路，偶一回看，身後馳來兩個小和尚，都光着頭，赤着上身，胸背均畫有符籙，另四外畫着大小火焰，左右兩手，各有一個火字，一個頭上，釘着三枝，寸許長的小金叉，揚手疾駛而來，其行如飛，轉瞬臨近，明見三人在前，竟如無覓，一味猛進疾駛，三人見他來勢凶橫，貌相瘳惡，一行緩步而進，尚難耐冷，他却赤身急馳，又是那等詭異神態，知是邪教一流，主人倒規，雖不容人放肆，在此傷人，事終難測，萬一發難，不會法術，仍要吃這現虧，不等到達，忙自避讓，剛往旁一閃，讓他過去，內中一個跑得最快，勢子最猛，兩下相隔約有三丈，剛越向三人前面，兩丈遠近，微聞一聲哈哈，忽然翻身跌倒，緊跟着，雙手緊抱胸前，作出狂笑之狀，也未立起，也未再聽笑聲，晃眼身子僵縮，不再動彈，前人一倒，後一小和尚，似知不妙，一面伸手，向來路揮了一下，回頭把口張了幾張，未聞語聲，一面趕向前去，右手往胸前一按，往外一揚，立有一片火雲飛出，前人已自僵死，火雲眼看蓋將上去，倏地隱滅，小和尚見狀大驚，不敢再進，又不願退，雙手向胸背等處，連拍帶按，立發烈火，籠罩全身，

待了一會，見他無異，又試探着前進。一面怒目側視三人，咬牙切齒，好似憤怒已極，三人料他誤認自己，是主人門下，心疑前人爲己所殺，方自暗中戒備，防他發難，果然小和尚，走近死人身前，低頭看了看，面色越發猙獰，橫眉往上一豎，伸手指，額上所釘三叉，立化爲三溜焰形血光飛起，三人知道邪法難當，方自作忙，飛叉血光，本向三人飛射，不知怎的，倏地撥頭，往前面暗影中，電射而去，一閃不見，小和尚見狀惶急，正在揚手連招，想要將叉收回，忽然將嘴一裂，仍作狂笑之狀，倒地僵死，三人看出前行處境越凶險，所有來人，多在這前面三五丈內送命，好似暗中，設有禁制埋伏，又無後退之理，天氣又復了原狀，說話已不能出聲聽聞，料知前行更冷，俱各提心吊胆試探着，緩步前進，那知走出十來丈，毫無警兆發生，路上僵斃的屍，却不下十餘具之多，有的滋牙咧嘴，仰翻地上，有的揚手作勢，挺立無異木偶，身子五官，多半暴縮，口却作出狂笑之狀，形態各殊，備諸醜怪，均是少年幼童，無一成年人，三人順路走去，前途昏暗，一眼望不到底，天氣越冷，步履也更沉重，行動艱難，逼得時走時歇，天色分不出早晚，老是那愁慘陰冷，不見日影天光，也沒有風，回頭來路，一樣迷濛，祇記路是真的，初進時，兩岸懷抱並不甚寬，此時四外全看不遠，柳梁二人已走得十分疲乏，算不出走了多少里路，記得入口日色，當在辰巳之間，照此情形，至少未末申初，午潮當已過去，雖比子夜潮，粗去懸遣，但是午潮勢緩而濃，自吐自吞，到口即自收回，不似子潮外發人與相遇，如何能當，怎未覺得，便已過去，照目前經歷，除身疲力令外，冷還可當，但盼早入風穴，不要加冷，能在寒潮發勁以前成功，便是天幸。

，又憊，蘇道長，囑令先來，陸萍等二十九起身，必在這裏，留上數日正不知如何禁受，三人差不多的心思，各自猜疑，却不想身心疲乏，正是寒毒潛侵，漸漸昏然欲睡，倒地便難活命，總算五行有救，福緣巧合，眼看危機明息之際，四明雖然未煉神功，一則平日所練，也五老子弟，各自秘傳的，峨眉口訣，用功又勤，根基已固，稟性又好，這三月來，再加功練習，越發精進，本來耐冷還差，幸在往塔平湖路上，巧遇峨眉劍仙商風子，福至心靈，看出異人，禮拜求援，得了一粒靈丹，並可保得七日寒毒不侵，在短時日內，反比柳丁二人，還能耐冷時正生出靈效看出二人疲乏，愁容滿面，懣怗二人，俱都練就少陽神功，怎會如此力乏神散，還不如我，莫是中了寒毒，却非小可，有心警告，令其振作

第十二回

黑廳肆狂威邪火無功婦大化
立米森森煜陸雷一擊奏殊功

無如彼此說話，全聽不出，頭被面具套住，祇眼前兩方密嵌的風鏡，暗影昏茫中，景物自着不真，急得無法，忙將二人止住，用手連扯連推，朝頭上各拍了兩下，然後挺胸，作出昂藏之狀，柳丁二人，已是神倦欲眠，雖然真氣尚在運用未斷，已不似先前，精純自如本均機智靈敏見狀立即警覺，忙自振作，加功運用，方始發現，身已冷如冰雪，先前竟不自知，不敢冒失再進，立在當地，直到氣機重又精純充沛全身，精力重振，方始上路這時精神，雖然好些，可是走了一段，又有倦意，總算先已警覺，此是危機，一見不好，便互相戒備，才未受害，三人由昨夜起，一路奔馳跋涉，水米不沾，又在當地，冒着奇寒，走了一整天，天已戌末亥初，外間早已入夜，仗着少年氣盛，資稟又好，一見寒氣，厭力太大，步履艱難，比起平時行路，要慢十倍，峪中天時，不辨早暮，惟恐到晚誤事，面具不能摘下，雖然腹飢，也沒法取食，準備走到地頭，再作計較，又走一陣，眼看前路迷茫，老是一眼望不到底，算計天時必己不早，萬一到時寒潮發動，豈不自送性命，正自互相愁急，忽見前面，似乎有霧，越往前霧氣越濃，一會便走入霧中，覺着冷氣減了許多，三人不知那是寒潮將起以前景象，一路平坦，並無阻礙，已然走慣，又見寒氣壓力，全都減退好多，不似先前，又冷又吃力，身略鬆快正準備再走一段如無警兆，便乘這冷氣減小時取出乾糧，吃飽再走，不料前面不遠腳底便是風穴，走着走着，霧氣越濃，不能相見，柳春見大家，腳底加快，想起小時霧中行路，曾經

跌傷過一次，濃霧迷路，知道前面是什境地，萬一風穴就在對面，或是有什危險，這等走法，豈不撞上，正想手拉左右二人，將勢子改緩，試探前進，倏把脚底一虛，三人到有兩個踏空，柳春也被帶落下去，那風穴深達二十多丈，由上而下，勢絕陡斜，滿是灰色堅冰滑溜已極，一任三人，身法輕靈，驟出意外，也難挽救，幸而臨變機警，正對穴口這面，勢稍傾斜，一覺不好，互相提氣，穩住身形，往後面冰壁一仰，依然連肩把臂順壁而下，滑落才祇一半，就這瞬息之間，濃霧忽退，眼前景物，歷歷可辨，除寒冷未增外，又回復了先前景色一見及地，見當地乃是一個方廣百餘丈的深穴，對面一座危崖，上矗天半，左右兩面，冰柱交錯佈滿壁間，可似攀援上去，來路一面，却是一片極平整堅滑的冰壁，地面密佈霜粒到也不坦，危巖傾前，將穴底蓋去大半，似欲崩塌形甚險要光景昏黑，近底一面，往回進更深，暗影昏茫中，似有兩個丈許大洞，左右并列，心疑風穴，便是此地，忙趕進前一看，洞在壁上，全是六角形，黑黑的，看去甚深，此外壁間孔竅甚多，形勢不一，最大的，寬僅四五尺，深不及丈，知已到達，那風穴，表面并列，實則一前一後，由左走人，便達後洞，祇奇怪這寒潮黑風，出發之所，怎如此安靜，不特微風不揚，連冷也比上面要差得多，試再低聲問答，竟和尋常差不多，疑是主人默佑，好生心喜，因是腹飢難耐，略一商計，雖然主人暗助，事情決無如此順手，趁此時機，吃飽爲是，三人中，柳春最是志誠恭謹，覺着不問如何，此間總是主人地方，五老和諸師長，尙且不曾輕視，何況自己後輩，難得一路行來，並無絲毫敵意，如與途中死人比較，縱未暗助，決未作梗，理應通誠致謝才是，便朝了梁二人，示意說

道，我弟兄三人，本學後輩，毫無法力，如非千老仙翁，默佑恩憐，怎能到此。吃完再謝，有失敬意，現已時緊，老仙翁素對後輩仁慈，決不坐視入險，我們拜謝完了，再吃吧，丁梁二人，聞言會意，同聲答道，此時寒冷大減，定是仙翁仙婆，恩憐默佑，戴了面具，失敬意，正想取了下來，和你一同拜謝再吃呢，說時，似見洞口，有兩個怪裝束的人影一閃，三人祇作未見，率姓做作，連糧袋一齊取下，祇恭恭敬敬數數拜倒在地，通誠祝告，求老仙翁仙婆垂憐默佑，許其入穴取寶，剛剛拜祝完畢，忽聽哈哈一笑，先前途中取劍，火化少年時，也有這類的笑聲，估計不出，是凶是吉，事已如此，祇率認命前行，也是三人，該有福緣，又是上好根骨貌相，正對主人心思，內中一人，更有夙因，敵意早已化除，眼看危機將臨，丁良正取食物時，瞥見左側洞中，黑影理，似在閃動，忽想起現在不知何時，這理正對着風穴自來天變，是先熱後涼，此老時天氣毫不覺冷大出意外，方才祝告，並無回應，笑聲難知主人心意，萬一寒潮黑風，突自洞內衝出，如何禁受，壁間好些現成穴穴，均可容身，正好背風就有不測，互相擁擠抱持，等寒潮過去，再打主意入內，豈不穩妥，心念一動，提起糧袋用具，把手一揮，同到巖下，擇一較大洞穴，三人縱身入內，那洞外觀祇容一人出入，深僅四五尺，橫裏寬達丈許，內理還有兩根斷石柱，可供坐起，這一來，自較放心食物已取出，全部凍硬，少年志力堅強，又當腹飢之際，正吃得甜頭上，三人料有數日耽延，所帶食物，除乾脯外皆淳于荻所賜留存備用的餅餌甜吃之類，為數甚多，為防雪水太寒，丁良又帶了一葫蘆酒來，丁良坐處，正傍門側，糧袋也放在石筭之上，爲了起身方便，均由丁良分配，隨吃

隨取。這時正取了三片去骨風鷄脯，取開葫蘆蓋，說此酒十五叔特製，能禦奇寒毒氣，又免口渴方勸柳梁二人，各飲兩口，忽聽隔壁有人道，你聞，好香的酒，不知那裏好買，問這娃兒二聲如何，另一人答道，你沒聽說是特製的麼，就有地方買。師父不許遠出，也是無用，可恨妖道、空吹大氣，還不到來，累我們在此枯守，你看冰壁，已現冰珠，再如來晚，放時風力更大，我們再封閉不住，在牛鼻子到前放出，師父又說我們廢物了，前一人道，幾時我們，也弄點好酒好菜，吃上一頓，如何，丁良聽出是兩個怪徒，猛觸靈機，不俟另一人答言，忙接口道，酒菜我們帶有不少，二位長道如不嫌棄，賞光如何，連問兩聲，不聽回應，丁良因為師曾說兩怪徒隨主人隱居這等寒冰地獄，甚是清苦，上次天山打獵，遇兩怪徒，尙是第一次出山，此時曾見兩怪徒，正在烤吃山羊，料聞酒肉香味，動了饞吻，祇不好意思索取，立把酒葫蘆，連同醃風食物，各取了些，剛剛縱出洞外，口喚道長何在，這點微物，望乞笑納，邊說着話，待往風穴送去，忽聽大喝，今夜寒潮黑風，相繼而起，較那一天都利害，已快發作，你這娃兒既收同人來此，怎一點不知利害，丁良心靈胆大，聽出對面師徒，決無惡意，聞言雖然暗自吃驚，並不就退，仍舉酒食，說道長請用，忽然一隻又黑又瘦的怪手，平空出現，將酒食接了過去道，我已收你東西，快回原處去吧，你們率性盡量吃饱，在上面等着，那地方藏身最好，不等黑風回穴，千萬出來不得，丁良聞言喜謝，趕即縱回，隨聽隔壁二人，埋怨爭論之聲，聽不真切，知道難發在即，心知何時，方能進食，互吃了十成飽，匆匆收拾停當，剛把頭往外一探，便見兩點，其紅如火的流星，自來路空中，飛瀉下來，落地現出兩人，一個

頭戴捲邊寬大筓笠，貌相清瘦，面帶譎笑，一個大頭紅臉，濃眉如漆，目射黃光，身材矮胖，俱都身穿道服，赤芒鞋，背插長劍，腰繫革囊，胖的一個，肩上海斜掛着一個，長約二尺，茶杯粗細，深紅色形似竹筒之物，丁良好奇，元旦闖操時，聞有異人要來，暗中留意窺伺，後來山主送客，恰巧遇上，偷看了一眼，後由陸萍說起來客來歷姓名，記在心裏，來人一落地，便認出是欲向五老尋仇的，楊笠子，和虎尊者來護，俱是旁門散仙中有名人物，當地禁制周密，不問是誰，到此也須由入口走進，來路所遇左道妖邪，也頗有兩個道術之士，大都會風穴影子，都未見到，硬送了命，這兩人竟敢衝破上面禁網，自空飛落，可知利害，再聽先前怪徒口氣，分明早知二人要來，埋伏相待，轉眼必有惡鬥，出去正好撞上，忙打手式，令柳梁二人禁聲，靜心觀變，不可言動，三人剛將身伏好，便聽楊笠子道，老怪物一點不講交情，別時口氣，似有用意，這裏又如此安靜，與以往形勢不同，發必利害，道兄還是審慎些好，朱護怒道，川東五矮，我恨之刺骨，早知他隱跡此間，祇爲他們，人多勢盛，法寶尚未煉成，強忍多年，這次本意尋他，拚個死活，因聽老怪物竟肯借他山陽之地，與人鬥法，來尋老怪物一問，才知風穴所藏竟有五矮夫妻，仗以成道的各種靈藥在內，心想五矮，雖是敵，周澄和雁山六友，沈氏父子，多是故交，他兩家又恰合在一起，與番僧對敵，周澄對我二人，又甚恭敬，其勢不能爲了五矮，連他八人，一起破險，事關專尋五矮報仇，并非不可，偏生穿雲頂狄老兒，與他交厚，并且蘇蘭二人，和斜和尚，均在這裏，五矮原非弱手，又有好些奧援，我所嫉法寶，雖有極大威力，就此想要殺他報仇，決非容易，因而想到，穴中靈藥，

是仇人成道根本，他本人又不能自來取走，與其徒勞無功，不如將此靈藥毀去，使其空盼多年，結局無望，這等報仇，實是絕妙，祇是老怪物，性情乖張，喜怒無常，我早料難說話，果然上次和他一說，不但固執成見，還說出許多欺人之談，反到欲能不能，我雖不知道這裏風穴，與子午寒潮細底，一則，我自來行事，均有成算，已然豁出與老怪物夫妻破臉、法寶，已然借到，更無顧忌，二則，我志在毀滅靈藥，報復前仇，既不想讓為己有，自身已入風穴，便不怕老怪物，有什麼埋伏，稍有不合，率性連風穴，一齊倒轉，將老怪物，所使天時地利，的老巢毀去，看他把如何，此時寒潮未起，不知虛實深淺，且隨我暫候，祇等寒潮一起，看出來勢，便可反擊，自來耳聞不如眼見，平日魔法禁網，說得多凶適才經我略施法力，便連衝破他當空六層禁制，我們身入重地，這些話，必被聽去，老怪物不過借着自己不值伸手一句大話樂得藏頭遮羞而已，真看本領，早出來了，朱護神熊騎橫，楊笠子似覺當前景物，安靜得出奇，有點變疑不安神氣，朱護話剛說完，便聽先前取酒人，暗中罵道，不要臉的牛鼻子狗道，大氣吹完了沒有，我師父自然不理你，可是沒提到我們，不算食言，實對你說我二人終年在此修煉，實在閒得難受，仗着師父，沒有囑咐，知道你們，要做損人不利己的事，特意在你到前，將禁網撤去，換上虛景，你當是真的衝破了麼，真要衝破那麼利害的禁網，怎連一點反應跡象都無，你們枉自修煉多年，還煉法寶，尋人報仇，連這點都看不出，真個丟人，不信，你再往上看，現已深入死地，黑風寒潮，吃我二人閉住，正在蓄勢，等你們來享受，到要看你，如何倒轉風穴，就勢反擊，我師徒照例無論什事，言明在先，決不教而

誅，如不罵我師父還可跪拜那輪屍退回去，看在先前相識分上，饒你一死，現你自己發狂找死已然無用，你須小心戒備，我話一定，便兩穴出現了說時似見上空碧色光烟閃了一下，朱楊二人原是能手，上來那等驕狂，聞言同向上空。定睛一看，祇有朱護眉間隱含煞氣，並未插口還罵，依然聽了下去，祇把雙目注定發話之處，手指靈訣相待，似是氣在心裏，算計敵人隱藏穴內，祇等開穴出現，迎頭猛下毒手情景，那知發話人，早防到此，語聲才住，便聽穴底，悲風怒號，萬籟皆鳴之聲，隱隱傳出，緊跟着，一團灰白色的影子，由右穴下飛出，內裏夾着兩條人影，朱護早已蓄怒相待，口喝小孽障納命，揚手便是一個霹靂雷，夾着大團烈火，迎頭打去，白影立被擊破，漫散開來，人影立隱，當火發時，勢原猛烈，可是兩下一揮，灰團雖被撞散，雷火也似螢火一般，一閃即滅，滅時，火光甚是微弱，那雷也什威勢，聲甚悶啞，同時，左穴碧光略閃，隨見兩怪徒在上空現身，笑罵道，牛鼻子狗道，你上當了，那是我們閉中無事，凝積的穴口一道潮頭，我二人法力有限，整天在風穴冰窟之內，這個却是行家，就這樣，對這兩間窮陰精氣，所聚之地，也祇躲在風穴入口，仗着天生地利，和師父近傳法力，略為營閉操縱，不敢真個挨近他，更不敢深入穴底送死，因等你們不來，兩穴口全吃我閉住，第一次潮頭無路可出，自相凝結，恰好送你，當頓點心，你將他擊散，再好沒有，總算風出，還得一會，否則，你更快活了，我們難得有入，送了好酒好菜，要去一旁飲食，恕不奉陪，你們慢慢在此享受吧，朱楊二人發覺敵人，用幻影引誘自己，擊散寒魄精英，使其增長寒威，人却施展魔法逃走，知道上當，又聽笑罵刻毒，全被激怒，不等說完，一面行法護身，一面各

將肩背一搖，立有兩道紅光，朝上飛去，兩怪徒懸立風穴上空，並不甚高，紅光電掣飛上，竟似被什東西阻住，不住衝突亂竄，不能近身，兩怪徒也未還手，說完，便狂笑而去，三人藏身隱伏壁洞以內，祇就石隙外望，那裏還敢略現形聲，先聽雙方笑罵之聲，越來越低，怪徒走時，祇是面現大笑，聲已不能入耳，下面二人，也是祇見憤急口動，聲息皆無，白影氣瀾，先似淡雲慘霧，順來路冰壁，散漫開來，緊跟着右穴便有一股灰白色的冷氣，衝將出來，勢絕猛迅，撞到冰壁上面，反捲回來，龍翔電舞般，接連兩個急轉，倏地騰起，靈蛇也似，往四面射去，前面近百丈方圓的地面，灰濛濛立被佈滿，雖幸寒翔狂噴激射而出，勢子太急，一味朝前，急轉猛射，初出口這一段，又是聚而不散，近岸一帶未遭波及，那奇寒已比來路所經增高許多，總算此時，吃飯歇息，立處恰在洞，左角上便，地面沒有寒精結成的霜粒，寒朝在前，與之相背又是站立不動，各自加緊運用真氣，還能勉強支持，否則，直無生理，再看，朱楊二人，先前驟不及防怪徒有心作對，寒潮恰是迎頭撞到，雖然防禦也快，此時全身俱在紅光圍護之下，更有一幘血色光華籠罩在外，不知怎的，竟難衝出險地，中間還吃寒潮白氣捲起，連人帶護身光華，裹定急漩了兩下，才行掙脫，避開正面，躲向一角，看去身寒體戰，面容憤急之中，已帶愁苦，枉具那高法力，竟無所施，三人方覺快意忽想起壁上小洞甚多，均可容身，這一帶，寒潮不曾湧到，遲早必被發現，必來躲避，如若撞上，却是不好，心中愁急再仔細一看，原來朱楊二人，僅將正面潮頭，奮力避開，身外仍吃寒氣包沒，一任連用法力施為，仍是凝聚不散寒氣本是灰白色似烟非烟，似霧非霧，吃血焰紅光一映，彷彿濃霧之中，擁着一幘。

極大火炬，綰縷千重，頗爲奇彩，一想來路光景，方悟寒氣壓力極大，況是寒精所萃，冥道血焰紅光，定是火熱，陰陽相搏，寒熱互戰，彼此均有威力，互難消滅，氣勢相引，自然越附越密，糾結不開，人在其中，四面重如山岳，自然寸步難移了，再聽穴中，悲風怒嘯之聲反到較前隱微，想起塔平湖岸洞，半夜所聞，聲勢之猛，知爲寒氣所阻無疑，那狂風出穴，更不知走什光景，無心得此避寒，避風之所，真乃幸事，算計深入寶山，必在妖道敗亡，潮收風住以後，照此情勢，必可功效如願，便各耐心靜候下去，先後待有刻許功夫，子午寒潮，所發白氣，忽然由盛而衰，漸漸中止，不再冒起，兩妖人身外寒氣，雖然包沒不散，手足已能轉動，知這兩人，如能行動，便成大害，心正發愁，朱護倏地咬破舌尖，將口一張，立有一個血紅色火球，噴將出來，身外血焰，也自加強暴漲，將外層寒氣，撐大好些，跟着，手挽法訣一揚，一聲悶啞的雷聲過處，身外血焰倏地一收，火球隨同爆散，化爲無數星火，紛紛飛射，四外寒氣，立被震盪開去，揚笠子早就顛着一雙手，想要施爲，一見同伴成功，回手法寶囊內，取出一物，揚手飛起一片青紅二色交織的光網，就勢將朱護，一同護住，冷似少減互相口說手比，彷彿上來失利，已知警誡，不敢冒失下手，正在商計之狀，那剛被震散的寒氣，似有靈性，也正由分而合，向朱楊二人湧去，急得二人，二次發出血焰紅光，迎上前去，這一來，二人身外，又添上一層光罩，奇光映照，越發好看，寒氣分佈一廣，自然較前薄落了一些，二人也不似先前，冷得亂抖，朱護隨由法寶囊中，取出一個，酒杯大小的，黃色晶珠，托向手上，覷准左穴，似有動作，忽聞異聲，起自穴底，聲並不大，聽去頗遠，但極淒厲十分刺耳，緊跟着，由左穴中

，飛出一條黑氣，三人藏身壁洞以內，直到飛出丈許，方始發現，見那黑氣，祇有碗口粗細，真似一條黑蛇，蜿蜒而起，初出勢並不快，除看去韌性頗強，像個有質之物外，並看不出有多大威力，兩妖道自從掙脫正面寒潮，一直立近左面，冰壁之下，相隔風穴頗遠，朱護本來一手持珠，一手回取身後竹筒形的法寶，待要發難，異聲，黑氣一起，被楊笠子拉住，面上同現憤急作難之容，那黑氣先未向人進攻，依然蜿蜒前飛，一晃相隔冰壁，約十多丈，漸漸掉頭向上，似要往空騰起，朱楊二人，方現出一點喜容，後見黑氣，似起不起，停滯當地，後面仍在突突亂冒，當頭一段，也漸漸粗大，祇是聚而不散，二人本是靜立當地，暗中戒備因身外寒氣，已被寶光撐大數倍，相隔黑氣，不過兩三丈，爲恐撞上，便向右壁移去，初意黑氣，乃地肺中罡煞之氣，所凝結的風母，當地奇寒初出，祇是黑氣一條，一到外面，微受天風鼓盪，或遇上些微阻礙，略爲一撞，立化狂風爆發，摧山奔斥，拔木掀石，威力之大異乎尋常，萬萬挨他不得，想躲遠一些，等風母完全出淨，乘機入穴，本來黑風發無定時，一出穴之時甚少，可是每一遇上，必相吸引，終於凝合，助長威勢，寒潮已然，本可無事，偏生二人，出了純陽之寶，本身真火禦寒，結局吃寒氣包圍，緊附身外不退，氣機相感，捷於影響，黑氣停滯不起，便由於寒氣吸引之故，況那身外寒氣，重如山岳，二人法力雖高，移動也頗費力，仍停不動，也許無事，這一往側移動，見那黑氣，忽然掉頭向下，朝身側趕來，心一發慌，更以全力移避，震撼之力一大，發難更速，黑氣前頭一停，後面仍出發不已，前面七八十丈一片地上，已被盤轉大半，直似一條百丈黑龍，凌空翔舞，一經發難，立似驚虹飛射，

電也似急，朝二人掉頭衝去，祇聽轟的一聲大震，初發時，還似巨聲，悶在鼓裏，未容一瞬，尾聲立轉洪厲，黑氣也似火炮一般爆發，朱楊二人，寶光外面的，灰白寒氣，覺被盪開，化爲片片烟雲，朝上空急湧而去，當頭黑烟一散，後面的也隨同分裂，當時黑烟激射，整個地面，全吃佈滿，洞外直成了一片黑海，耳聽狂風怒號，聲如萬千迅雷，互相擊撞，震耳欲聾，柳春等三人，雖在背風一面，但是前有冰壁回颯威勢甚大，存身壁洞也在搖撼，似要被風吹塌，先頗驚惶駭退，那敢當風而立，嗣見風勢雖然奇猛，冷却差不多，試冒狂風，閃向洞口一看，朱楊二人，身被寶光籠罩，在黑風中，不住搖晃，手上一珠，也發奇光，神情似比先前，抵禦寒潮時，還要好些，祇是風力猛烈異常，尤妙是齊向朱楊二人猛迫，先還形似黑雲湧向二人身側，便自散退，漸由分而合，化成無數箭形之物，攢射上去，寶光映處，箭如雨集，看得畢真，也不知二人用什方法，黑箭挨近光層，仍是一觸即散，轟隆砰訶之聲，宛如山崩地震，猛惡已極，看似無害，但是每經過這樣一次，黑氣定必增強，凝積成形之物，也越大一會便粗如人臂，聲勢益發浩大，二人漸覺形勢不妙，幾次奮力騰起，均爲當頂黑雲所阻，一路閃躲衝突，不覺挨近三人洞外黑風，似在捕捉逃人，接連幾個滾轉，化爲無數大小黑色風柱，根根矗立，電漩急轉，圍湧上來，將二人困在當中，不消半盞茶時，越生越多，俱做一大圈，密集光外，轉風車也似，急漩不已，吼嘯之聲，反到減低了好幾倍，柳春立處，恰有兩寸來寬空隙，可以外望，見光中二人，手挽法訣，滿面悲憤之容，一面防禦，一面又在爭論，因敵人已然鄰近，不問是人是風，祇一侵入洞內，立是死數，寒潮不止一次，再如發動

，連黑風一齊進攻，休說被困兩妖道，連自己三人，也是凶多吉少，心中惶急，側耳一聽，先是朱護，怒罵老怪物可惡，少時風止，如若不能成功，脫身去，從此決不干休，楊笠子却怪他，那日分手，對方雖然不見相助，始終固執前言，不許道術之士，犯他禁地，但也并無惡意，便上次來時如若循例，由峪口入內，相機而行，也許無害，至多不能成功，何致如此危難，不合自恃法力，硬要衝破禁網，自空直落，到後，又不合心驕嘲罵，才將小怪物激怒，照此情勢，分明暗中主持，與我爲難，這萬千年，兩間窮陰之氣，與寒魄精英所萃，法寶多失靈效，所仗定風禦寒之寶，用時祇稍見效，等他散而復聚，威力更大，如今上有魔網，下有寒潮黑風之困，能保得全身，已是萬幸，不自合力，設法遁去，再說狠話，除將仇敵激怒，越發爲難，尙有何用，朱護厲聲怒答，我先前不過誤用法寶，方有此失，今已悟出此中機密，休看風柱環繞，形勢險惡，祇暫時不去惹他，仍有破法，我身後太陽神火彈，尙還未用，你這等愁急胆小作什，楊笠子道，道兄，你我多年至交，非我多口，你雖和我，多是旁門中人，以前和各派長幼兩輩，多半相識，本來不會有事，無如你近數十年，性太強傲，出口常時傷人，以致交遊日少，朋友生疎，有事全仗己力，無法向人求助，來時，我原想到，以毒攻毒，這窮陰凝寒，所積精英，仙凡所不能當，祇有陰雷可破，無知這類人物，近多遭劫，祇有兩人老早服低閉門，如今尙在，一個并己改歸正教，討來傷人，他固不肯，用以破這寒潮黑風，還可借口爲世除害，定必允諾，此外，還有一人，陰雷雖非自煉，却得了不少，起初也是朋友，本可向其求取，也都爲你得罪，連我都無法上門，否則，豈非絕妙，你以爲

純陽可制純陰，其實氣機相引，反而助長威焰，萬年蓄積凝煉的，罡煞之氣，如若法寶能制，五矮早就下手，不藉口帥命，裝大方了，我因覺你，所練法寶，威力至大，一時疎忽，適才想起，百禽道人前在莽蒼山風穴，取冰錫時所遇，此人法力，何等高強那裏風穴，因塞魄精英，已化冰蠶，成了氣候，照出地窟之外，每日不再呼吸吞吐，地氣已洩，風力隨之減小，如無峨眉異寶相助（事詳蜀山劍俠傳）尙難脫身，何況這裏比莽蒼山更加利害，風柱環繞不退氣勢加強，稍爲似前激動，立時暴發，我自己自知無力，你那法寶，不知能否抵擋，真須留意呢，話剛說完，石穴悲風怒嘯之聲，又在隱隱傳來，比起先前，更加淒厲，朱楊二人，聞聲更見緊張，立各停口，不再爭論，朱護手持太陽火筒，欲發又止，好恨吉凶莫卜，委決不下，柳春料知寒潮已起，大難將作，側顧丁果二人，雖和自己一樣，故爲鎮靜，也是面有愁容，人當萬分愁急之際，稍有一線生機，決不放棄，柳春先遇史厲，得那兩粒陰雷珠時，雖知是件異寶，因李同和師長同門，均說當地，法寶無功，不會道術的人，比較到好，此行全仗神功禦寒，見機行事，關係甚重，此寶如有用處，便五老李同不說，草衣道長，也必向丁良，預示先機，史厲又有不入穴，不可妄用之言，因此放在囊中，未怎在意，及聽楊笠子，說起陰雷妙用，正與史厲之言相合，暗忖雖未入穴，風柱已起，後洞正是左風窟，聞說黑風，問日一出，每出定必回轉，日期又是不定，穴中除冷得稍好外，危機更多，反正身臨奇險，無事便罷，萬一黑風侵入，或是敵人，強驟進來，此外更無抵禦之物，反正是糟，祇索仗此一試了，心念一動，不由手伸囊內，將珠握住，因記得時，雷珠大僅如豆，紫碧二色，相映閃

光，妖道行家，發現珠光，入內劫奪，反到引鬼入室，臨機忽然慎重，未敢取看，祇握了一粒在手內，諍待時機，自從妖道被困，寒潮退後，三人雖知說話，已可聽聞，惟恐對頭警覺，除偶然以目示意外，全未開口，柳春暗持陰雷，以備萬一，誰也不會得知，就這幾句話的功夫，第二次寒潮，已然湧出，這次威勢更大，出洞便是一股灰白色的冷氣，和先前黑風出洞情景相仿，祇是勢子較急，那黑色風柱，不下千百根，本在右洞之側環繞，朱楊二人寶光以外，互相急轉，中間各有一點空隙，層次分明，並不挨攏，兩洞相隔，二十來丈，起初風柱之外，尙有黑氣，迷漫波動。因朱楊二人，所到之處，成了中心，風柱之外，黑烟如潮，齊往上湧，隨着風柱轉動，黑烟逐漸減少，可是風柱也隨着加大增多，於是空出大片地面，寒潮出來，如若照直上升，並不致於撞上，無那兩件東西，氣機相引，寒潮剛突向前才兩三丈，倏地掉轉，驚虹急竄，逕向風柱叢中，猛撞上去，照例寒潮一起，羣響頓寂，連說話聲音，都吃凍住，不能入耳，這次却是不然，許是風力太強，人語雖未聽到，那驚風怒嘯之聲，却大得出奇，始而寒潮，與風柱一撞，潮頭灰白色的寒氣，便自散落，後面的立即狂湧激射而出，一齊擁到風柱中去，好似略為挨近，便被吸收了去，不見再起，可是風柱旋轉越急，漸漸長大挨攏，密壓壓環成一個大厚圈子，這吹寒潮出得勢猛，完得更快，一會，便自發完，不見一點影迹，所有風柱，却互相擠排盡，發出一片帆帆之聲，合爲巨閩，繁喧震耳，同時，黑烟滾滾，翻飛激射，左近地面上，矗立了數千百年，堅如精鋼的，水柱石笋，挨着便折，冕眼碎裂大半，三人存身的壁洞，幸在風後，黑風寒潮，又是環攻一處，祇看出風力奇，

大，不會受害，可是狂風怒號，越往後，勢越增強，附近風穴的壁洞，被風潮融合的黑烟，略爲掃中了一些，巖石便即碎裂，紛紛崩墜，斷石殘沙，立被黑風捲起，滿空飛舞，轉眼又成了大小風柱，互相急轉，沙石磨擦，發出千萬顆的火星，明滅閃動，四下迸射，宛如大雨，看去越發駭人，朱楊二人，知道寒潮黑風，一遇先門，寒潮如盛，不被黑風吹盪開去，兩下立合一體，危險萬分，本想仗着法寶，奮力防護，挨到風勢自行減退，方有脫身之望，開頭未敢妄動，及見風與潮合，威力暴增不已，先前環繞風柱，勢愈加強，看出黑風，受了自己感應，萬無自退之意，並且越往後，形勢越險，風柱激撞不休，少時自行暴裂，防身寶光，一被震散，立成齏粉，朱護自信法寶威力，固是躍躍欲試，楊笠子也覺危機一瞬，除用法寶一試，死中求活外，別無善策，也不再勸阻，互相示意商計，立以全力施爲，一面準備防禦，朱護手中神火筒，早就備好，先將火筒口，往外一指，三團酒杯大小，赤紅如火的精光，立由筒口飛出，隨着二人手指，由三層防身寶光，交替閃動中，飛向光層之外，此時朱護，也頗具戒心，行事審慎，上來不曾遽發，爲防震破風穴，引出鉅變，並還避開身後，特意轉向外面，等三粒太陽神雷穿將出去，緊附外層寶光之上，方始覷定前面，正在互相擠軋的，一排風柱，手挽靈訣，往外一揚，三粒神雷，方離光層飛起，朝前直射，相繼穿入風柱叢中，此寶原經朱護，採取日華陽精煉成，專爲抵禦峨眉派，太乙神雷之用，收發由心，威力至大，一見穿入風柱之中，未被風力強行激發，以爲有了生機，神火先將風柱爆發，以火力消滅寒潮，總不能控制黑風，逼向外去，便有成功之望，心方略寬，二次手挽靈訣，朝外一指，正

準備如法施爲，那知風柱擠軋，激盪已久，本就快要震裂，神雷再一穿入，爆發更速，恰巧同時發動，可是這等，風柱祇裂一面，結局雖仍一樣，柳春等三人，却佔了極大便宜，否則，再待一會，所有風柱，一齊爆發，單是新起風柱中，所裹碎石沙礫，那怕其小如豆，其力已能穿鉄貫石而有餘，大的更不必說，那一震之威，當地所有崖壁，全被黑風，摧毀崩裂，人也全成粉碎，尸骨無存了，三人先並不知有此利害，方覺黑風電瀉，聲勢駭人，忽見妖道，偏身向外，發出三團火光，跟着第二次，把手往外一擡，便聽接連三聲雷過處，黑風柱中，火雨橫飛，星光震射，緊跟着天驚地裂，一聲從未聽到的巨震，雷火星飛中，前排風柱，忽然爆發震裂，黑氣似箭雨一般，四下激射，當前崖壁山石，中上便碎，一齊粉裂，前面，大片冰壁，也自震碎，崩倒下來，四山一齊搖撼，轟隆碎甸之聲，宛如天塌地陷耳幾震破，周身作痛欲裂存身小洞，也自搖晃不停，地皮也在波動，所坐石筍，已被震成二段，洞頂碎石粉落，各自還中了一兩下，如非武功精純，周身穿戴厚實，即此已非受傷不可了，那聲勢之惡，與處境之危，直非常人，所能夢見，三人全被嚇得紛紛倒退，此時欲逃無路，洞外更險，外出固無幸理，藏身洞內，休說少時黑風捲入，非死不可，時候久了，洞壁爲風崩塌，仍葬身在內無疑，柳春情急之下，心想反正難活，如發陰雷一試，終是一線生機，又恐破了黑風，爲妖道所害，側顧了梁二人，正縮身洞角，招手作式，令與會合，意似情勢凶危，已令外視，要死也在一齊，這時，由頂至地，震撼更烈好似小舟遇風，正在隨波起伏狂風怒嘯一片崩山裂崖之聲，潮成一片巨闊，心被震得亂抖，正憂急間瞥見石隙外，光影連閃，心疑妖

柳春，道走近，忙即掙起湊向前去一看，原來前面風柱羣，震裂以後，一面是黑風如濤，崩山撼岳，任多堅硬的崖石玄冰，挨着便成粉碎，又受寶光感應，不肯就勢上升，一味就在當地狂吹急瀟，加上無數崩碎冰石，重又捲起許多較前稍小的風柱各有二三十丈高下，互相摩擦激盪，發出千點火星，內中玄冰霜粒，吃風火摩盪，化爲冷霧，籠罩其上經此一來，於原有黑風柱外平添了許多烟籠霧，灼火柱，矗立黑風之中，奇光閃耀，壯麗無儔，有時吃黑風柱一撞，碎裂崩散，紛飛迸射，直似洒了一天火雨，勢更驚人，另一面，那些黑風柱，繼長增高本在互相排擠，前柱一倒，得隙即入，重又玩攻而前，將朱楊二人，困在當中，二人先發火彈，一擊未成，反受鉅震，防身寶光，幾被震散，因前面風柱，去了三分之一，二次合圍，相迫急緊，壓力更大，如非功力尚深，當已成粉碎，就這樣，

冷 魂 略

366

第十三回

苦志弭凶災瞬息成仁消浩劫
夷荒尋樂土千秋遺憾泣孤臣

暫時雖然苟延殘喘，人也受傷不輕，料知危機一髮，祇得拚耗元神，連噴真氣，各施全力防身，強自掙扎，隨風滾轉，意欲掙向穴口，上面既不能逃，索性避入穴內，相機一拚，本來相隔便近，這一強掙，竟被掙離風穴十丈左近，黑風越刮越凶，即使一人不動，早晚也必吹入洞內，經此一來，形勢越險，雖仗藏身小洞，不當正面，橫裡相隔還遠，風尾過處，洞口一帶外壁，首先震裂倒塌，整片崖壁，立被黑風捲去無踪，總算那是風尾餘波，一掠即過，不曾深入洞內，柳春正看之間，猛覺眼前一暗，一般絕大吸力，似要將人吸走，趕即後退，再往外看，寶光映處，面前全空，洞壁已然不見，嚇得驚魂皆顛，寶光映處，發現光層中二妖道，滿面悲憤之容，一手挽訣，一手指着自己這面，嘴皮亂動，正往橫裡移來，知道身形已現，不論是風是人，均是殺星，反正難活，祇有一拚，如能撇倖，連妖道除去，豈不代五老，去了兩個強敵，不由雄心陡起，便把握珠的手取出，因想小小一珠，難道真有這大威力，不覺將手伸開想看，忽見二妖道，朝着自己，不住狂呼手搖，爲巨震繁喧所亂，一字不聞，看去似甚情急，楊笠子更帶哀求之容，往身前掙扎愈急，方想莫非二妖道，想與自己連合不成，心念才動，因朱楊二人，猛力前掙，四圍風柱，失了平均，排盪擠壓，更甚於前，一面發出極猛裂的軋軋之聲，似要衝盪爆發情景那未成形的黑風，又在推波助瀾，一路急湧過來，相隔不過數丈眼看便要往洞前捲到，先前受過驅驚，人差一點冷被黑風捲去，知道利害，當時

情急心悸，不加思索。揚手便把陰雷，朝前打去。百忙中，瞥見光層中妖人，四手齊搖，面色慘變，知有原故，陰雷已化爲一團碧螢般的流光飛出，黑風也自捲到面前，隨同妖道扎掙旋轉的風柱，也正由側面移來，相去不足三丈，空洞也似大樹經風一般，正在連連搖撼，一片崩石墜裂之聲，起自身後，情知不妙，剛剛咬牙，橫心待斃，就這霎眼功夫，陰雷已由滾滾黑風中掣出，打向風柱之上，當時祇覺眼前，碧光電光，奇亮耀目，同時又是一聲地動山搖的巨震，空洞立即崩塌，身上連中了好幾下重的，脚底一軟耳鳴目眩中，似見洞外大小風柱，爆發激射，黑烟白霧，宛如驚濤駭浪，突崩落然，整座冰壁環崖，一齊震裂倒塌，齊向當中地面壓倒青紅色的寶光夾着無數血焰紅光，紛飛雨射，也未及看清二妖道的形影，人已往下陷落，上面洞頂也自倒塌，當頭下壓，情知不妙，剛急喊得一聲，二位賢弟，底下話未出口，猛覺頭上受了一下重擊，立即暈死過去，待了些時，凍醒過來，聞得耳旁，有人急喚師兄，忙睜眼一看，正是丁梁二人，丁良手中劍已拔出，劍光強烈照得兩丈以內，甚是清晰，同伏身側，正在大聲呼喚，記得先崩地處，頭受重擊，陷入地底，可是身側不見一點碎石沙礫，那地方從未到過，環身左右，大小品柱，矗列如林，吃劍光一映，流光散綺，幻爲麗彩，耀眼欲花，回憶前情，直似一場噩夢，連忙應聲躍起，覺着周身，到處痛酸，用手一摸，頭上腫起一個大包，背腰等處，也受了好幾處硬傷，但不甚重，仍能行動，一問前情，才知丁梁二人，見洞壁爲黑風捲走，難於隱跡，方自愁思，忽見朱楊二人，朝着自己這面，搖手急叫，意似求助，知在山中見過，必被認出，但是一行三人，均無法力，怎會有這求援情景，不料

突然揚手，陰雷暴發，大片碧光迸射，風柱立被擊散，往四外激捲上去，聲勢較前更猛十倍，朱楊二人，護身寶光，吃新擊碎的風柱，祇一排盞，便自震散，本就難於活命，又吃陰雷，擊中了兩下，不知怎的，神火筒也在此時發生，巨震爆烈，霹靂連聲，二人全身震碎，再吃黑風一捲，連同新爆發的，大片烈火，全數往上捲走，火光一閃即滅，人也無踪，寶光震散以後，也是略閃即隱，祇剩陰雷碧光，還自連珠爆發，二人立在洞角，先未陷落，看得畢真，不料外面山崩地震，洞內地層，也自下陷，偶一側顧，瞥見柳春，陷入地底，當頭一片洞頂，同時倒塌，正往柳春頭上壓下，丁良一着急，不問青紅皂白，縱身往前撲救，四明知道這樣平白送命，於事無補，百忙中，剛伸手將他強行拉住，欲待地震過去，再作打算，誰知柳春立處地層一隱，洞角一帶，也連帶下陷，方覺脚底一軟，人往下沈，身後一片洞壁，已貼着二人脊背，倒壓下來，隨同墜入地底，暈死過去，過了好些時候，忽然同時回醒，一摸身上祇背腿等處，略受磕傷，並無妨害，當地頗似一條，形似甬道的洞窟，一頭是個斜坡，地上堆着不少砂礫碎石。大石塊却未見，相聯上面頗高，四壁滿是新震裂的縫隙，上面似有大石，蓋住多半，隱隱透見灰濛濛的光影，近頂缺口有好幾個，後來認出上面乃是來路，當地便是石穴，寒潮發生之地，因先前小洞，緊切石穴，本不相通，地震之後，形勢變易，震出幾條裂口，與右穴洞遙相通，二人陷落時恰好墜入洞，中山石堅厚，地皆石質，一時受震倒塌裂口不大，洞壁自後下壓，吃裂口擋住，不曾壓向身上，因而得生，驚魂乍定，覺着柳春陷落時，洞頂似未壓中頭上，人已入地，當時雖未看清，彼此情景相同，想必命也保住，喊了兩聲未

應，覺着又冷又餓，雖是風穴深處，那冷却比初經寒潮時好得多，再一便自功，和暖，四明服過禦寒靈丹，更如無事，餓却難當，狼狽寶劍，幸未失落，祇得取些出來，胡亂吃些，邊吃邊找，行進十來丈，地勢仍是向前傾斜，到處都有大小晶柱遇上，先當是石鐘乳，隔着皮套一摸，奇寒浸骨，方辨出寒潮精氣結成的冰柱，洞中昏黑，全憑着這些五色十色的冰柱在暗中閃光，依稀可以辨路，惟恐有失，丁良試拔新得寶劍，竟煥奇光，遠射十步以外，比初到手，光更精強，立即用以照路，又進數丈，方想柳春下落，不會這遠，連喚無應，遍尋無跡，多半不妙，好生焦急，想往回找，四明見他悲急嘆氣，力說老少主人，妙算前知，既看重柳兄，決可無妨，先前形勢，那等凶危，我獨不念，便由自信之故，丁良問言，心雖略寬，終是難過，正商量重往回路細找，忽見劍光照處，方洞壁間，似有一條裂口，心疑人由此口下落，忙趕過去，用劍光照看，那裂口比自己落處，更要彎曲傾斜，劍光祇照出三數丈，便吃擋住，再一回顧，柳春僵臥在裂口對面，相距三丈，一根冰柱之下，伸手一摸，通體冰涼，胸口猶有餘溫，知是緊貼冰柱，上臥之故，忙即移向空地，用內家按摩之法施救，一面同聲呼喚，經了好一會，方始救轉，料知此行，先後歷時不少，必已餓極，一問果然，重又陪同吃飽，略一商計，便同前進，因不甚冷，先還拿不准，是否右洞，後見洞逕寬大，冰柱如林，滿壁霜粒，奇冷難近，地形老是向前斜傾，又深又長，先前小洞隔壁又正是右洞，估計不差，益發勇氣前探，穿行冰柱林中，約有十里之遙，三人不知歷時已是三日，所遇雖險，般般湊巧，此時恰是寒潮出淨，又當陰極陽生，全月中寒潮最弱之時，並且這次黑風，勢最猛烈，先吃朱

楊二人，妄施法術法寶，相持震盪，鬱怒莫宣，並被最猛烈的陰雷一擊，風母由此震裂，兩座風穴，同被震塌，風穴更甚，事完不久，鉅變暴發，二穴真氣全洩，地穴也自封閉，永絕後患，已煞因禍得福又走不遠，前面忽現出一個，六角形的暗洞，人未近前，便覺寒氣甚重，與初入穴口，情景相似，語聲也低了許多，非大聲急呼難於聽見，來路本是一個地勢傾斜，上下冰柱棋布星羅的深長冰洞，由離穴口里許，地勢逐漸往中心收縮，收到盡頭，成一丈許大的深穴，三人因穴中不似沿途，有冰柱迴光反應，不用寶劍照路，也能辨認，內裏陰黑異常，上下四外，霜粒稠密佈，又細又勻，色如翠墨，地更滑溜向下，料是寒潮發生之地，藏珍所在，有了希望，精神一振，不敢大意，忙各調氣用功，將備就的套索，分別取出，繫向腰間，聯在一起，每人相隔兩丈，魚貫而行，以防不測，及至入穴一看，除寒冷較來路加增，沿途空無一物，劍光不能及遠而外，並無他異，覺着無礙，便把腰索收短，仍由丁良，持劍照路，並肩順勢，往下面緩緩溜去，走過一段，穴又由小而大了兩次，那形勢直似一個，斜立着的三節葫蘆，到了末一節，由小轉大時，地勢越發下斜，三人生長邊荒冰雪之區，滑雪原本拿手，又走了老長一段，並無險阻，全都不曾在意，寒潮深穴，本是一個六角形的大葫蘆，先走兩段，寬處僅三數丈，長却幾達十倍以上，三人微覺地勢，時有高低，不曾看出，這末節，正是葫蘆底部，下面地勢廣大，呈扁圓形，寒氣迷漫，劍光祇照十步左近，不能再遠，三人先還順着地勢，試探前行半走半溜，及至走慣無奇，看出前面，空曠無物，急於早達穴底，各自施展滑雪絕技，往前溜去，溜着溜着不覺到了底部入口邊緣，剛瞥見前面暗影中

，奇光閃閃，心中一喜，脚底地形忽成垂直，互相失驚，想要收勢，已自無及，人早順勢下落，知道不妙趕忙施展輕功，往後一輩，意欲貼壁滑下，那知中間十餘丈，地勢回凹，雖仗應變機智，武功精純，地勢又是漸漸往裏深凹，始終貼着佈滿霜鱗的冰壁滑下，不曾凌空飛墮，墮入穴底寒焰之中，送了性命，這一驚，也非小可，尤其那霜粒，乃寒精所結，任穿了多厚，挨上也是透骨生寒，何況人在上面，擦行這長一段，凍得三人，周身僵痛，連氣都透不轉，人又不能飛身縱起，祇好聽之，晃眼滑落下去三十來丈，覺着寒光耀目，全洞明逾白晝，地勢也漸由凹而凸，重變斜坡，同時瞥見那發光之所，乃是穴底，寬達四五十丈，正中心約有十多丈方廣一片六角形的盆地上，冒起一堆青白二色的寒光冷焰，精色射目，不可逼視，料知此是寒潮所發之地，如若衝入光中，立時凍斃，想要奮起收勢，無如四肢凍僵麻木，血脉皆凝，不能自制，方自惶急，猛又瞥見當中冒起薄薄一片翠綠色的光華，籠向寒焰之上，隨有一股陽和之氣，迎頭罩到，當時奇冷全消，身上有一點暖意，人也順坡而下，到底了部平地之上，來勢太猛，本來還要前溜，再溜出十多丈，便是那堆寒焰，幸是手足已能轉動，才一到地，不約而同，全都縱身起立，試探着往前走了幾步，冷又加增，不敢冒失，細一看，那大堆冷光寒焰也和沿途地形一樣，作六角形，看去似冰非冰，似火非火，精芒四射，宛如晶箭，又勁又直，時高時低，森森耀目，再吃那層翠色光華一籠，越加奇麗，下面似是一個六角大洞，光焰由此冒出地上，四外洞壁晶瑩墜滑，通體渾成，繞行一周，更見不到別的洞穴，心疑靈藥藏珍，必在其下，有這等利害奇冷的，寒光冷焰當住，如何能下，柳春一急，忽想起此行經歷，妖道那高法

力，尙且送命，別的敵黨，更連風穴也未到，便即凍斃，自己一行，毫無法力，居然平安到達，如不成功，李同怎會令四明前來求助，五老也不會密函山主，付此重任，蘇道長更不會密令先來，爲諸位師長開路了，結局固是可望成功，主人也必在暗中默佑，何不再以虔心通誠，求他一求，想到這裏，知丁良二人，均極機智，不用點醒，便領頭恭身，祝告道，弟子等此行，全仗千老仙翁仙婆，憐念我等，向道堅誠，人小力微，暗中默佑，才得深入寶山風穴重地，無如冰火寒焰阻隔，無力再進，伏望仙翁仙婆恩憐，默佑成功，感謝不盡，說時，三人一同拜倒，伏地不起，待了一會，先聽一老人口音，說了聲孽障，緊接着，一幢碧光突自寒焰中心冒起，光中現一老人，生得猿臂鳶肩，白髮如銀，面黑如漆，加上好些紫紅斑，面貌雖然奇醜，但吃兩道秀眉，滿頭白髮一灑，身材又極挺秀，看去英俊異常，不類老年，一現身，便指三人道，你們快將面具取下，起來相見，我不喜見這樣兒，你三人中，又有一個，與我尙有最後一面之緣，想看他今生根骨如何，省我行法查看費事，三人一見，便知是冷魂嶺主人千鵠，既然應聲出現，相助無疑，俱都驚喜交集，出於望外，那還再顧寒冷，同聲禮拜，謝應起立，除去面具，老人朝三人，細看了看，微笑道，此門寒潮風穴，原是兩個地竅本，是千萬年來蘊積的窮陰之氣，與寒魄精英所萃，利害非常，自我夫妻，昔年受了百禽道人指點，隱居在此，立志欲以旁成道門，如無定約在先，不願出山，外功難於修積，日久悟出玄機，不特本身，終須兵解，轉世以後，仍非改習正宗玄門，不能有大成就，生性雖強，話已出口，不肯改悔，曾借神遊，試往轉世，欲以化身修積，那知發願太宏，歷時近三十年，相差尙遠

，老妻又在催歸，祇收了兩個徒弟回來，但是前生同道，歷劫多生，已成凡人，如不遇我，就此轉入輪迴，這還是他二人，雖在旁門無什惡跡，否則，早已不免，歸後與老婦商量，因知此間本是一個不透天目的，山腹巨洞，深長約二百里，寒潮黑風，本在地底山腹之中，互相收發吞吐，與世無害，去今千三百年前，忽值日日同蝕，五星逆行，天時地氣，令受反應，風潮自相激盪搏擊，離地較近的數十里山腹，日受風潮侵蝕，歷時萬年，早被淘空，再經鉅變，立生地震，將頂揭去成了一條山谷，僅留隘口一洞，由此爲害，雖因大漠窮荒，人跡無多，但是子午寒潮，出發尙不甚遠，黑風一出，少說也在千里以外，再將途中驚沙旋起，沙石摩盪，發出無量火星，真似一座火山，人畜遇上，均無幸免，每年不知傷害多少生命，更因是風潮威力，日漸加增，再不事前消滅，必起空前浩劫，此是兩問千萬年蓄積的威力，誰也難於破去，本就處心積慮想建此功德，後又閱讀公冶道長留書備知究竟因此事奇險雖然早拚身殉，但是難關重事前須用好些惡人神魂，解破煞氣，結局更須有四個道術之士應劫方可如願，時機未至，祇率靜候，經我頻年苦心推算，祇我夫妻，本門魔法，拚捨兩具肉身，外加兩粒子母陰雷，事前再得三個能耐穴中奇客的，靈慧童男相助，這場浩劫方能避免，恰巧我女娜姐，將女婿焦瑣，所盜靈丹，藏入仙凡所不能近的，兩穴交界之處，我昔年所用法寶靈藥，也藏在內，初意來此盜寶的，無故謀取他人珍物，必非善類，意欲用此爲餌，借他形神，消滅難關，又不願不教而誅，於是訂下禁約，這多年來，果有不少左道中人，各用心機，來此窺伺，都是又貪又狠，極惡窮凶之流，爲借他們，挽此未來災劫，自然無所顧惜，

我因居此多年，不到時機，風潮雖不能破，已能因勢運用，來人祇一犯禁，無一幸免，有的更是才一人口，便爲寒潮所殺，近日算知不久又要地震，大劫將臨，巧值普僧借地門法，他們本心，想引我出場，我却想引這夥凶頑左道，一口答應，實則早有安排，可笑這些蠢物，法力不濟，又想不勞不獲，見我固執前言，毫無通融，不是命他門下孽徒，仗着符寶護身，來此偷竊，便是自恃邪法，親身犯險，後來死人一多，表面不說，暗中對我却恨極，竟想在門法事完，不問勝敗，合力移山換岳，震穿地肺，將方圓三千里內，化爲火海，連大漠莊，白馬山，一齊毀去，以圖洩忿，並敗五矮仙業，那知這場浩劫，本就應在七日之內發生，沒有他們一樣發作，此舉造孽無窮，我已準備多年，欲以身殉道，建此功德，但是寒潮，難吃我消滅大半，殘餘之氣，閉入地脈，非經萬年以上，不能爲害，地震餘波，仍是強烈，大漠莊白馬山兩地，恰與這裏，地脈相通，仍難保全，五矮全家隱此，本爲取回靈丹之故，到時，決不肯以力，制壓地強震，損人利己，更留異口之害勢必事前遷走，白馬山隱居的，都是前明遺老，忠烈之士經營多年，必不捨此根本重地，我無法開導，去冬才命門人，借肴口角，引他門下來此欲加開導，上月才知，此事已被一位與他們有淵源的道友，無意之中占算出來，因我魔法禁閉，災害雖然算出，我夫妻用意，仍是莫測，祇料我不致逆天而行罷了，他和五矮，又是深交，忙即先飛雲龍山，和玉人武說好，令方端來向你們山主周澄父子告警，令其護了朱成基率領全山人衆，全數離開，祇等門法事完，便同移往雲南，與玉人武同隱，一面約了五矮的同門至交，於除夕前後，相繼趕往大漠莊，告以機宜，因他們都是高

明之士，不肯食言，憑着法力強取，總算時機成熟，你們有此奇緣遇合，不特正是三個有根器的童男，來時，並還巧得了兩粒陰雷，首將風母擊破，滅却大半威力，所剩一粒，正可用來消滅寒魄精氣，省我不少心力顧慮，來意我已盡知，有心助你成功，便不求告，少停也必出見，嗣因你們，再四誠求，又想少時也許無暇詳言，方始冒寒出見，等我退下，準備停當，祇等穴中風雷交作，寒焰一退，可速尾隨同下，我已行法暗護，仍是奇冷難禁，不可胆怯，隨定我元神之後，到了地竅前面，乘着寒焰，被我逼入地竅的，一會功夫，丁梁二人速向左右兩旁冰穴取丹，柳春手持陰雷，以防寒焰力大寒潮突回難於制伏，此時連我語聲也是極低，祇聽一個發字，速將陰雷發出，自有妙用，我夫妻元神，往上一壓，你們速由右側繞過，便與左穴取寶諸人會合，前穴已受地震崩塌，形勢大變，上去容易，事完，速往前山門法之處，自有人來，護了你們出險，四明前生，是我女婿，自遭兵解，已歷兩世所救使女小春，乃我女娜姐，地竅之內，有你夫妻，兩生以前法寶，五矮道友，所煉大還丹，共十九粒，別的靈藥尚多，現已備悉前因，必有獎贈，他們不久飛升，見後無須隨去，可與柳丁二人，帶了小春，同往雲龍山暫住，等前生靈智法力回復，再出修積，以消前孽便了，三人驚喜交集，四明原聽李同說過，魔女風穴藏丹之事，祇爲歷劫兩生，夙因已昧下沒想到自己竟是焦真轉世，正隨衆拜謝間，忽想起主人法力高強，又是岳父，雖然夫妻難滿，重修仙業，法力靈慧，尙未復原，便對前生之事，也是茫然，岳父已拼以身殉道，祇此一面之緣，難得遇到，這千載一時的良機，怎不請求指點，心念一動，方開口喊了聲岳父，碧光忽収，人已隱去，中心寒

烙，重又湧起祇罷了，約待有片刻時光，先聽寒焰之下，悲啼淒厲，隱隱傳來，與初到所聞相似，一會，又聽風雷排盪之聲，聲不甚巨，勢却猛烈，知道風雷過處，寒焰一退，便應相隨同下，寒輝電射，冷氣森森，看去甚是怕人，又不知下面，穴有多深，如何隨同下去，適才竟忘請問，未免憂疑柳春見了梁二人，面色畏怯疑虛，便道，我們現蒙十老仙翁仙婆，大力相助，如命而行，當無差錯，大功將成，不可疏忽，還是拚耐寒冷，走近些好，真氣却須動爲運，用以防禁受不住，二人聞言，心前一壯，剛同湊向前去，忽聽下面，又起爆音，密如貫珠，那形如奇峯森列寒的光冷焰，非祇不退，反突發出千萬道精芒，往上湧起，心疑千氏夫妻法力，制他不住，又生鉅變，方自驚惶却步。寒焰加高了兩三丈，倏地下沈，眼看頂端焰芒，平齊地面，六角穴口，已自現出，重又向上冒起，地底風雷轟轟，夾着大片爆音，也更洪厲，似這樣接連起落了六次，那和小山差不多，大曠寒光冷焰，忽向穴中沈落，地底繁喧立止，三人連忙縱向前去，臨穴一看，下面好似一條角道，對面穴壁平直，下面往來路凹進深入，寒焰正順角道，往來路一方，緩緩前移，因知利害，防他突然須起，略爲遲疑，便聽一女子口音喝道，你們還不快下，要誤事了，語聲甚低，却似近在耳邊，三人聞聲警覺，數丈高下，原不在心，立同縱落，覺着一片紅光，迎面閃過，身外似有浮力托住，降勢却快，晃眼及地一看，那角道長約數十丈大約五六丈，也是六角形，迎面兩朵，大約丈許，質如冰玉的青蓮，分列地上上坐一男一女，都穿着一身白衣道裝赤足跌坐，男的便是先見白鬚老人千鶴，女的是個老道婆，雖然面容枯瘠，又黑又乾，貌相奇醜，但是白髮如霜，

披拂兩肩，自頭以下，玉也似白尤其那一雙，底半指歛的雙足，更是蹁跹豐碩，其白如霜，體態也極妙娜，不看頭面，真似一個玉骨冰肌的，絕代佳人，四明知是岳母波旬婆，首先下拜，高呼岳母恩憐，乞賜教誨，二老雙目垂簾，似在入定，並無應聲，柳丁二人，早看見二老身後寒焰，仍自緩緩前移，其勢甚緩，祇比在上面，減小得多，大祇方丈，却更加加強烈，幾次欲前又却，似要往來路退回，均吃一蓬白光擋住，剛想起干鵠先前所說的話，寒焰忽然回退丈許，看去潛力絕大，同時瞥見二老頭上，各飛起一片，深碧光華，光中現出兩個赤身小人，與二老形態相似，祇是貌相俊美，與原身不啻天淵，真是一雙金童玉女，在碧光現擁環下，電也似急，朝前飛去，兩下才一接觸，寒焰重又易退爲進，向前移動，柳春因先前四明，張口急呼不會聽出，知道說話無用，忙打手式招呼，二人忙即，當先追隨下去，見光中小人，手指當前碧光，將寒焰包沒，一同前進，雖不再往後退，仍似吃力非常，行約刻許，尚未走到，小人四手同伸，朝前一指，立有二十道，紅綠二色，形如火焰的精光，各由指尖上發出，齊射寒焰之上，終此一來，方快了許多，三人隨在後面，先是冷得發抖，齒牙震震有聲，因先前干鵠老人一說，皮面具又未再戴，四明服過專禦奇寒靈藥還能勉強支持，柳春也能忍受，丁良已被凍得面無人色，總算寒氣雖重，因有主人暗助，無什壓力，不似先前真氣，稍失調勻，便要昏迷僵例，又以成功在即，少年好勝，祇管難支，誰也不肯示弱，各自強運真氣，拚命尾隨下去，又過有頓飯光景，地上忽又現出一圈深約三丈的盆地，當前一個大僅，二尺的暗穴，二老到了穴前，便即止住，意似迫令寒焰入穴，寒焰偏似不肯就範，強要湧起，穴並不

大，可是精光照處，下面仍是暗影沈沈，看去又深又黑，不可窺測，于鵲意似憤急，將口張了兩張，也未開聲，紅綠二色的焰光一閃，連人一齊隱去，碧光倏地增強加厚，竟似成了有形有質之物，猛力下壓，寒焰不敵，立往穴中擠入，祇剩一幢濃碧精光，鎮壓穴上，冷似稍減知道碧光，乃二老元神所化，已將寒潮制住，時機胸息，立照所說行事，沿途所見，無論山谷洞逕，全是六角形，獨這一片盆地，形勢獨長，前圓後尖，暗影中兩邊似有岐經，地窟就在前頭不遠，丁梁二人，立分左右兩面，繞向前去，柳春剛剛繞出光幢之前，忽聽穴中轟轟發發之聲，響成一片，地皮也自相隨震撼，同時又聽悲風，怒嘯，萬馬奔騰之聲，由上面來路，隱隱下傳，淒厲刺耳，與在山中煉功時，所聞異聲相似，料是子午寒潮回穴，當地大聲說話，俱難入耳，竟有這等猛烈的吼嘯，可知利害心中一驚，忙即回立相待方想主人身形已隱，不知還能發現不能，那子午寒潮，同時勢更神速，祇見怒吼繁喧中，一條又勃又急，灰白色的寒氣，由那六角井形穴口猛射下來，好似具有靈性，不等及地便即掉頭向內，凌空駛來，地窟下面風雷之聲更急，兩下似相應和，說時遲那時快寒潮抵盆地前頭，祇聽耳旁有人低唱，柳春速退，待我發令，聲才入耳趕忙縱退時，轟的一聲巨響，先前寒光冷焰重又冒起，碧光一閃，即向身前飛來，寒潮便往焰光中投入，兩下直似磁石引針，水乳交融，兇眼之間，百多丈長，形如龍蛇的，寒潮精氣，全投入焰光之中不見，寒焰立時繼長增高，精芒如電，森森上射，柳春面前，雖有碧光擋住，仍覺奇冷難支，周身如被冰凍，肌肉欲裂，祇管冷痛交加，依然咬緊牙關，戰抖着一條左膀，準備一聽號令，將雷發出，眼看寒焰已復六角

形體，上衝洞頂，暗忖再待一會，冷得四肢，全失效用，如何是好，心正愁急，耳聽一聲發字，忙將陰雷，照寒焰中擲去，祇聽波的一下，氣泡漲裂之聲，並不甚響，陰雷剛化為無數暗紫陰碧二色的火星，在寒焰中，四下飛射，就在這子母陰雷要發未發，時機不容一瞬之際，二老元神，所化碧光，早電也似急，罩將上去，連寒焰帶陰雷，一齊籠住，面前立現奇景，那六角形的寒焰，本就青中帶白，其明若電，這粒陰雷，又是紫碧二色，一發便化千萬，紛紛爆發，靈焰兩射，彩火星飛，外面再吃碧色精光一罩，連陰雷一齊制住，又全轟然爆發，於是變成千萬點，紫綠火星，在寒光冷焰之中，不住上下翻飛，明滅閃變，偶然一聲激震過處，便射出一條焰雨彩星，外層環光，相與輝映，感覺霞輝幻彩，奇震無倫，端的好看已極，不消半盞茶時，寒冷隨着陰雷，連珠爆發，火星逆射，與碧光壓制之下，重又縮小，沈入穴底，方覺這一次，陰雷相繼震裂，聲并不大，較前安靜，冷也不甚，前見兩朵青蓮，忽然飛來，始而一同爭先，到地合而為一，二老并坐其上，面朝外，壓向地窟之上，隨聽丁良，急呼師兄，聲低而急，料有什事，連忙趕去一看，那地方乃是盆地尾部的，一條歧徑，地勢傾斜，右側有一小洞，丁良手入其內，尙未取出，人已凍倒，而如土色，連忙扶起，將手代為拉出，見是空手，知是藏丹之所，試伸手入內一摸，覺有一物似是革囊，穴中奇冷，當時身便凍木了半邊，慌不迭隨手取出，果是一個革囊，囊口密封甚因，手又凍木，無法開看，忙運神功屏除寒氣，右手才能活動，丁良也自復原，連說好險，柳春開故，才知丁良初到冰穴時，已覺奇冷難耐，寒潮恰又歸穴，因想事關重大，惟恐延深，勉強鼓着勇氣

伸手入穴，忽聽穴中，有一少女嬌叱道：「此是我夫妻解前所藏法寶靈丹，已有法力禁制，妄動者死，心方一驚，猛瞥見碧光一閃，隨覺一股冷氣，由左手直貫全身，痛如刀割，疑爲禁法所傷，心中一急，喊得一句師兄，人即僵倒，幾失知覺，驚惶中隱聞人言，我女禁法已解，無須害怕，柳春便即趕到，寒潮冷氣又退，吃柳春扶起，強運真氣，跟着復原，知那革囊，定是四明之物，先前主人，原命由右繞行，取時四明忽然向左，變作左右分進，照此情勢，靈丹必被四明取出，丁良謹細，心疑主人或向四明暗中指點，忙拉柳春，提了革囊，趕去一看，那藏丹之處，竟是尾端一個洞穴，比起右穴要深得多，所有丹藥，均藏在一個尺許長的，晶瓶之內，外面書有恭呈恩師監察，下具五老姓名，和丹藥種類粒數，四明并未開視，正捧玉瓶，跪地痛哭，原來四明行前，曾聽耳旁，有人低語，合其繞右繞行，尋到當地，見那地穴，又深又黑，祇有尺許方圓，不知能否容人出入，正在着急，也是瞥見一片碧光飛來，迎頭一照，機伶伶打了一個冷戰，覺着神智清靈，前兩生的經歷，立上心頭，當時警悟，知那碧光，乃波旬婆元神分化，特意相助，剛剛拜倒，便聽說道：「我夫妻爲挽浩劫，就要尸解，我因你和我女，靈智未復，取回法寶，不能使用，異日修爲不易，爲此與你岳父爭執，於百忙中，分化元神，犯險相助，穴中大還丹，本有富餘，到手以後，可乘同伴未來，先行取服一粒，五老與你，本是同門，念你遭遇可憐，必無話說，此舉非你岳父所喜，他皮氣古怪，服後連離此地，前面晝頭，便是出口，瓶口有我女兒法力封禁，我已代你解去，伸手即得，你岳父正以全力，鎮壓地竅，我暫時不與合力，他便難於兼顧，一到前穴，便不致與爲難你了，四明略一

尋思，忙將手二次伸入穴內，果有一物上撞，取看出一，正是前生巧騙到手的丹瓶，回意兩經歷，愧悔交集，又想起身受之慘，不由觸動悲懷，立即跪謝哭訴，說自己鑄錯於先，難得師恩寬減，微倖轉劫，居然夫妻重逢，又蒙岳父母恩憐，暗中相助，始有重修仙業之望，大還舟雖能脫胎換骨有益功力一則五老前生，雖是同門，今生却蒙他恩養成全，始有今日，中途巧取，忘恩負義，於理不合，二則，令愛爲我而死，今雖重逢，已成凡人，就五老恩賜，也應先與他服，如何背他獨享，何況岳父，又不願小婿作此背人之事，岳母深恩，永世難忘，此舉却難從命，說完，又向前生諸師長同門，通誠祝告，從此回頭，虔心向道，伏望寬宥前愆，許其自新等語，二人鬥他何故哭得傷心，四明不便實說，拭淚，起立，答以成功之後，忽然想起心事，此時無暇明言，改日自知，速往前穴去吧，隨將丹瓶，交與柳春將革囊換過，柳丁二人原知浩劫，將臨，時機緊迫，忙同起身，走出盆地，走到盡頭，果有一條洞逕斜行向上，這時寒冷大減，行動自如，路又平闊，一路向前飛駛，約有四五里路，忽發現到處洞壁崩倒，碎石滿地，有的地方，竟被堵塞，但可設法通行，知是地震所致，又行里許，地忽中裂，寬約兩丈，并有黑水冒起，腥臭難聞過了裂口，對面又是大片崩崖，將路填滿不能通行，丁良一着急，揮劍斫去，那劍竟是鋒利異常，擊石如粉，劍光落處，立被研開丈許長，一道裂在火星飛中，再一查看，那崩崖似由地震時，自上下壓，將洞頂壓塌，同塌下來，將路阻住，也看不出有多厚，丁良新得寶劍雖是神物，不會劍術，祇照尋常研法，劍道石裂，并未透穿，裂口寬處，不到一尺，中心還是實質，如何通過，丁良無奈，正朝前亂研，想借劍力猛攻

終有透穿之時。忽見四明手中革囊開處，由囊中取出一個月牙小刀，和一件形似風車之物，對二人道：囊中所有，皆是前兩生的故物，先前本是茫然，後取丹瓶，仙婆忽用神光，照了我一下，方得警醒。因見崖石阻路，想起內中法寶，可以應用，無事隔隔兩生，用法多半遺忘，囊口又經法力封禁，難於取出，沒向二兄先說。及見開石費事，極力回憶以前用法，竟有這兩件，可以應用。姑照前生所學一試，囊口也能由心收閉，二兄請先退下，待我勉為其難如何，二人自從聽說他乃焦瑛轉世，早看出主人對他，另有關照，又將前生法寶靈舟得回，已代喜慰，不料魔法神奇，不可思議頃刻之間，竟將靈智回復，連前生法寶靈舟得回，益發驚喜，正自退下，同聲稱賀，四明已面石而立，笑道：用法雖仗岳母之靈，微倖想起，但我墮劫世，根骨全非，無行功力，祇恐不能由心運用，好在是塊石頭，用以練習，不致傷人生事，事又正急否則，我真不敢妄用呢，說罷，手向前一揚，一灣新月形的碧光，忽然飛出，那大約十來丈，上節不見，下節深陷地內，將洞填得滿滿的整塊墜厚崖石，立被斬為兩半，四明將手一招，碧光重化小刀飛回，喜道：這兩件原是內人所有，祇通曉他本門法訣，便可運用，不計功力深淺，先還胆小，這就無妨了，本想斬斷全在，因風穴地竅，恐就在外，萬一有什差池，還是用這一件試試吧，隨又掐訣，口誦魔咒，將那形似魚梭，前有六葉風車之物，往前一送，立化作五尺來長尺許粗一道碧色梭光，直向石上飛去，當前六葉風車，便急轉起來，緊跟着，發出千萬點碧螢，急瀝星飛，射向石上，崖石立似殘雪回火一般，滾着一點，便即消滅，晃眼開出一條，丈許大的石衝，威力如此利害，偏沒一點聲息，也未見有碎石飛起，

二人同聲贊妙，四明也自高興，指定寶光，重又開去，復覺靈智初畢，功力太差，事隔兩生，祇知此寶，可以穿山入石，忘了他的來歷，實則先前那碧月神刀，足可開山通行，偏又初試胆怯，一心祇想此寶，金化石，開山最好，忘了禁忌，等到發覺，已無及了，崖在也是真厚，四明上來，也頗小心，手指法訣，試探着，往前開進，及將先裂之處開過，衝向整石，寶光忽自加強，勢更迅速，飛也似朝前衝去，所過之處，石化為烟，三人一路急馳，竟難追上，晃眼相隔十丈以外，四明暗忖，並未行法催動，怎會加速，愛妻曾說，此是魔官至寶，莫要制他不住，心念才動，忽想起前生愛妻，傳授用法時，曾說此是鳩盤婆所賜，照例不許外人使用，夫妻同用無妨，否則，必被收回，甚或傷人，都不一定，後來同門問罪，仗着此寶，逃脫了三次，比時夫妻恩愛，形影不離，聞言並未在意，愛妻不在，如何忘用，不禁大驚，忙即行法，想要回收，碧光過處，崖石已被攻穿，被壁而出，隨聽有人慘叫，與斷喝之聲，因料陸萍等，便在外面，料已傷人，一時情急，趕縱出去一看，外面立着三人，內中一人飛劍剛正收回，地下還倒着兩具無首殘尸，當地也是一座，碎壁坍塌的，殘破洞穴，那道梭光，已朝對壁，斜穿上去，依稀瞥見一點碧影，在所穿裂的壁洞深處，一閃而逝，知被鳩盤婆，收了回去，悔之無及，丁柳二人也跟踪縱出，見那三人正是陸萍，周謙，馬玄子，均有祥光擋護，陸萍面色灰敗，似曾受傷，無首殘尸道裝赤足，似是新死不久，四明隨同禮見之後，恐傷的是自己人，心中悔恨，正想如何說法，馬玄子已先笑道，碧光那裏來的，意會代你們開路，並將兩怪徒殺死，却又飛走，差一點沒毀了一口好劍，我們差一點全吃怪徒的虧，都難說

呢，丁良最關心陸萍安危，不等說完，早就趕將過去，柳春聽完前言，也向周謙身前，稟告經過，互相一說，原來馬周陸三人，自從忠孝仙人方端，和山主好友，草衣道長蘇寶心先後飛來，向山主告密報警，說天山左近，不久地震，雖然算出老怪物，干氏夫妻，欲踐前發宏願，挽救浩劫，但大漠莊，白馬山兩地，與天山氣脈相通，這次地震，又有殘存的千萬年窮陰之氣，就干氏夫妻，拚以身殉，祇能封閉冷魂峪地窟，使大劫代爲小災，以上兩地，仍要陸沈，使有宣洩方免後患雲龍山主王人武，屢次專函相勸，說山中舊映沃野，地利無窮，更與南越相通，不似大漠窮荒，難於展布，如何來此會合，以待時會，這次爲了大劫又令方端，持函苦勸，並說山嵩山小主，總系宗交爲肯同往，自己情甘退讓，詞意十分誠切，老周山主初意，還想連合雁山六友，各以全力，保全當地基業，嗣經蘇道長，和五老諸人，再三苦助，並告以運數所限，祇有支如待時，不可強求，商計多日，上月方始決定，全山人家，一齊南遷，爲求慎秘，祇山主和周陸淳于等盟友得知，因番僧之約，不能不赴，便由山主密令全山人衆，分飾商農各色人等，照所發密令時地，舉家移往，靜俟後命，嚴禁互相告語，當柳春等起身時，全山人家，已走了一半以上，因重要人，祇在沿途主持照料的，走了幾個，下餘都等事完同行，法令又極嚴秘，所以連丁良，都在鼓裏，這兩三日，人走更多，大漠莊那一面人較少，走起來，也更容易，到了月底，山中人已走光，後走的人，方始覺出事情嚴重，好在婦孺先行，各有詳細里程方向，並有能手，暗中往東防護，山口設有奇門禁制，是後走的，無一弱者，風聲毫末外洩，末了老山主全家，哭廟起身，祇雁山六友，和一班

同盟英俠，相助獨臂老俠，沈昭父子，往赴番僧之約，陸周馬三人行前，草衣道長蘇寶心，說怪徒不比乃師，未必言而有信，此行不可不防，好在你們，祇會劍術，飛劍還祇馬玄子煉有一口，不算真正道術之士，犯他禁忌，並且去時，正當月晦，老怪物必已乘這寒潮轉弱之時下手，無暇兼顧，現與你三人，防身靈符各一道，另將我門人寶劍，帶上兩口，此符專防魔光邪法侵害，就遇上老怪物，也有話說，三人拜謝領命，向華太青等借了寶劍，立即起身，行抵冷魂嶠不遠，忽遇狄梁公之姪狄邁，同了史厲，芒礪三俠，正往山陽走去，原來史厲年前，巧遇乃父好友，西藏派散仙熊血兒，說起昔年，蛾眉開府時，爲禦乃師藏靈子四九天劫，曾向蛾眉女劍仙向芳淑，求得五粒陰雷，後來用去三粒，因是魔教至寶，又經仙法煉過，威力至大，自己次日，便要坐化，須人護法，欲將他毀去，恐怕惹事，并防坐化以前要用等語，史厲忽想起彭若，有兩件純陽之寶，聞說陰雷可破，便告奮勇，願爲護法，那知血兒，早已算出因果，先就飛書乃父史龍叟特意放他出遊，以便假手於他，使其轉賜柳春，助成這件大功德，史厲本祇想將用剩的一粒留下，及見血兒，安然坐化，並未用上，益發心喜，忙照所說，埋好法體，趕回山去，除夕往大漠莊，欲引彭若到家比併，不料彭若未理，乃父原說好出遊不同的，忽然回轉，見面便以嚴詞盤詰，並說自己近聽良友之勸，專事清修，你敢妄用邪法，和魔教中法寶，被我得知，立即處死，史厲最怕乃父法嚴，被查查出陰雷在手，書罰難當，如若毀掉，威力又大，當時便被發覺，藏了三月，近日乃父，忽又盤問，說熊伯父化前，你爲護法，此寶怎未提起如若交你，不會獻出，由我設法毀去，留神你皮，史厲

先前未說，那敢吐實，急得無法，第二日，正遇柳春，想起此實事破地底陰煞之氣，父親偏不許往冷魂峪風穴窺探，此人甚好，又合他用，便即贈與，剛送柳春等三人進口，忽遇幾個觀靈藥的妖人，遙指自己，口出不遜，不由大怒，趕近前去，一言不合，立即動手；史厲難然家學淵源，畢竟年青性暴，邪法利害，寡不敵衆，又不肯退，正在苦熬，恰巧彭若，王徽，李同，狄遁四人，由北天山穿雲頂，回大漠莊，中途相遇，上前相助，四人來前，受有梁公指教，一同困住妖人，故意把兩個較強的死在史厲手內，借以解去前隙，於是雙方釋嫌修好，後見史父，連狄氏父子前隙也都解去，芒錫三俠，由塔平湖走時，本是又愧又忿，反往天山，狄梁公本是三俠師伯，問知前事，力加誥誡，勿因此事生心取辱，並說劉沛，面有晦色，最好回轉江南，三俠好勝喜事，聞說狄家諸小俠，要助沈氏父子出場，意欲同往，借此挽回一點顏面，梁公見三人，意甚堅決略勸即止，祇令和狄遁後去，到時小心，路上又遇史厲，持了乃父的信，往勸舅父巫逢，告以主人借地另有用心，不可瀟這渾水。史厲看出乃父，這次回山，益發不喜旁門中人，對於五老和周氏父子，頗有好感，意存偏袒，行時不曾誥誡，如助沈氏父子這一面，決不怪責，再遇四人，益發高興，立與連合一路，三人早知他父，歸隱多年，難是旁門出身，人頗方正，與五老六友，也都相識，祇爲性傲多疑，以爲衆人，看他不起，心中不快，想不到竟會暗中出力，這一來，連三俠之怨也解，等狄遁背人，說完前事，又知番僧約人雖多，近日紛往風穴取丹，已然傷折不少，最快心是那日與史厲對敵的，便有罪魁邢文玉在內，本是想約史父加入，與羣邪路遇敘談，不料史厲性如烈火，出手傷人，不容

分說，等問出來歷，已成騎虎之勢，知他父母皮氣剛暴，家教雖嚴，最是護犢，尤其乃母，是個女魔王，溺愛不明，人更蠻悍，回去一說，立成仇敵，無如妖人，已有一受傷，雙方火大，無法勸解，正自叫苦，彭李諸人飛來，竟自伏誅。老邪枉自悲痛，因窺邪入教舉命，共祇片刻，尸首也被化去，急切間竟不知仇人是誰，三人聞言，自是高興，朝史厲三俠敷衍了幾句，便即分途行事，入口以後，因黑風已在日前破去，又當寒潮最弱之時，已然潮過，三人功力本深，又習了少陽神功，能耐奇冷，一路之上並未遇什麼險阻，直到發見崖崩地裂，右穴被崖石壓塌，左穴也被震成一個，二十多丈巨穴，柳春等三人，雖未見到，必已成功，立即尋路走進，裡面雜亂不堪，到處亂石堆壓，牆塌壁倒，也費了些事，才得尋到，發生黑風的地窟，主人積存，留與有緣的法寶靈丹，分藏在兩個魚皮袋內，爲數甚多，黑風已破，又有高人預示，居然手到取出，知道魔效法寶，尙在其次，這多靈丹，足供山主，與同盟諸友之用，方自互相稱幸，怪徒忽然出現，竟向三人強說，乃乃令其隨同以身殉道，成此功業，但不勉強，因知尸解以後，尸骨無存，爲了鎮壓地窟，元神尙須在此，苦守一十三年，黑風雖破，沒有後洞寒潮利害，師父又預爲安排，但是地窟中，餘氣未淨，且受陰風之厄，也是難熬，日日更有一次地震，一不小心，元神便要受傷，無如師父說完，不再開口，人也離去，適經兩次求告，不願從殉，意欲另行覓地修煉，未聽回答，但他先有不勉強的話，不算背師，我約你們來此，原說熬得四十九日奇寒，由你自行取寶，不加阻止，誰知師父，另有用意，我們正向師父求告，無人在此，以致們當日到手，那有這等便宜，曉事的，由我二人，挑選一半

，下餘仍歸你們取走，兩罷于戈，否則，休想活命，三人向不服低，先本想分些無地，及見對方詞色變橫，不禁有氣，陸萍正立穴口便與理論，一時疎忽，忘取靈符戒備，怪徒心很手黑，一言不合，手指處，地窟中殘存的陰煞之氣，立朝三人，猛撲上來，本來馬周二人，一見怪徒神色不善，恰在此時取符戒備，揚手兩片祥光，擋向三人身前，陸萍似被掃中了一點，猛覺陰風寒勁，身如碎割，仗着行家，功力精強，忙把本身罡氣，往外一振，祥光已自籠身，邪毒雖未深入體內，苦痛已是不輕，三人大驚，各發劍光，正待動手，忽聽遠遠有人罵道，無知孽障，死在眼前，還敢違我法令，怪徒聞言大驚，一面縱退，搖手示意，口中急喚恩師，弟子等因師父有不勉強之言，才敢妄爲，今已知悔，情甘身殉，千乞師父師母憐宥，隨聽答道，你們不願，當我的面，怎不明說，我藏珍留贈有緣，不論何人，能自取得，即爲所有，你二人却不許起貪心，早經語誠，爲何違我禁約，本應聽你自取滅亡，姑念回頭尚早，前穴尚有用處，速將元神遁出，稍遲便受煉魂之慘了，徒聞聞言，越發驚惶，口答弟子遵命，一片碧光閃過，兩條人影，剛各離身飛起，猛瞥見左側壁上，悄沒聲飛出一蓬螢光電雨，後帶一道碧色梭光，勢疾若電，怪徒首當其衝，立時身首異處，馬玄子立得較近，又不知來歷，見狀大驚，飛劍一擋，竟被盪開，破壁飛去，一晃不見，穴中黑氣，雖爲符光所阻，始終不曾歸穴，猶自向上冒起，停在穴口越聚越濃，衆人說時，似見怪徒人影，往穴口一壓，連元神帶地窟中陰煞之氣，全都隱退不見，料知大功已成，便向主人，禮拜致謝，尋路走出陸萍仍是周身作痛，馬玄子道，五弟的災厄已應，不無妨了，隨取自帶丹藥，令其嚥下，少

時即愈，隨往山陽戰場趕去，兩地祇一片峭壁之隔，中有一洞相通，平日人畏寒潮禁網，無一敢由當地通行，這時因主人，已煞明示相助，風潮全破，無須由外繞越，相隔蕩三兩里，一會便尋到洞前，入口並無掩閉，通往山陽的出口，却是石門緊合，未到門前，便聞外面喊殺之聲，忙用飛劍斬關而出，往前一看，雙方鬥法的白骨台，就在對面，乃是百畝大小，高祇數丈的，一片平崖，雙方鬥時已久，成了勢不兩立，祇見三數十道劍光寶光，縱橫飛舞，各自認定對手，殺了個難解難分，沈老父子二人合鬥番僧，和另一妖黨，正在相持不下，忽由斜刺裡，又飛來一個頭陀，穿着半截黑色袈裟，却把右半邊肩膀，現露在外，上面繪滿許多符篆火焰，和各類刀叉鏢箭戈戟之類，重發隆起，下穿黑麻短褲，腿足赤裸，也是上繪符篆並有風火二字，身材又矮又胖，頭大如斗，載一束髮金箍，稀落落披着一頭黃髮，濃眉獅鼻，廣額闊口，一雙極大豬眼碧光閃閃，直射凶焰，通身皮肉漆黑身上所繪符篆，却是各色俱備，又都隱蘊光華，五顏六色，襯得形體，越發醜怪殘惡，祇握着兩個大黑拳頭，身無長物，看神氣似由別處，剛剛趕到，也未見什道先突然出現，晃眼落在台上番僧一見，好似喜出望外，高喊師叔，怎這時才來，今日才知兩老怪物，暗中助敵，我們前後傷人不少，朱護，楊笠子，二位道友，竟在事前，命喪風穴，總算大漠莊還守信約，請師叔快些出手吧頭陀厲聲喝道，這些鼠輩，何值我風火羅漢一擊，我祇問你，老鬼風穴藏珍，是否尚在，如在原處，等我取了，再除這羣鼠輩不晚，這時雙方已鬥到第二日下午，番僧這面漸漸漸力，有了不少傷亡，有幾個本非邪教，祇爲列名寶勅的，見勢不佳，故意尋找對方熟人動手，一面乘

隙，暗中示意令其引往遠地，就此溜走，留下的多是左道旁門之士，因這次邢氏父子，料知敵人勢大，又恐五老出手，不持把三寶密勒中人，全數約到，另外還和番僧，展轉請託，約出好些英僧妖道，人數是不少，並有好幾個能手在內邪法利害，一班盟友，小輩英俠，本非吃虧不可，仗着這面，是草衣道長蘇寶心，和雁山六友主特，事前防護周密，上來便把所約高人，分佈開來，事前看準，甘心媚敵，爲人爪牙的一夥敗類，祇一照面，便下殺手誅戮，對於那些迫於情勢，無可奈何，方始蒙垢落水的，却是放過，一面約束衆後輩英俠，不令輕出，就出去，也必有人，暗中策應，所以鬥到當日，後輩盟友門人中，祇淳于震，馬驢二人，一個中了邪毒，一個斷去一臂，另在開頭比試武功時，略有幾個門人受傷，均經蘇寶心治愈，到是外約的幾個散仙中，爲了氣盛貪功，重傷了兩人，死了一人，此外無什傷折，番僧不知大却將臨，地震不久即起，對方有意延挨，祇將他一人，留與沈老手刃弟仇外，特意借此消滅這些左道妖邪，並爲餘黨留路，迫使就範，在場人的去留，早在暗中，預有成算，那麼利害的局勢，宮門三傑中的碧眉俞天柱，鐵翅子奏賢，和鉄衛士副領班，鉄羽扇何開，無一傷亡，便由於此，風火頭陀一到，番僧知他邪法高強，法寶甚多，全都與身相合，運用神速，周身能發狂風烈火，與各種兵器，神妙無比，以爲立可轉敗爲勝，一聽說出這等驕敵之言，知他初來，敵人中，幾個有名能手，已然得勝，退作旁觀，未被看出，又防他先往風穴，方想發話點醒，不料沈老父子，久知頭陀利害，自他一來，便右暗中戒備聞言是還不怎樣，芒碭三俠，本和兩妖人交手得勝，忽聽蘇寶心，轉聲令回歇息，剛由左近回飛，不知頭陀來歷，來時應

敵正急，也未看到，見頭陀立在番僧身側，口發狂言，不由大怒，劉沛首先怒喝，無知賊頭陀納命，劍光到處，頭陀哈哈大笑道，先除鼠輩，也是一樣，話未說完，右拳往外一揚，立有一個赤紅火團飛出，劉沛那知利害，忙指劍先，想將火團斬碎，忽聽蘇寶心二次急呼速退，心方一動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劍光已將火團裹住，還未及絞，猛覺心神一震，火倏圍地暴脹，力大非常，方知不妙，趕忙回收，已自無及，一聲大震，烈火星飛，化爲一蓬火網，向人撲到，劉沛人已受震昏迷，本極危險文徐二俠，見狀大驚，剛犯險上前槍救，忽聽身後大喝，陰火污穢，急速退下，人還未見，一道碧雲已由三俠頭上，飛向前去，迎着烈火祇一擋，那蓬火，立被擋退，激射回去，人也飛落當場，槍起劉沛，便往回飛，一看那人，正是史厲，因是幼承家學，一見頭陀，身有風火符篆，立即想起此人來歷，心方失驚，忽見劉沛出手，史厲人雖狂傲任性皮氣古怪，最愛朋友，因在路上，與三俠談投了機，知他此舉必敗，自己雖有母親暗賜的異寶，可以一試，終非其敵，一時激動俠腸，百忙中，捨了所敵妖黨，先發禦火之寶，跟踪救人，劉沛方免於難，可是連人帶劍，均已負傷，由文徐二俠接過，送回救治不提頭陀固意外番僧先因自己，本非仇人之敵，所仗九寒沙又先失去，對方偏是苦苦相迫，話更刻毒，說我殺你，易如反掌，祇爲你是羣邪之首，必須在你伏誅以前，看看白用心機，苦求來的幫手，有什用處，我祇一人對付你，決不要人相助，到你惡滿數盡，然後親手將你形神，一齊消滅，你黨羽甚多，祇管喊來保你便了，衆目之下，不合氣盛心驕，也答以一對一，不須人助後一同黨看出不敵恰巧他子沈，鑄見乃父門久意欲往在替，方變爲四人合

門，才得苟延殘喘，自從開始不會停歇，幾次危機臨頭，對方偏又放過，不知是何心意，頭陀到，沈氏父子，好似吃了一驚，立由囊中，取出一件法寶，作出戒備之勢，正暗罵老狗也有害怕之時，忽見頭陀揚手發火，斷定敵人不死即傷，頭陀性如烈火，祇一激怒，定必大肆凶殺，越發高興，妖火陰毒凶惡，專污該寶飛劍，中人立死，頭陀驕狂太甚，沒有在意，妖火與他，心神相連，冷不防受了一震，又驚又急，百忙中祇顧防禁自己，未及回收，大蓬火雨，竟自激射回來，番僧相隔最近，又與沈氏父子，鬥得正急，做夢也未想到，反火燒身，猛瞥見絲雲起處滿空火雨，電掣回飛，不由心驚胆戰，忙縱妖光遁退時，火網已自當頭罩到，沈氏父子，雖也出於意料，但早防到頭陀猛下毒手，預持法寶，暗中戒備，沈鑄關心老父，更是情切，瞥見妖火反攻，首先發出一片青霞，本是暫行抵禦，恰值火網下壓，將妖僧罩住，為防妖僧，就此逃走，老父失望，一着急，將手連指，於是連人帶妖火，一齊裹住，此是專破邪法的至寶妖火吃青霞一盪，紛紛爆裂消滅，沈老防身法寶，已自發出，先化為一片紅光，連愛子一起護住，見壯將飛劍乘機飛入，雙雙一絞，番僧始而毒火攻心，重傷昏迷，妖火隨即爆散震得血肉紛飛，并吃寶光劍光一絞，竟運元神，也被消滅，另一妖黨，已遁走，頭陀出手失利，又見番僧慘死，越發怒火上攻，大頭一晃，飛身而起，凌空怒喝道，你們這些廢物，快些退下，以免誤傷，待我一人，將這夥無知鼠輩，一網打淨，如留一活口，我風火羅漢永不見人了，話未說上一半，兩臂一振，周身先發烈火，成了一個火人，緊跟着，身上所繪各種法寶兵器，立化作數十百道光華，亂箭也似，由火光中，飛射出來，五光十色，滿空

飛舞，加上風火之聲，轟轟呼呼委實猛惡驚人，這時，衆仙俠已得諸主持人，傳聲暗示，祇各指定飛劍法寶對敵，人已分別後退，祇蘇寶心，和雁山六友，各在寶光防護之下，追上前去，先與沈氏父子會合一起，敵黨中是知頭陀利害的，已各乘着對方後退之勢，遁向一旁，內有幾個，不知細底來歷的，雖忿頭陀，驕橫無禮，見此聲威，也各愧忿後退，頭陀本想先示凶威，等同黨退淨，再由單人施爲殺敵，所發烈火妖光，祇在當空飛舞，尙未進攻，看出這幾人，面色不快，退得又慢，不由激發，以往凶殘野性，恰值恰已說完，怒視後退諸人，獠笑了一聲，不等退完，雙手一揚，滿空百十道，各色刀劍戈矛的妖光，立朝前面，猛射出去，身上烈火，便似雨雹一般飛出，內中三妖黨，退得最慢，首被妖火射中，當時了帳，震成粉碎，同時，又厲聲喝道，自來順我者生，逆我者死，誰不服氣，祇管上來送死，等殺完這些鼠輩，再殺五矮全家，爲我師姪報仇，你們再隨我去，開回眼界，這時敵黨一退，衆仙俠法寶飛劍，恐爲邪污，也各乘機收回，頭陀一發妖光邪火，主持諸長老，剛合在一起，迎上前去，馬周陸柳丁梁六人，正由洞中走出，看出形勢不妙，方自驚疑，就在頭陀二次話未說完，快要發難，雙方相接之際，忽聽空中有人大笑道，你這妖賊，死在眼前，憑你也配吹這大氣，隨見，寬約十丈，其長無際的，一道銀光，宛如天紳倒掛，銀練懸空，由天半直垂下來，擋在妖光邪火的前面，光中現出一個長身玉立的少年一個背插一鬪一劍，短衣赤足，身材不高的道人，一個鬚髮如銀，面色紅潤，身材高大的，黃衫老人，都是豐稟夷冲，英婆颯爽，一望而知是那神仙中人，頭陀一見大驚，無如先前話說太滿，不便示怯，祇得加功施爲，那百多

道各色各式的妖光，和那狂濤一般的，陰風邪火，立和加盛、朝前湧去，那知一到銀光前，便自消滅，光中三人，依然神色自如，馬玄子等，對這來的三位前輩仙俠，雖不全識，各有遇合，互相低詢，才知一名岳妻，一名商風子，白髮老人，便是北天山穿雲頂主人，狄梁公，岳妻更是峨眉四大弟子之一，法力最高，先是追雲叟高弟，後來被雖乃師，引進到峨眉門下，爲報師恩，許下宏願，寧甘延遲仙業，所以至今尙在人間往來，六人正情聲問答間，忽聽商風子道，除惡務盡，率性一起，除去了吧，狄梁公道，話雖如此，終體上天好生之德，仍照李道兄之言，行事如何，商風子道，巨變將起，我還有事，如照李師弟之言，祇好請岳師兄與道兄，誥誡送走了，祇這賊頭陀，雖然輕不出山，出必多害生靈，却須斬草除根，留他不得，岳狄二人，方答當然，頭陀見自己用盡妖法，對方直如無覺，不由凶威盡斂，方想遁走，商風子忽將手中寶鏡一晃，立有百丈紅光，耀起萬點金星，電射下來，連頭陀帶殘餘妖光邪火，一起罩進，金花電旋中立化烏有，頭陀一聲末發，便自無踪，跟着銀光略一掣動，商風子不知去問，衆敵黨先已胆寒，見此情勢，立時大亂，紛紛飛身欲逃，猛見四外天空中，現出一圈明霞，電捲而來，將先逃人遁光阻住，無法衝出，隨聽狄梁公喝道，我二人不傷你們，逃却無望，聽我說完送走，方保無事，衆敵黨聞言，心中一放，立即下落，一同躬身請問，梁公便命俞秦何三人，近前說道，論你們的行爲，本應除去，因五老再三苦勸，爲想保全無辜，又因此次，事由番僧而起，迫於無奈，恰巧塔平湖大漠莊諸人，已因不久地震，移往深山無入之地，番僧伏誅，又折了多人，你們此行難以交代，他們一走，你們回去

，正可虛張聲勢，假說敵人利害，中途將人劫去，連番僧也爲所殺後將密敕中人調來，始得轉敗爲勝，連巢穴也用法火震成粉碎鷄犬不留，不特交差，又得重賞，還有不久地震將起，此與尋常不同，本來整座天山，俱要震倒，幸有人以身殉劫，成此絕大善功，目前黑風寒潮，已被破去，殘餘地底的陰煞之氣，仍極猛烈，現經此人，以本身元神，並商道友接應，將他送往兩天交界之處消滅，比時滿空煞氣激射，常人在下，雖然無害，你們空中從飛行，正當歸路，不知趨避，遇上多無幸理，由我行法護送出險，方可無害，祇望你們，從此洗心歸善，有的即早回頭，否則，此時雖得幸免，日後終嬰顯戮，何苦來呢，時已不早，速立一齊，隨我二人走吧，衆敵黨方自歡呼稱謝，那高懸天空的銀光，略一閃動，立全捲走，隨聽破空之聲，晃眼高出雲表，光影全無，馬玄子等六人，立同趕往台上，蘇寶心將五老丹瓶要過，對衆說道，此時地震將作，柳丁梁三人，建此奇功，五老山主，均有重獎，四明本焦道友轉劫，五老不久飛升，你前身妻子，已被帶往岷山，可和柳丁二人，借着送丹復命，隨我同往，見上一面，送你妻子，同去雲龍山暫居，好自修爲便了，主人留贈的靈丹法寶甚多，你三人見過山主，必有所得，你們根骨性行都好，各自努力前修，柳春家中已然密告，回時尚可就便回家一行，我們此時就走，下餘諸人，仍請雁山六老送往雲龍山，此非善地，不可久停，大家暫且分道而行，雲龍山見面再談吧，話未說完，隱聞隔山地底，震動之聲，隱隱傳來，跟着地皮，也似波浪一般，起伏不已，諸長老知將發難，分頭將人聚齊，喊一聲起，祇見十來道光華閃過，兩撥人同時破空入雲，往上飛起，剛飛出百多里，猛聽一聲大震，回看來路

，黑烟上冲霄漢，跟着地裂山崩，狂風大作。砂石驚飛，天色立轉混沌，地底更是吼嘯不已。震聲四下都在應和，遙望白馬山，大漠莊兩地，所有山石樹木，亭台樓閣，全似雪崩一般，紛紛塌去，跟着烈焰上衝，黑水激射，晃眼陸沈下去，就有殘餘，也成了劫灰；三人正在指顧驚嘆，草衣道長蘇寶心道，人世間物，何足爲奇，何況五老子孫門人衆多，能成道者，共祇十人，此後仍須生活，他們法力高而喜事，不是五老發話，差點沒連房子運走，此時已出震困以外了，你們前路光明，遠大着呢，全書完。

民國三十六年八月版

武俠
長篇
冷
魂
峪
兩冊

定價國幣

著者 還珠樓主

出版者 正氣書局

山東路二〇九號

發行者 正氣書局

電話九三〇六三

特約發行

地址

西安中山大街
杭州中山大街
廣州漢民北路
開封相國寺街
長沙正街
蕪湖長街
武昌胡林路

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售